

明清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吳穀人尺牘

目次

與江橙里	一	寄李寧甫	六
與馬葦舟	一	寄張心圃	七
與金棕亭二首	二	寄陳伯恭	七
寄項秋子	三	寄沈梅村	七
答徐鐵崖	三	與若愚弟	八
答姚春漪	四	謝周瑞木招飲	八
與沈梅村	五	簡張心甫	九
謝諸撫堂	五	寄那東甫	九
答沈吉堂	六	寄馬緯雲	九

與保九眞	一〇	寄張古愚	一七
東溪鐵生	一〇	寄諸撫堂二首	一八
與家蘇泉	一一	寄王儕嶠二首	一九
與尤水村	一一	柬張船山	一九
寄沈梅村	一一	寄桂未谷	二〇
寄翁鳳西	一二	寄黃小松	二〇
寄萬華亭	一三	與倪米樓	二一
寄鄭仙吏	一三	寄李寧圃	二一
與徐惕庵	一四	寄張忍齋	二二
寄李寧圃	一五	寄曾賓谷	二三
寄王若農	一五	寄江耕野	二三
寄楊錦堂	一六	簡張船山	二四

簡伊墨卿……………二一五

寄那東甫……………二一五

寄家山尊……………二一六

寄沈梅村……………二一六

寄那東甫……………二一七

寄趙味辛……………二一八

寄查小山……………二一九

寄王蓮府……………二一九

簡王惕甫……………三二〇

寄何硯農蘭士昆季……………三二〇

寄秦小峴……………三二一

寄王惕甫……………三二一

寄家菘圃……………三三一

寄陳桂堂……………三三三

寄那東甫……………三三四

寄孫寄圃……………三三五

寄尤水村……………三三五

寄李松雲……………三三六

答項秋子……………三三六

答沈小棠……………三三七

寄翁鳳西……………三三七

寄顧涑圃……………三三八

寄寧瀛海……………三三九

寄孫寄圃……………三三九

寄沈鑑湘……………四〇

寄翁鳳四……………四〇

寄家菘圃……………四一

寄嚴少峯……………四一

寄戴可亭……………四二

寄陳古華……………四三

寄項秋子……………四三

寄李味莊……………四四

寄那東甫……………四四

簡李味莊……………四五

簡張古愚……………四六

寄王偉人師……………四六

寄汪東序……………四七

寄陳伯恭……………四七

寄李味莊……………四八

寄朱春泉……………四九

謝嚴少峯……………四九

寄黃左田……………四九

寄諸撫堂……………五〇

寄張古愚……………五〇

寄李味莊……………五一

寄蔣伯玉……………五一

寄趙味辛……………五二

寄查小山……………五二

寄李味莊……………五三 寄史虛谷……………五九

寄張船山……………五三 答尤水村……………六〇

寄沈小棠……………五四 寄程也園……………六〇

答陳桂生……………五四 寄鄒論園……………六一

寄何蘭士……………五五 寄屠琴塢……………六一

寄朱縵園……………五五 寄章桐門……………六一

寄沈梅村……………五六 寄徐山民……………六二

寄汪遲雲……………五六 簡嚴少峯……………六三

寄張船山……………五七 寄許畫山……………六三

寄張古愚……………五七 寄徐安蔬師……………六四

寄程也園……………五八 寄江吟香……………六五

答史虛谷……………五八 寄尤水村……………六五

寄湯雲亭……………六六 寄方茶山……………七三

寄李仙澤……………六七 寄廣省堂……………七四

寄慶蕉園……………六七 寄改七癩……………七四

寄查小山……………六八 寄張古愚……………七五

簡家山尊……………六八 寄蔣礪堂……………七六

答沈司馬……………六九 寄王春崖……………七六

寄梁山舟……………六九 寄萬浣筠……………七七

寄章桐門……………七〇 寄曾賓谷……………七八

寄朱意田……………七一 寄項秋子……………七九

寄查小山……………七一 寄伊墨卿……………七九

寄保九眞……………七二 寄張船山……………八〇

寄王春崖……………七三 寄孫淵如……………八〇

寄龔闇齋	八	寄百菊溪	九〇
寄張芑堂	八二	寄王鐵甫	九〇
寄五弟	八二	寄伊墨卿	九一
寄尤水村	八三	寄胡果泉	九二
寄七弟	八四	寄嚴少峯	九三
寄梁山舟	八四	寄李松雲	九四
寄那東甫	八五	寄李松雲	九四
寄那東甫	八六	寄王師竹	九五
壽沈梅村	八七	寄魏春松	九五
寄陳笠帆	八八	寄查小山	九六
寄孫淵如	八八	寄徐山民	九六
寄屠琴塢	八九	寄阮雲臺	九六

寄家杜村	九七	寄黃左田	一〇三
寄李松雲	九八	寄諸撫堂	一〇四
寄家松圃	九八	寄繼蓮龕	一〇四
寄洪石農	九九	寄韓筠舫	一〇五
寄楊邁公	九九	寄曾賓谷	一〇五
寄沈梅村	一〇〇	寄趙棐臣	一〇六
寄黎湛溪	一〇〇	寄鄒論園	一〇七
寄秦小峴	一〇一	寄盧南石	一〇七
寄嚴少峯	一〇一	寄葉琴柯	一〇八
寄李松雲	一〇二	寄蔣礪堂	一〇八
寄張仲雅	一〇二	寄張古愚	一一〇
復趙味辛	一〇三	寄諸撫堂	一一一

寄汪春田	一一一	簡江石生	一一八
寄翁覃溪	一一二	寄繼述之	一一八
寄黃左田	一一二	答顧星橋	一一八
寄曹中堂	一一三	寄章桐門	一一九
寄那東甫	一一三	與何硯農	一一九
寄顧南雅	一一四	寄那東甫	一二〇
寄張水渥	一一四	寄唐陶山	一二一
寄廖復堂	一一五	寄蔣中丞	一二一
寄曹定軒	一一六	寄錢斐山	一二二
寄查小山	一一六	寄沈梅村	一二二
答徐斗垣	一一七	與品蓮上人	一二三
寄曾賓谷	一一七	簡蔡松門	一二三

寄曾賓谷·····	一二四
寄范支巖·····	一二四
答沈世兄·····	一二五
寄顏衡齋·····	一二五
寄程也園·····	一二六
寄阮芸臺·····	一二六

吳穀人尺牘

與江橙里

僕最喜玉屏詞，謂其取味綿緲，多得之羈旅行役閒；今其人已歸道山，詞稿聞在先生處，以此追步屯田，洵不可沒之作，曾約二三同人，合爲付梓。鱗便望卽覓寄，他日傳唱及之，庶幾殘月曉風，如見其人也。

與馬葦舟

三次趨候，總未得晤，弟今日下園，大約在月初方得出城，然訥旃故後，承曹劍亭前輩允其知會同鄉，酌爲資助。但日來廚無粒米，囊澀一錢，八口之家，嗷嗷待哺；穿孔之衣，折足之牀，所值幾何？而能供日食之給乎？現在所負屋租，不下數

十千，而產主日催出屋；以一盲婦人，提攜四五碎男雛女，俵俵何之！其不至斃於道旁者有幾？

長安米貴，避債無臺，弟之近狀，勢不能從井救人；然覩此淒涼之狀，實有不堪，輒念訥旃詩酒縱情，不過不事生計，隨有隨擲，乃文人之厄，一至於此，跡其交游，何止數百輩，至蓋棺一日，臨哭者誰？吁其傷矣！此惟吾兄達諸劍亭，須得函致同鄉，早爲料理；不特死者固爲啣結，卽生者亦如疲極之眾，一入化城，便生安穩想也。

與金棕亭

別後於七月中旬抵京；西風健人，布帆無恙。想先生領袖羣雅，爲虹橋風月主人，迨將廿載，亦不可謂不樂；閱邸報，知新轉國子，先生不日進都，輒紅香土中，且來嘗此風味何如？

又

城東地僻，無冠蓋往來，有先生作鄰，可謂德不孤矣！昨宵之會，王竹所尤詞人之不易得者；談諧既勝，飲興尤豪。歸途寒月欲斜，遠望天街，微見上元燈火而已。此種光景，猶可戀戀。詞既脫稿錄正，希并與竹所觀之。

與項秋子

得手書，知天上石麟，已如彩雲一片，飛墜君家矣。想接武而起者，尙未有艾，肯堂肯構，不患無人，特患弄璋書笑破阿翁口耳！尊作謹依韻奉和。他日返里，顧乃郎頭角崢嶸，尙須償我湯餅債也。堂上二老人想益康健，含飴弄孫，樂何如之！郵便奉賀，望恕草草。

答徐鐵崖

吳穀人尺牘

使車所到，舊時桃李，重入春風矣。然柯亭竹笛，爨下桐材，朝廷所藉吾輩成就人才者，原不在一科一歲，僅取充額百數人而已。其中鵬鵬變化，皆將於此乎始之，惟能振發真才，斯爲貴耳。

足下兩番持節，光顯二親，固所深羨；尤羨者，安徽去家門，僅一衣帶水，片帆迎養，不過十日，黃山白嶽，皆足爲老人娛，每衡文餘暇，錦衣稱觴，如在鄉里，此固天生福分，其所宜報答國家者，更何如邪？

西風漸寒，弟一切綿衣，皆在質庫，尙希餘潤，一穌困鱗，雖事類發棠，終望無虛來請云。

答姚春漪

讀手教，含英咀華，爛然五色，此郭翰所詫爲無縫天衣也。委作東臯草堂記，高情盛德，深愧言之不文；然忝附琴臺，敢不黽勉從事。書厓、蓮峯聞文戰小稱得

意，將來選拔一途，未識得邀位置否？足下湖山跌宕，著作等身，可喜可羨。若僕者，僅有一縷饑腸，日迴轉於雪虐風饕內也。

與沈梅村

去歲自熱河歸，一路風飡雪臥，奇冷異常；幸公事早完，得以抽身書局，不致羈留度歲耳。此時春光送暖，想種花妙手，重換東風，自然壓倒河陽矣。

昨日接家書，因家君之命，欲與品兒完姻，又急得蟹兒爬窠，然後婚嫁事，接踵而來，此纔是開章第一義耳。向平之累，如何如何！

謝諸馮堂

使來，收到惠銀三十兩，謹謝！生無食肉相，不能從貴人游，惟酒泉郡時縈寤寐耳！今得此，又足了數月麴蘖事矣，快何如之！

答沈石堂

九日得手書，一紙清風，宛然佩萸飡菊也。遙想雙江渡口，五馬新臨，官舍甘棠，早添色澤，曷勝豔企！

弟青氈一片，遠志久消，乞養還南；而田無一畝，上不足以供菽水，而下之婚嫁之事，紛至沓來，不得已又留住先生一隻腿矣。聞寶眷卽日起程，想歡聚衙齋，自然得意；亦念鰥鰥魚目，有京華一故人否？

寄李寧甫

榮旌遄發，未獲趨送；承以車驟留惠，弟長安道上，久作托鉢僧，老於行腳，乃忽得此濟勝具，竟令雙足登仙矣。謝謝昆陵風土，勝於江南，吾兄以理煩治劇之才，一麾出守，卽可爲報効地。若吾輩青氈一片，朝夕支吾，亦復何時了局，擬今冬

爲乞歸計但於左近閒作村夫子以課蒙童養親終老卽所願也

寄張心圃

雪天酒地，意興飛騰，夢寐閒無刻忘隻雞近局也。自來真州，人事罕接，四圍皆麥畦菜隴，惟新綠大有可觀，當行觴獨酌時，惜不得諸君子來，照得鬚眉都換耳。舍弟聞有事旋里，想荷香柳影閒，又有一場轟醉矣。八九月閒，弟必返權，再圖良會。

寄陳伯恭

芝田鶴化於揚州，同年中又弱一個，想當同此淒惋！

寄沈梅村

歸里以後，況味若何？西溪之約，可能踐否？弟遂初易賦，貧病難瘳，殘年尙借此爲避債臺，亦復何樂？

與若愚弟

六月中從眞州歸，得吾弟所寄書，知起居安適爲慰。備稔吾弟以事牽累，遠道從軍，令人不堪回首；況高堂垂白，淚眼難乾，宜吾弟人子之心，尤不能不懊悞終日也。然秋闈在邇，專望捷書，庶可慰老人暮景耳。

愚在眞州年半以來，雖脩脯稍豐，而窘態愈出；皆緣婚嫁之累，是以前逋未了，後債又來，正不知何日得跳出此煩惱世界？東甫承明出入，奏賦矢詩，自然得意。晤時須爲道此苦衷，倘目前家事稍可清釐，卽當籌劃買山錢，以爲窀穸之計，從此不復以豬肝累人矣。

謝周端木招飲

終日醉鄉，甚於水厄，厥占在困之二爻矣。如必欲決一雌雄，請以詰朝相見！
簡張心甫

枕上聞鳥聲關關，披衣起盥，日色已上紙窗，望寶石諸山，軒豁呈露，笑黛宛然，足下能同一游乎？已買蜻蛉以待。

寄那東甫

聞足下簪毫禁地，扈蹕熱河，雍容揄揚，足以潤飾鴻業。而僕則窮岩跼伏，遠隔觚稜，回憶前塵，不禁玉堂天上之感！

寄馬緯雲

得來牘，知省垣酬應，賢者多勞。然得月樓臺，固非尋常可比，惟望獲一栽花

地，坐主陽春，卽見東風手段也。

與保九真

春閒一函，藉尊紀綱帶歸，諒經鑒入。古來儒林循吏，原非兩途，足下讀書讀律，以文章飾吏治，一切民間疾苦，果能洞其陰陽支節而轉移之，以求合於儒者之治，豈不甚善？

僕歸田三載，官意都忘，芟製荷衣，已將終老。茲逢國家鉅典，巖處歡騰，二老人敦迫治裝，勗以及時努力，或得便經貴治，一聽弦歌之聲，固所願也！

柬奚鐵生

舟抵荻港，蘆風蕭蕭，四無行人，漁子拏小舟而出，遙赴夕陽中，款乃一聲山水綠，此時此景，得足下以倪黃小筆寫之，便可千古！奉到青籐一枝，伏聽驅使。

與家蘇泉

解維後，一路殘暑甚熾，抱疴旬餘，至今纔得痊可；而淒風苦雨，已作秋寒，天道炎涼，倏焉變易，可知人事亦如是而已。吾兄所辦鹽務，此中變幻，真有翻雲覆雨光景，正恐閱歷愈深，則愈難措手耳！

莊子一部奉繳，韜史提要弟因行笈中未便攜帶諸史，欲以此爲餽貧之糧。齋生尚有徐霞客游記一部，亦將藉代臥游。竟思乾沒，晤時可爲致之。

與尤水村

吟香聯姻之事，已稟知二老人，極爲欣悅；特令小价來滇，以踐前約，但寒士舉止，貽笑大方，恐冰人亦爲齒冷耳。

寄沈梅村

昨過淮陰，見纍纍皆乞食人，亦誰知哀王孫而進食者；因念韓侯飄泊時，亦同此落落耳！崔嵬復崔嵬，徒見隱隱雲際，千古有釣臺，當日何曾有釣臺哉？

又

東北之荒極矣！麥價至數千錢一斗，草根木皮，俱皆食盡，小兒女乞賣與人，莫有一顧者。餓死者日凡數百人，村僻閒至人相食，地方官束手無策，如何如何！

寄翁鳳西

去臘來都，極承寵貺！嗣聞抱安仁之戚，未得面申慰問，歉何如之！想斷竹續竹以來，夢桂徵蘭。又將牟尼入抱矣！萬里雲山，所難者一通襟曲，惟願屏風名字，早荷恩光，得以近擢一邦，庶不致魚雁告勞，有稽問答耳。

壑岩來滇，曾囑其晤時一述近狀，長安落拓，乞米爲難，良友聞之，當同苑結

也。遠道加餐，餘無他囑。

寄萬華亭

廿年知己，八載相思，每憶行李告期，招提話別，猶令人眷眷於懷也。聞抵任後，官衙清肅，案牘亦稀，荔實榕陰，可想見晝日垂簾光景，佳哉吏乎！定勝於故紙堆中作生活矣！

弟假歸三載，復作出山之雲，及再到長安，居猶不易，西風落葉，詩酒尠歡，惟日效揚子雲呼貧而語而已！雅堂近狀，亦復落寞異常。劍潭之窮，猶與弟並驅中原也。茲因遠山試差來南，藉以苦語奉獻。

寄鄭仙吏

至好弟兄，別逾十載，停雲落月，引領爲勞。弟於昨歲還京，聞吾兄報最有期，

計可來此作一月敘，不意歲籥忽更，至今不得一覩顏色，豈關河修阻，行李孔艱耶？合并究在何時？望切望切！

弟南歸數載，復被饑驅，不得已仍返長安，塵土飄蕭，又將五月，每遇令弟二兄，道及尊府食貧之況，頗似我家，度吾兩人懷抱閒，亦同此渺渺耳！藉詞申意，不盡所云。

與徐惕庵

久不接丰采，聞元龍豪氣，更倍於前，政績循聲，一時並著，方知讀書人作用，原是不同，正不徒擁高蓋如秋荷而已！

弟自庚戌假歸，計不復作出山雲，無如饑來逼人，強顏而笑，遂於去冬重入春明，且便擬爲泰山之游，願得於嶽色中與賢主人痛飲三日，而天寒歲晚，催趲行程，竟至良友與名山兩俱辜負，未免悵悵耳！

寄李寧圃

西風判襖，鷓鴣將周，翹企南雲，實勞饑渴！猶憶中秋兩度，多在吳淞，非關山水有緣，正因仰止清光，亦如明月，故不覺拳裳就之耳！歸後卽摒擋還京，於廣陵舟次，曾有一函并滄州垂釣圖令舍弟轉寄，定蒙鑒入。

五月閒，墨莊檢討至，讀止堂先生所和四客詞，想見賢主之風流，并寓公之藻采，直挈吾輩俱作天上人矣！并稔閣下卽日報最入京。急圖良晤，已約鹿園，伯恭諸君作平原十日飲，嗣聞調守吳郡，須於冬閒乃來，三秋之思，不無耿耿，然姑蘇勝地，得賢太守主持其閒，想風雅更爲可羨耳！

寄王若農

前歲曾以一函奉簡，今又三載矣。乞假以來，馳驅南北，魚雁都忘，竟未卜起

居何似？比聞借補思田巡司，槃槃大才，屈於小試。抱關擊柝，辭尊居卑，適合爲貧而仕之義。將來如臨邑之簿，臨海之丞，溧陽之尉，於風雅中並樹一幟，豈不千古？而況龍江雞嶺，山水清奇，以足下嘯傲其閒，天固未嘗薄待人也！

弟自前歲還京，日在輭紅塵土內，栗鹿不休，深望驛馬星到宮，便得與名山大川互相酬酢，無如山靈竟下逐客令，不許覲面煙霞，反負卻故山多少猿鶴，悞悞何如？現在窮不可支，幸詩尙未工，或希冀高陽子尙有悔禍時，未可知耳！紙短言長，聊資嗚噓，不宣。

寄楊錦堂

去歲一函奉候，未知曾達左右否？比來起居何似？五千里蜀道，水複山重，夢都難到，無怪乎魚雁杳然也。聞近作小小經紀，又累在錢荒，動多虧折，施公所負之項，雖其人已自戍所歸，而官職未能驟復，若望其外任，猶屬無期，恐此羽化之

銀杯，亦徒費零丁帖子也。

僕之況味，惟日在酸苦中煎熬，欲望回甘，竟不可得。家中人口漸次增多，屋宇幾乎塞破。令姊光景，亦日形衰憊，而仰事俯育，朝朝總須作無米之炊。僕祿入無幾，卽此閒尙不足以支吾，每家中告急書來，輒進退不怡者累日，算來諸事都無省法，惟勸其省些煩惱而已。

寄張古愚

判袂以來，已將兩載，疏麻未折，相思特深，茲又金涼節告矣。伏惟攝衛自宜，爲頌！筠州康樂故居，屐齒所經，岩壑猶美，每仙靈來往，雲霞之氣，皆從几席飛來；吾兄政事餘閒，日與名山相酬酢，著作等身，豈不極仕宦之清福哉？

弟藏身人海，經日閉門，亦自謂輭紅不到，而釜中魚長，甌裏塵生，幾欲服卻粒丹食氣法，修到太虛真人地位。惟南邊眷屬，不能無煙火緣，時有一紙書來，要

向呂純陽乞指頭耳！奈何奈何！書成一笑。

寄諸撝堂

秋閒得手書，知公餘清暇，意興劇佳。且復親奉慈闈，板輿行樂，令三千里外游子，聞之，猶深健羨。

弟來京一載，菽水之供，缺於晨昏，榮旣難言，祿無可養，西風迅厲，一切寒沙碎籜，都能送上雲端；自顧此身，孑然無著，正如病坊僧作橐駝坐，無緣抄化，日把清齋而已。

又

中州去歲值多故之際，未免公事勞碌，卽聞者亦爲慄慄，頃已如風過簫矣。淡雨微雲，自另換一天秋色也。

若弟退飛之鷄，豈應希志青雲？徒以饑來驅人，復蹈前轍，南風不競，棄甲則那，卽欲懸布再登，祇增顏汗耳！然謂竟謀歸計，則數閒之屋，十雙之田，俱在茫茫，何以爲仰事俯育之藉？設使長安子處，則鎗難煮字，畚莫令糧，兩地兼權，一籌難展，軒前輕後，直如牽絲傀儡，歷亂胸中，恐河東十斛酒，亦不足以澆此愁耳！

先生最愛我者，日見同榜中高飛遠翥，直上強臺，而獨此一老頭陀插草唱緣，二十年來，依然故我，又將何以爲情？苦緒縱橫，不覺騰舌於口！

寄王儕嶠

忙甚矣！雖毛錐子且丐徐徐，何況十吏傳抄手哉？副本容稍緩錄報。

柬張船山

津門螃蟹已肥，頃買得十數輩，足供拍浮之興，專候賢昆玉來一醉，幸無袖

此左手爲也。

寄桂未谷

去歲一函，諒經鑒入。昨得阮雲臺書，知諸名士俱會濟南，一咏一觴，無非勝事。弟青氈欲老，白髮相欺，作此苦行頭陀，不知何日證到蓮花世界也。聞足下已膺薦牘，不日來都，長安幸不乏酒人合并，大快！

寄黃小松

前接手書，知有太夫人之戚，素旄南返，將謀窳窳之安，此時度可卜吉矣！家居讀禮，幸無塵事相牽。近聞雲臺宮詹復以學使至浙，竊念吾鄉金石，頗缺搜羅，得一大力者以提倡之，而又有足下與晉齋諸君相爲翕助，大江東去，如睦婺東甌縉雲諸地，多有訪古家屐齒所不到者，瓦礫斜陽，湮沒不少，雖吉貞著錄漢魏

以前之物，未卽能與山左韻頰，而別隱搜奇，以補歐趙諸客所未備，亦必蔚乎大觀，固時不可失也。米樓以丁艱歸里，其天才秀發，一時無兩，猶能究心金石，如任之採訪，當必能報最焉。

寄倪米樓

解纜後，未知於何日抵里？風酸雨苦，苦塊中想更難爲情也。昨芙初又得尊人凶耗而去，才人之厄，何至相類如此？然令祖高年目疾，必得婉語以慰之，母令老人常有不怡之色，是卽孝子之心，勝於龍天供養矣。僕坊階雖轉，冷趣倍常，年事已催，惟日餐西北風而已。因承遠念，附述以聞。

寄李寧圃

都下吟襟纔接，別酒易催，一日三秋，寸腸九轉，懷哉懷哉！足下典江南名郡，

目極佳麗，耳熟絃歌，海棠之香，不風而遠。令郎世兄又復凌飈振翮，高掇巍科，家學之承，固自非偶，杏花放日，歸馬如飛。

惟弟五窮爲虐，竟不肯放出一頭地，西風刻骨，薄寒中人，單褐蕭然，何以卒歲？所望者雲中一羽毛耳！倘念故人，噓寒作暖，定勝於綈袍之惠也！二舍弟聞在胡公處，尙恐寄巢未穩，則杜陵廣廈中，又多一求庇之人，寒士歡顏，幸誓宏願，不宣。

寄張忍齋

撫棠試差回，得接手書，承示近況，知比年外閒官境，大率如此，只好盡其職分所當爲，不必更求得心應手處也。

弟春閒蒙挑入上書房，現已移居西苑，所謂今日捉將官裏去矣。外閒人事隔絕，未免詩酒寡歡，然絕去許多應酬，亦一快事。惟望澄懷園魚雁，可日尋會心。

處耳

寄曾賓谷

葑亭漕使回，得手書，兼拜朱提之賜，且感且謝！讀邗上題襟集，清思負韻，颯舉雲飛，一時嘯侶命儔，推襟送抱，拚深杯之百罰，招明月之二分，借物聯吟，懷人覓句，江山賓主，艷絕古今，所惜以鄙詩雜廁其閒，譬之野笛徒吹，啞鐘不韻，以例大雅，殊難厝顏！

僕自重入長安，又經三載，竊叨恩寵，實負詩人素餐之饑。今年老父已八旬矣！區區烏私，例許歸養，惟是一廛未卜，五畝難營，不得不先謀菽水之計，或皋比可假，得資束脯，以助晨昏，則文酒相親，良所欣願。

寄江耕野

春閒得手書，伏承獎飾過情，不勝慚悚。弟自入內廷行走，移居直廬，與外閒人事罕接。石琴來，僅獲一面，及孝廉船返，竟不得附一語寄故人，未免慊慊！想大兄開北海之樽，躡東園之屐，日與素心人共數晨夕，樂何如之！東樗、水村兩先生近狀何似？聞笛船還真之後，反困愁城，奈何？

春草堂詩序、石瑟詞序、水村石銚詩三種寄上，祈轉致之。詩能窮人，諸公率皆坐此。然幸得吾兄數閒廣廈，庇廕爲多，若弟孤處天涯，又明知之而故犯之，酒冷燭昏，敲鏗不已，正不知門外擲揄者幾輩耳！擬於冬閒乞養還南，道過邗江，定圖良覲！

簡張船山

園中荷花已大開矣！鬧紅堆裏，不少游魚之戲；惟葉多於花，渾不能辨其東西南北耳！倘能來，當雪藕絲，剝蓮蓬，儘有越中女兒酒，可以供君一醉。

簡伊墨卿

昨日之集，不圖鄱陽暴虐若此，當其時，恨不能弄宜僚丸，一解兩家之難耳！及醒後詢之，均各茫然，今日晤任畏齋，亦曰吾無他懼，但防李太白鯨魚賺去耳！

寄那東甫

自蒙恩許假，已到西湖，所喜二老康娛，妻孥無患，私念求田問舍，非丈夫所可爲，只此雜樹柴門，梅花老屋，有足告故人，此樂而已。吾弟絲綸世美，衣鉢承家，從此一路青雲，搖風直上，又何止沾沾乎玉堂之故事哉！

昨因舟過維揚，即蒙全齋使有儀真講席之訂，知係令祖大人關愛及之，雖臯比忝竊，未免慊然，而束修之羊，先生之饌，皆得借以助北堂之養，其所以經營於三千里外之游子者，其感激宜何如乎？乞於侍奉之暇，先以鄙意達之！即候起

居，餘言不盡。

寄家山尊

邗江快敘，酒謔詩談，甚可樂也。別後於八日渡江，與夢樓先生約爲焦山之游，江月照衣，林風灑面，頓覺熱惱都消，但惜無好句，足酬山靈耳！

二十二日始抵里門，長幼團圞，固是人生樂事，而空囊如洗，宿負無償，幾欲逼人走入藕絲孔中耳！晤賓谷都轉，乞爲道謝，其能令寒士歡顏者，自當不言喻之！風涼換節，幸愼起居，不備。

寄沈梅村

長安一住，彈指四年，茲幸得請南歸，循陔伊始，但負仲氏之米，作王陽之金，兩俱不能，徒增鬱鬱而已！伏惟郊居清暇，動定適宜，喜甚喜甚！

弟歸後值家嚴舊疾復作不敢暫離尙未得趨造仙潭一申闊緒承示大集洋洋灑灑其風格已在眉山遺山之閒。委製序文竊謂一十載知心略能喻其甘苦所在然不敢率爾應命者正恐諸于繡鬢謬許前驅未免有玷大雅耳。俟侍奉平安即當擬稿奉報。良會不遠書不盡言。

寄那東甫

昏迷苦次，驚聞令祖仙游之信，哭父之後，繼以哭師，精魂回縈，不能自主；當此寒風削骨，淚皆欲枯，遙企德帷，沈哀曷制？吾弟幼齡失怙，所賴以成立者，實惟令祖維持而教督之，此時椎心泣血之況，揆之聖室，諒亦同情！惟念老夫子正色立朝，勳崇望重，威行萬國，恩及九重，求諸史冊中，名將名相兼之一身者，今古來能有幾人？含笑歸神，良無遺憾。吾弟上承祖德，名位方隆，當爲國家愛惜此身，務宜準禮蹈繩，哀不踰度，是所厚望！

僕夙蒙教誨，復以寒士之故，凡諸微細，曲賜矜憐，一日泰山其頽，彌增愴切，區區之誠，惟此生芻一束，望吾弟代爲陳之！望雲欲飛，立雪無影，百身莫贖，氣結何如？

寄趙味辛

不肖今爲無父之人矣！天不薄待不肖，警之寤寐，使得歸視含殮，并得於吾父無恙之辰，親承色笑者二月有餘，是不肖不幸中之幸也！然使不肖常依膝下，侍奉晨昏，頤志攝和，眉壽無害，亦非人生所必不可得之遭，而乃昊天疾威，遽罹慘割，不肖又何意厝顏人世哉？惟念老母在堂，菽水之需，不敢不勉，用是支撐殘骨，視蔭偷生，愴結之懷，曷能言喻？

聞長安諸友聚散無常，船山旣已蜀歸，澄齋亦復晉退，浮雲天上，何處招留？前望茫茫，不勝哽咽！

寄查小山

船山奉母北行，聞卽日可至長安，出險入夷，爲之慰藉！但此閒警報日至，未識風塵內可無歌蜀道難否？一到幸有以慰我！

寄王蓮府

閱邸抄，知承恩命視學中州，甚慰甚慰！吾弟雄篇偉製，高古沈鬱，眞足繼一代宗工；然欲振起人才，挽回風俗，又不在此藥籠中物而已，使登太行，渡大河，習覽乎正變之源，以鼓盪其幽并之氣，則登之朝廷得其用，傳之文字顯其奇，不朽之託，胥在乎此！僕自傷心風木，衰病已成，巡帶孔移，觀河面皺，人生榮悴異致，亦復何言？吾弟身際盛時，黼黻皇猷，絲綸世美，瞻望景光，努力自愛，前程遠大，相望神馳。

簡王惕甫

時來寓楞園

此閒自荒灑掃，蓬蒿翳如，聞得先生起居其閒，只此老竹數竿，搖動左右，胸中清氣，已習習吹來，乃知古人所樂與善人居者，如此而已。

寄何硯農蘭士昆季

鷓鴣屢換，魚雁殊疎，辱在知心，定能諒其疎懶也。比聞賢昆玉馳聲粉署，著望柏臺，元圃夜光，邁於二陸；而尊大人高遂初之賦，受養志之歡。當此獻歲發春，伏維慶侍康娛，履綦元吉爲頌。惕甫計偕北上，現已注籍薇垣，以外轉中，當必由中轉內，登瀛路近，轉盼青雲矣！

弟自遭大故，絕跡避人，豈復有心逐熱，乃賓谷相邀揚州主講，藉資老母甘旨之助，不能固辭，然素衣素冠，悽惶道路，傷哉貧也！夫復何言？春波漸長，素書可

達祈有以見慰

寄秦小峴

春風所到，萬象從新，閣下爲國爲民，豈冀有光蘋藻，然朝廷之思弱翁久矣！
三錫之來，亦貴努力明德耳！

僕旣無益於聖世，又遠隔乎里門，素鞿風塵，忸怩已甚！徒念家貧母老，爲此勞勞，現在菽水之需，苦難贍足；一二兄弟，不能不使糊口於四方，尙賴大君子有以玉成之，倘蒙賜以吹噓，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也。

寄王惕甫

月前得接手書，飛霜灑落，震耀毫端，令人循覽不已，比想春風得意，看花長安，行見燒尾筵開，不必更吃上丁肉也。弟枯槁之性，本無意復夢春明；但老母在

堂，不得不思爲祿養之計，於冬閒服闋後，尙擬赴都，計大兄此時翔步木天，得以重訂舊事，良會亦甚樂耳！昨墨卿來，又蒙賜札，勤勤懇懇，心感如何！

寄家菘圃

前歲肅函奉懇，并以告哀，諒經鑒入。在閣下勤勞國事，墨絰從戎，移孝作忠，固應爾爾。若某者方期歸養，遽失所天，亦復素衣素冠，饑驅奔走，特不孝耳！尙可自列於人哉？

惟念皇上勤政之初，恩威並用，將河防重任，慎簡乃僚，以閣下世業相承，俾膺斯寄，主臣咨儆，一德一心，自當力奏平成，萬世永賴。然古來防河之法，如防盜然，必先設成算於胸中，斯可禦變端於意外，不止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已。往年挑挖引河，派江南諸州縣挈資而往，所費不下數十萬，擲黃金於虛牝，彈明珠於飛肉，旋掘旋淤，賠累之苦，已不可言。閣下學本趨庭，一切工程，皆親身閱歷，斷

非他人紙上談兵者可比。然亦當廣集衆議，圖爲一勞永逸之計，以報皇上知遇之恩。他日如潘漸諸公澤被民生，法貽後世，不特朝廷之賴，抑亦家乘之光也。某禱味寡識，恃在知愛，故敢冒昧言之，惟亮察自幸！

寄陳桂堂

去年秋杪，始來邗上，值文旌返里，良覲無緣，然虹橋白塔閒，猶想見詩人蹤跡也。鼠姑花放，重辱瑤華，兼頒嘉惠，勤勤懇懇，感何可言！讀大集情豪語雋，觸手琳琅，業已盥誦數過，所屬製序一通，久羈前諾，自當擺撥塵務爲之，計五月內可以託之魚腹矣。

方今聖人在上，抽淪掇潛，一時廉望素臻者，皆優以封疆之寄。君子道長，景運一新，若彼豕突螳撐，行見如湯沃雪，可於竈上洗除之耳。閣下以翰翮之才，著察眉之枝，民思借寇，使定台參，此其時矣！卽或思改內職，亦地分之常，又何必沾

沾過計哉？大科之說，大抵武功旣竣，文教必興，然此時尙未有奏請者，倘果有此舉，如閣下者，又當脫穎而出也。弟大約冬閒服闋後，仍擬赴都，先此奉聞，不備。

寄那東甫

春閒一函，藉使附呈，諒登記室矣。頃家若愚弟從河南寄到手書，備承關注，旅懷岑寂，得一紙春風，已勝百朋之錫也。比聞聖恩優渥，眷倚彌隆，而閣下遇寵不驚，益之謙讓，較之進僕射而門闌寂寞，受侯封而家人不知者，殆爲過之。僕竊謂身任大臣，實爲蒼生所託命，在閣下親承祖鉢，暢發門基，舟楫鹽梅，裕之又裕，所望舍近名而宏遠度，略小節而顯大猷；如卓公寬中，文饒宏量，主臣合德，朝野蒙庥，庶幾見古人於今日耳！

僕久安樛散，近益籠東，謀食未遑，敢求榮膺，惟念聖人在上，明良之會，又未嘗不西笑企之，擬今冬服闋後，策蹇來都，一望景星慶雲之盛，併得與日下諸故

人歡然道舊，然後歸來田里，歌咏太平，是所願也。

寄孫寄圃

楓葉如醉，洞庭欲寒，未識何日始抵楚境？旬宣布化，若閣下之清聲亮節，固是福星一路；然當此甲兵未洗之時，氛沴相尋，瘡痍不少，其所以報聖主而惠下民，知心上甘棠，猶當灌溉而培植之，不徒扇揚仁風已也。

弟菰蘆自戀，豈更欲爲出山之泉？徒以老母在堂，勉思祿養，擬於冬底仍赴長安，蓬鬢似霜，不知自止，恐適遭山靈一笑耳！閣下爲國爲民，惟希自愛，不宣。

寄尤水村

新綠初生，禪關結夏，誠大樂事。但臨岐握別，備荷勤拳，至今思之，轉增悵快！因思蒲團靜坐，要大智慧人，若一落輓紅塵土中，便有十分苦惱，迷方莫導，如何

如何！秋閒仍擬乞養歸里，一帆風便，當相訪於紅葉閒，尙望支折腳鐺煮茗以待。

寄李松雲

春閒北上，本擬一訪泰山主人；緣從河路行，遂阻良覲，但聞賢太守琴將赴典，鶴且休糧，袁平陽能不作思歸計哉？方今聖天子以清節勵人，若閣下之有守有爲，自必書之屏風，登諸台鼎，必不鬱鬱久居此耳！

至於僕者，家食不給，祿養又難，出處回皇，迷方莫導，擬秋閒仍作南旋之計，然俟來條去，不特路鬼揶揄，卽自思之，亦啞然失笑也。

寄項秋子

季懷來，得手札。春風噓我，如在故園櫻筍中也。弟之近狀，諒不待眉睫察之。瞻望白雲，日尋歸路，西溪蘆竹，合眼卽來，前小峴觀察謂余被賺出山，今恐又被

白雲賺去耳，緝荷製芰秋，以爲期。但惜止酒禁吟，不堪重入雞豚之社耳。

答沈小棠

兩接手書，備承關愛。諸公賜札，均已收到。弟緣養病經月，息轍杜門，功名事已付之度外。秋風一起，卽擬打鼓回帆。

吾兄聞有赴都之說，此閒光景大抵枯窘者多，雖吾兄觸手生春，別有王陽之術，然恐不能合饋貧之藥，除枵腹之疴。諸事尙希斟酌。舫西數數往來，謀面時不可多得，此番尊意尙未達到，晤時當卽致之。

寄翁鳳西

滇南萬里，不特會面爲難，卽魚雁亦罕通消息。每聞人言閣下政聲藉藉，便抵過良晤一番。然一二老同年天各一方，心旌搖搖，鬚髮落落，每一念及，能不爲

之落顏貌、傷肺肝哉！

弟白丁已乞養旋里，卽遭先嚴變故，傷心之草，豈尙願戀餘榮？奈饑來驅人，不能已已；於服闋後，仍復北上。但慈闈白首，遠隔天涯，一咏樹護，不勝心悔；大約明秋仍擬假還，以爲堂上八十稱觴。從此菽水娛親，不復能待坡公江水之誓矣！閣下有龔卓之行，兼杜召之聲，方今朝廷抽淪掇潛，甄拔尤異，所謂一樹百穫，舍君其誰？幸爲蒼生，勉旃自愛！

寄顧涑圃

冬閒忽忽話別，未罄積懷。比稔先生杖履清和，神明湛定，養真味道，取暢泉林，歡喜在心，踴躍無已。前蒙委製大集序文，某以末學小生，義當北面，匏宣瓦奏，何能窺測高深？念承獎借之心，敢效芻蕘之獻；亦如彥升弁文獻之集，樊南序衛國之文，述德抒行，少酬嘉惠耳！錄稿呈政，伏俟誨言。不盡。

寄寧瀛海

僕自丁巳旋里，於九月卽遭先大夫之喪，酸苦之懷，有不可爲閣下告者。今春服闋後，遂以饑驅之故，重入京師。聞吾弟循聲卓然，凡往來日下者，已無不耳洽絃歌之化矣！大抵任久則利病可以周知，地熟則澆漓可以漸革，儒者讀書讀律，其教化而整齊之者，無他術也。

僕寄巢不暖，塵甑常寒，憂患餘生，豈復以簪纓爲耀？明年老母八十壽辰，計春中仍當乞養旋里，惟望琴堂報最，黼座書名，他日五馬南來，當相晤於野人籬落閒也。

寄孫寄圃

旬宣著績，威惠馳聲，讀江漢一篇，所謂召公維翰者，如閣下其人，不猶可想

見其遺風餘烈哉？弟雪泥爪印，殊可笑人，猶憶與閣下同膺館職，連裾接襪，如在目前；而忽忽二十餘年，逝者九原，生者千里，如閣下又鵬飛鯤躍，隔絕雲霄。都中落落晨星，結感懷抱，未識伯恭學使晤時，亦能述及鄙人名字否？李生蔚然工於姑布子卿之術，因與伯恭有舊，過訪武昌，來乞一言爲憲修之助，知閣下定識定力，禍福二字，斷不復入於胸中，或念其請謁之誠，助以齒牙春色，亦未爲不可也。

寄沈鑑湘

風雪天寒，煮酒圍爐，興趣想復不淺。微聞病魔爲祟，恐亦中聖人醞釀成之。弟於此客已屢下絕交書，而故念易萌，旋悔旋復，正不知何日可破此壁壘耳？東樗水村師竹笛船近狀何似？均希道候！所云西溪詩序，弟明春乞養旋里，必當過眞作竟日留，可以補完此債也。

寄翁鳳西

久不得音問，豈蓮花峯下一片蠻雲，竟能隔斷故人清夢邪？特怪閣下清聲惠政，美溢棠陰，當此抽淪掇潛之時，而十年不調，又豈民思借寇，上游亦有意遲君乎？然河東守抑然自退，乃見惴惴，定當一蹴而致青雲也。

弟自服闋還朝，本無宦志，況聖恩屢逮，叨竊已多，自顧微生，涓埃莫報，亦安敢久塵霄露，致蹈伐檀？大抵秋冬之交，仍當乞養南還，以奉老母爲山居之計，辭榮養拙，度亦邈嘉賓所樂聞者也。

寄家菘圃

自別後，於子月七日方抵里門，幸老母平安，行人平穩，足慰遠懷。惟是半畝難營，一枝待借，閉門風雨，送酒無人，豈不令袁邵公僵欲死哉？非敢他求，亦要閣下能知我近況耳！

寄嚴少峯

春雨未已，猛雪又飛。想金華山中白雲合離，時助仙氣，閣下以班春之暇，賓從偕臨，望之者必羨爲蓬萊之列，眞非黃初平一流所能企其羽幢絳節也！僕每聞佳山水處，竊躍躍欲往，無如山靈見阻，屐齒輒乖；今年正思隨山中牧羊兒來，遂登臨之願，而茗雪閒又一帆相促，熊魚之嗜，不能兩兼，或新綠時，得有因緣，尙可踐煮梅之約也。

德園來主講席，名山勝跡，美盡東南，誠一時快事，聞將來有志局之舉，則洞天福地，別隱搜株，筆底煙雲，皆可刊爲靈笈矣。臨風依溯，不盡所云。

寄戴可亭

昨歲聞高賢行李，將次還京，而僕又一疏陳情，揚舫東下；蹤跡相左，未知會合何時？惟望先生出則持旌，入而調鼎，泰山霖雨，澤被蒼生，良所忭頌！若僕者，文章旣無以報國，經濟又安足匡時？冀肄南陔之篇，以免北山之檄，祇藏拙耳！詎收

榮哉

都中同年，已如晨星落落，然幸得對衡當宇，隻雞近局，時可過從；惟紫垣伯恭相去較遠，度亦良覲可期。若芝田一紙彈章，竟爲朝廷除去巨蠹，人心大快，令山中人聞之，亦眉上生黃氣矣！

寄陳古華

僕自正月赴菰城講席，堂宇淪廢，意境荒涼，不能久稽行李，於春仲卽抵滬。江寓居也。是園中水木清華，岩壑窈窕，度消夏之選，無過於此。其主人於菖蒲節後，官事稍閒，已約李淞雪前輩、張古愚同年、萬廉山明府，何春渚同年爲十日之飲。倘高軒枉過，則青苔易潤，綠樹能陰，自當淪茗洗琴，以俟君子。

寄項秋子

從秦世兄壽筵一別，倏又三月餘矣。杭城春雨不已，直接梅霖，此時想一聲知了報新晴矣。湖下新綠正佳，屐齒所經，吟興當復不淺。弟現寓也是園中，水木清華，大可消夏，況是吾兄熟游之地，詩情一片，尙掛在夕陽深柳閒也。

寄李味莊

舟次夕談，亦殊暢適，承念玉川破屋，欲以大廈庇之，一片高雲，已如入清涼世界矣。到吳門，晤雨窗廉使，頗於枯渴之餘，瀉囊相助；而惕莊權使處，亦雨窗代爲致及之。遲雲方伯又允致書於曾賓谷及鮑樹堂二處，大約明日可買舟至揚。偷騶從赴蘇，諸處尙希代爲糾集，則浮屠七級，可望合尖，直爲無量功德。從此奉太夫人起居，不徒區區草堂貲而已。

寄那東甫

去秋忽忽返棹，竟不及候。撤闌後快然一談，落月蓬窗，不無惘惘。此際恩暉渥被，慈侍康娛，逃聽之餘，欣慰無極！且聞川陝蕝功，可在指顧，從此涵濡生息，正賴輔治諸賢，吾弟霖雨應期，其所以酬聖主之恩，而慰蒼生之望者，知必有在也。

僕旋里後，芸臺中丞延主愛山一席，後又以李寧圃觀察之招，時往來淞泖閒。惟是家下破屋無多，苦難容足；近因汪守和李寧圃爲余謀草堂之費，已於東皋卜宅，略饒水木，可置琴書，雖非百萬之買鄰，已類千金而置產；翁羽之助，正不能不於吾弟有厚望焉！

簡李味莊

今日本擬過訪，而涼雨紛如，有阻屐齒。惟聞吉行在邇，三月之別，正不可不盡歡，魚鼈鮮魚，敢效顯父餞行之禮，謹擬於十八日奉候騶從辱臨，不勝欣幸之至！

簡張古愚

峯泖追陪，酒懷一暢。九日到滬濱，卽知先生調署蘇州之信，屢攝大篆，亦足自豪；然賢者多勞，真可謂席不暇暖矣！觀察卽來省垣，弟亦擬買舟相從，旣除折柳，且賀遷喬，一切欲達之言，晤時面悉。

寄王偉人師

昨歲旋里，值吾師秋闈典試，未獲叩辭。竊念某以葑菲微才，早蒙慈盼，提攜教誨，感極生成！徒愧濫竊太倉，難言涓報，是以陳情乞養，聊盡烏私。但負屬望深心，每念悚仄！

側聞吾師蒙恩予告，優禮疊加，猶復延款蒲輪，眷留鳩杖，聖人誼重，元老風高；瞻北闕之觚稜，丹心依戀；緩東都之祖帳，赤舄雍容；極臣子之殊榮，爲熙朝之

盛事茅檐聽忭頌，奚如惟望祿野優游期。頤協慶倍加珍攝，以副聖主眷禮之隆，實深禱祝！

寄汪東序

威鳳聲高，神羊氣肅，聞其風烈，謂之大丈夫；見其彈章，以爲眞御史；先生何一勇至此哉？茅茨傾耳，且喜且慚，弟今歲因味莊邀遊滬濱，寄跡多時，魚鳥光陰，江湖滋味，芒鞋在足，破笠遮頭，雖日從貴人遊，卻只一味儒酸，不足入先生笑口耳。聞比來同年知好，聚會都希，杯酒之歡，更難數數。今味莊暫來都下，料當暢敘一番，但恐回念天涯，亦坐無車公不樂也！

寄陳伯恭

別有一年矣！聞纂修官史，出入承明，未免勞苦；現在寄圃同年已蒙聖恩超

擢，度先生亦必重邀天眷，卽轉華階也。弟歸里後，旣輟西笑，宜賦南陔；而甘旨難營，又不得不作托鉢生涯，打包來往，因味莊邀遊滬瀆，輒便流連，此等雲水隨緣，亦不知身之是鷗是鷺耳！茲因其述職之便，草此奉候，餘情不盡。

寄李味莊

昨從敝本家處一函奉寄，諒入典簽。聞榮旌已還滬上，想政事之暇，調芍藥之鼎，開櫻筍之廚，與諸名士飲酒賦詩，豈不樂甚？

弟日來料理移家之事，頗費周章，大抵土木一興，營室星便能作祟，東添西補，役役不休；直至此時，方能奏衛公子苟有苟完之蹟；繼復搬柴運米，祭竈請鄰，孔方兄招之不來，阿堵物揮之卽去，行囊盡洗，借帖頻書，纔得安身，已不啻倦鳥投蘆，困魚止澗；所喜軒窗爽塏，水木清華，上足以奉晨昏，下足以娛視聽，實拜仁人之賜，如遊廣廈之中；雖推宅道南，寄貲瀆口，此情此誼，何以尙之哉？弟於二十

日左右當來上洋用慰渴思並申謝悃

寄朱春泉

蓮花廳

晤令弟，得悉起居，知閣下甘澤被人，福星照世，說清淨法，作蓮花主人，非徒不食武昌魚而已。弟去歲在松江遇病，急促歸舟，火鼠冰蠶，同時交集；及離牀第，已近殘冬；照水自嗤，已是支離一叟矣！人生在世，原不過幾剎那閒，石火光陰，諸惟自愛！

謝嚴少峰

接手教，並承惠書奩三十二具，香氣鬱蒸，足令蠹魚卻去矣。弟病已小愈，擬於燈節後赴揚，二十四橋風月雖佳，正恐歌吹喧闐，終不是後堂絲竹也。

寄黃左田

吳穀人尺牘

四九

都中一別，忽忽三載，奔走江湖，未通尺素。昨歲聞邀恩命，超擢坊階，得躋清班，足酬素志；想內廷奉職，其得以文字受主知者，正未有如閣下之隆寄者也。僕衰病以來，百念零落，今歲忝主揚州講席，當時舊雨，幾無復在者；禪智墓田之感，惆悵可知！惟望京華諸故人，餘榮所及，寵及菰廬，良慰良慰！

寄諸搗堂

某去秋患瘧，纏綿牀褥；直至桃符換去，舊鬼纔離，而神氣已不勝蕭索矣。今年賓谷延主揚州講席，以離家較近，不得已應之。若大梁規制整齊，又得諸君子周旋其閒，豈不樂從所請？祇因乞養歸里，不能奔走於千里之外，以副高情，每感拳拳，惟呼負負而已！

寄張古愚

弟自邗上還杭，一路霖潦爲災，田廬半沒水底，所過皆不得停泊；及還家，又連旬毒熱，懶於出門；日來秋風作涼，鄰里閒稍稍有酬應者。但饑民四出，慘慘之狀，與嗷嗷之聲，不堪日習於耳目閒，救荒固無良策，然瘡痍至此，亦何忍言！弟惟有勸家人縮食節餐，少分疾苦，書生迂願，聊爲先生言之。若我佛慈悲，只要天眼一開，便有無量功德，我輩唯有虛空讚歎而已。

寄李味莊

昨方筠亭至，備述閣下近況；竊念吾輩之爲天窳束者，只是窮字關打不破耳。吾兄廣廈濟人，亦尙有此挫折，何況一身只辦三十甕蠶者，安能跌撲得過也？弟已擬於二十外歸里，然今年束修業已支盡，真打了佛赤腳，不知花子抬龍亭而已。時迫殘年，恐不及再來滬瀆，明年俟春風一狂，可來對桃紅柳綠時也。

寄蔣伯玉

自任城別後，荏苒數年閒，先生經濟在胸，所試輒效，懷瑜握瑾，已早於前此卜之也。人謂公務賢勞，未免有妨風雅；然念足下性靈瀟灑，游日簿書，政事文章，不妨揩摩淨眼，作分別觀耳。

寄趙味辛

昨過毘陵，因舟師趁風夜發，不及聞之。比曉已在橫林，漆椽閉矣。登堂之約，殊呼負負！聞明正味莊相訂瀉瀆之遊，賢主嘉賓，固是勝事；但其官況頗清，孔北海意氣雖豪，然必須有以發之，方能使酒地詩腸，不憂枯寂。弟新正亦當赴招，倘閣下命棹先行，正不妨預占春風，無使月落參橫，益之惆悵也。

寄查小山

新正晤栗堂，始知蘇臺一帆，竟首北路。吳波月送，燕樹雲迎，惟令西子湖老

鶴梅花不無懊悵，因念人生遇合有數，當此煙水無阻，蒹葭可尋，似乎亟見無難，及乎一旦阻躋，而所謂伊人，竟有天各一方之歎；從此萍蓬蹤跡，正不知何日得慰相思耳！到京係在何日？想長安諸舊雨，亦有懸念之深，固宜其望驛先馳，而絕袂以走也。弟此日仍館維揚，幸一水可通，但得惠問及之，則江上鯉魚，實慰勞企！

寄李味莊

胡庚亭中翰精於星禽之學，決斷如神；弟因其有南方山水之遊，特浼其過蘇時爲先生一占吉兆。侯生能先人事而後說卦，或不徒用東方射覆書也。

寄張船山

昨歲一函奉寄，不識鯉魚風信，亦能吹到尊前否？閣下文名太高，文運太晦，大江南北，不得一動驛馬星，真不可解！小竹聯翩而去，往時閣下所得而復失者，

今竟裝入他人藥籠中，那得不生妬忌，然聞詩懷酒量，興殊不淺，亦是天生意氣。若弟自前歲病後，竟與麴生下絕交書，往往累月不親杯勺；惟文字緣尙不能割捨，近來搜緝舊作，陸續付梓，冬閒將送醜婦見公婆也。

寄沈小棠

木樨花放，想二分明月中，親捧嬋娟，一枝插戴，定勝周昉美人簪花圖矣。聞先生因鹽使之請，禮致城中，作大醫王救苦難，想閻浮提四百四病，多已種種經臨過來，但不知亦能治到枵腹之疴否？弟過中秋節後，卽當來揚；良晤有期，餘言不盡。

答陳桂生

自到揚後，望高軒過久矣！俾來得手書，始知以事阻不果來，悵悵無已！揚州

爲饑荒所迫，事事艱難，卽墨卿亦迷悶於簿書中，終日窮忙而已。若僕輩作寓公者，亦復何望？當此積冰盈尺，買酒無錢，西風一來，但怕煞籬頭吹鬢築也！

寄何蘭士

春閒閱邸抄，知選授寧武；天涯阻絕，魚信難通。繼聞以萋斐中傷，幾蹈不測，幸賴聖明，僅予鐫級而已。聞將來有願留京之意，想世路風波，都難意料，原不如近天尺五，得以常荷旃幃也。揚州時下光景，迥異從前，卽鐵夫此閒一席，亦以嫉妬者多，明歲又當作鸞鳳換巢矣。弟自前歲病後，右手不仁，亦豈能久於留戀哉？

寄朱縵園

歲底自揚返里，本擬折帆海上，一話闊棕，因味莊尙滯蘇臺，春渚又歸湖墅，舊雨寥落，遂阻夙心。大約二月中，觀察必當回任，可乘桃花春漲，來訪南園，便作

數日敘也。

寄沈梅村

東風一吹，草木皆含生意，未識村居之樂何如？想社中腰鼓催時，已看遍醉人歸去矣！弟昨歲還家，正逼歲暮；新年一到，不獨世情酬應之苦，而且文字之債，相迫而來；安得如大兄坐擁百城，嘯歌自樂，令不讀五十卷者，無許入崔儻室中哉？弟二月中，當至馬要掃墓，其時清明已近，但得風雨無妨，便可過訪仙潭，奉承動靜也。

寄汪遲雲

粵西山川奇秀，讀柳州諸記，輒令人神往其閒；今先生鎮撫此邦，風雨協和，民苗歌舞，山靈亦願呈其詭麗，以相餉遺；倘出米舫所儲，以相證合，未嘗非公餘

之一樂也。關甥世勳近爲蒼梧別駕，頗工繪事。一時戲墨，曾見賞於長安諸貴人。或亦先生所樂爲獎拔乎？幸青目之！

寄張船山

不得手書，又載餘矣。巍巍嶽嶽，一角獸竟飛上冠來，但當言則言，不可言則不必言；獬豸原有閉口時，切不可捉影捕風，鋪張奏牘，以作一時之麒麟楮耳！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大集爲必傳之作，魁奇排奐，橫絕古今，乃猶不付之梓人，韞匱深藏，眞令人思之欲癡。小山近狀，或言其由奢及約，頗近儒者之爲，洵是有見識人，想亦先生之善於成全耳。

寄張古愚

重陽纔近，風雨齊來，蕭瑟逼人，酸心曷已？昧莊奄化，正令人五內皆摧；面忽

聞先生鵝首剛行，文星小謫，此種事皆意想所不到，江天極望，獨雁叫羣，亦何在非銷魂地也！如何如何？

寄程也園

吳門別後，於次日雨過解維，一路暑濕浸淫，抵家不及旬日，遂感時瘧；終朝擁榻，一月杜門，竟與西湖藕花，無緣覲面。閣下提鷗挈鷺，近在消夏灣頭，定占得鬧紅一舸也。

答史虛谷

頃荷唁言，兼頒隆奠，祇領之下，哀感交並。竊念握別以來，又幾八載，景光易換，事變不常，而吾弟大故疊遭。僕以陞伏衡茅，禮儀多缺，想今日出典大郡，備至光榮，良足以申罔極之報！而僕則經營窳窳，猶不免事事干人，祇自慚耳！

聞晉省風俗樸厚，習少囂凌。想吾弟矢潔持廉，加之教訓讀書之化，漸染日深，良士瞿瞿，古風可復。頗聞守是土者，往往自厭清貧，卒之多藏厚亡，亦復何益？此固不當聞之閣下者，然世閒自有此一種人，正可書作虎尾春冰之館耳。

寄史虛谷

年兄清操自勵，砥節奉公，誠足爲當世規矩。乃士民所悅，而不能見信於上官，轉欲以簡郡相屈，毋乃太阿爲鈍，鉛刀爲銛耶？然饒富之區，邪贏相競，劉輿猶膩，每易汗人；不如樸素可安，自習詩書本色。勞農就塾，如說生平，視彼營競爲工，錢刀作橫者，孰得孰失，又何嘗焉？

僕去歲始完窀穸之事，及今秋又遭內子之喪，慘切相尋，衰頹已甚。兼之病魔作祟，藥裹不離，自顧此身，煢煢安倚，旣絕騰驥之想，徒負朝廷之恩，學道未能，以書遮眼而已。

答尤水村

秋葉脫林，悄然孤絕；有人持函自真州來者，發之得先生手跡，真足以伸我眉頭矣！承以亡妻之故，加之奠醢，不敢當！不敢當！

弟自七月別後，一路炎氣蒸鬱，真有酷吏放手之威，及抵里時，餘困猶積，而婦病已危，慘切相遭，身亦幾殆。念其食貧咀苦，垂五十年，今兒孫輩相見頭角，方冀有可以慰其心者；而一朝割捨，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承示歸之以數之說，敢不準禮抑情，敬如來旨？卽此布復，新寒自愛，不宣。

寄程也園

解維後，於十六日抵里；歸裝未解，遽遭內子之喪。念其自到寒門，停辛貯苦，四十餘載，無一日有以自樂；今一朝委去，雖欲強自抑制，靜中一想，百感紛來，轉

輾心頭，若通海潮，都化爲苦水。明知營齋營奠，亦復奚益；而兒輩欲報恩情，祇覺鈴鐸喧鳴，更增一番淒咽耳！閣下係過來人，想亦同其慘慘也。城東子華知相關切，晤時幸卽以此札示之。

寄鄒論園

僕歸里後，內子已自病危；乃不數日閒，遽然化去。以數十年同艱共苦者，而目中忽無此人，覺蒙楚一詩，字字皆爲我輩畫出淚痕；方知此種傷心，固自同於千古，特僕不幸而適然觀之，慘慘何已？

寄屠琴塢

江南榜發，聞解頭竟在君家。出手得盧，豈非快事？況紛紛桃李，又復爛其盈門耶？近日儀徵人來，皆稱頌賢長官德政，爲近來罕有；讀書讀律，固知作用非常，

然正難得此霹靂手耳！

寄章桐門

大小兒歸，詢知宿恙已痊，神明煥發，劬心國事，業已有事於九峯三泖閒矣。固知拯救蒼生，原非易易，然盡得一分心，自有一分益處。正不是弟之風波阻越，跋涉江湖，既無補於人，復無補於己，徒令心目閒，日有一勞勞亭而已。新正以來，快雪時晴，人民安樂，伏惟君子道長，動靜攸宜。

寄徐山民

每過鷺脰湖，卽思溯帆黎里，一問賢主人無恙。而蒹葭秋水，動致阻躋，令人悵望無已。此日禊湖左右，梨花欲春，輒雨輕雲，東風如夢，但恐酒無千錢，淚有一枝，不免又惹故人情重也。弟去秋亦遭內子之戚，鬱結至今，頃欲將爲料理殯事，

亦算了此情緣，打開牆壁，且再論來生因果耳。

簡嚴少峰

明月之朔，擬趁輿從行香之便，奉攀靈隱一游，已約琢堂同過奉候。此時新笋想已出林，得參此玉版禪，亦勝於五日一食花豬肉也。因代老僧作介，乞恕不恭。

寄許畫山

昨冬子月，草狀附保九真處奉寄，未識曾上達否？比屆春月之仲，而南中餘寒尙勁，恐遼東天氣，未必卽見煦然。亦惟年兄暢導陽和，或生物得均沾嘉惠耳！僕入此歲來，老景愈迫，足不良行，頃已具呈蔣中丞，以病入告矣！蒲柳之質，本無濟於時，而況屢經憂患，觸目悲來，徊徨徨，幾不復有生人之趣！計閣下聞之，亦

增惻愴也。

拙稿係往時曾賓谷在揚時重加校刊，今特附呈。辛苦一生，而所詣不過如是而止，殊可歎矣！承索贈言，草草賦就，而吾兩人之蹤跡，終不能宣發於毫楮閒，是亦頽唐之一證，惟閣下胡盧置之可耳！知己日稀，每逢遠人書來，輒欣喜萬狀，得時惠一言，幸甚幸甚！

寄徐安蔬師

睽隔以來，動踰年載，日來月往，馳企爲勞。伏稔老夫子大人養志林泉，頤神竹素，起居安謐，視聽精強。諸世兄又得承訓過庭，蜚聲科第，作海濱之大老，爲宇宙之福人，真是仙佛一身，鼎彝三代，特無緣升堂入室，一奉提撕耳。

某屢遭大故，漸迫衰頹，匏落無容，現已引疾乞歸，有負屬望之意。然自甲午受知以後，至今三十八年，凡內廷寵渥之加，皆老夫子栽培之德，卽鄉里棲遲之

遂亦老夫子成就之方；飲水思源，能無銜結？惟是丹崖蓬島，迴隔瀛區，往時猶望使竹，倖邀得承顏色，今則東南闊絕，良覲無由。不識老夫子亦憶及天壤閒有此一老門生，尙願立來生之雪否？

寄江吟香

夏序將迎，春寒未退，光景不無銷黯，惟稔大兄杖履優游，可無塵雜之累，頤神適志，自然日見精強也。僕則衰頹日甚，手足不靈，每聽時鳥變聲，徒增浩歎！計鑿江舊侶，近已落落若晨星，水村今年且八十矣！菖蒲節到，便思來進一觴，亦冀從老壽星討一絲長命縷耳。草此奉候起居，諸惟珍攝。千萬千萬！

寄尤水村

今年五月爲先生八十壽辰，松身益貞，鶴壽無紀，以文介祉，情所樂宣，但恐

妄下一籌，徒惹大笑。倘塞上黃山外，能再將游跡示知一二，傳作翰林院詞頭，庶不致依樣畫葫蘆耳。榴紅蒲綠，時節非遙，先此祝延，餘容面頌。

寄湯雲亭

相別已二十一年，度在長安時一切酣嬉淋漓之狀，吾弟尙能言之，豈知白髮鬢鬢，又是皤然一老翁哉？徐芝庭來，道及洋溪，雖只一鎮，然魚米饒樂，頗有南中光景。吾弟偶然匏寄，不難逕造青雲，卽借此息肩，且作後來地步，亦未爲不可耳。

僕家苦貧薄，內外拮据，全賴賢姊一身肩之，而昨秋竟爾殂謝，傷心慘目，言與淚俱，特呈行述一通，閱之知我悲也。前令兄香海之痛，二兒歸亦約略言之；然未知身後事如何？其嗣子可以見頭角否？老年來，內外兄弟，已無幾人，山水阻深，一時復難覲面，願無使魚郵鴈遞，亦歌蜀道難也。幸甚幸甚！

寄李仙澤

魚鴈久虛，渴企無已。聞今歲春闈又復失意，度珠光劍氣，湮鬱已深，終必一朝騰達，但恐名在朝籍，行且富貴逼人，則一蹴而致青雲，所謂顯親揚名者，原不藉芙蓉鏡下及第耳。

弟年來遭家不造，變故迭乘，哀戚之餘，衰頹日甚，輒紅塵土，已無重夢之緣；惟是滬瀆波荒，南園花落，舊交都散，知己難逢，念昔傷今，彌增悵結！即今江湖奔走，而欲求文字之賞，酒座之歡，海內茫茫，亦安得復有孔北海者哉？聞尊先人集已梓成，但惶引之言，尙虛前諾，倘蒙郵寄，俾得左右采獲，以畢引中，或可告無負於九原矣。

寄慶蕉園

昨過儀徵屠令，具言在吳奉謁，拂拭有加，喜出望外。某謂大君子愛才之心，無微不至，果能動其憐惜處，直欲肝膽酬之，正不必有人於穆公之側耳。某今歲到揚，因主其地者，不常於位，舉比所託，屢有遷移，近於樗園中權作寓公，雖屋宇無多，而花木扶疏，儘堪銷夏，浮屠不三宿桑下，今已一月有餘，不無留戀，看來夏閒未必卽返故棲，須在紅葉滿林時，再商行止也。

寄查小山

昨荷手書，垂示近狀，知閣下閉心自慎，一切花飛釧動，都付達觀；在弟不無過聽之愆，然亦願閣下愛護波濤，毋使飛言如雨也。諸惟慎重自愛，不盡區區！

簡家山尊

連日苦雨，青苔已及榻矣。閣下同此園居，尙不願兩部青蛙，能當一番鼓吹。

否前與桐生、劍潭諸君有消夏之訂；但桐生慣要尋古人詩和韻，僕實不喜之，將來先要破除此例。且食物尤欲清潔爲主，斷不可腥砧膩鼎，委之庖人，但得家常便飯，卽勝過何曾日食萬錢也。閣下如有興來，乞示知，大約十五六卽在僕處發凡起例耳。

答沈司馬

憂病相因，久虛箋候，惟稔閣下恩風翔被，卿月升華，岩居傾聽之餘，欣慰無既！所念開爐節近，而當時舊雨，大半飄蕭；未識煑酒消寒，亦尙能烹關東之魚，煑安肅之菜，一佐尊前豪興否？弟揚州旅寄，居然老作寓公；然自賓谷遠去粵東，此閒賓客亦皆星散；幸山尊蒙主人之愛，讓宅西園，觴咏迭興，尙不寂寞耳。

寄梁山舟

起程日，值先生瘍疾未愈，繫念綦深，復得家言，始知不日有瘳，神明如舊，固知神僊小劫，百靈護持，今既透過重關，直可到彭大夫八百壽矣！聞之歡喜無量！某此次到揚，阻凍阻風，阻雪，不意尋常經歷之地，有此艱難，委帶之件，以此遲滯，人生何在不行路難哉！

仲雅聞湘潭尙未接篆，今將藉差來揚，諒可一敘，但不知能還杭州否？開正以來，雨雪連綿，春寒猶勁，先生新愈後，務望加意節攝，卽筆墨亦宜屏謝，千萬千萬！

寄章桐門

去臘騶從過揚，因寒病侵頽，有疏迎謁，轉承枉顧，殊抱不安。新歲吉祥，伏惟起居萬福，辱問近狀，弟比在邗上，索居尠歡，轉幸舊雨不來，既謝世情，亦遠塵雜，偶資禪悅，用滌煩疴，楞嚴一經，與共寢食，荒寂之趣，如是而已。

寄朱意田

去冬屢荷枉存，殊破寒寂，惟過承謙抑，令人忸怩而已。頃得芳札，知已就雲閒之聘，此固僕舊遊地也。巢痕猶在，爪印都消，回首前塵，不無悵悵！然其閒諸生，如顧鴻聲、姜日贊諸人，其才皆可造就；而都人士琴歌酒趣，亦足以副招延。倘有道及鰥生者，當謂不能忘餌也。年下債臺莫築，塵雜相撓，所允隸樓弁言，尙虛宿諾，然承其諄諄之意，當必有以報命耳。

寄查小山

獻歲一函，藉使達忱，諒已共春風遞到矣。比來數九將完，餘寒猶勁，靈巖鄧尉閒，度梅信尙遲，未卽勞動幽人屐齒也。船山乞假之說，聞其志甚堅，但不知上游能從其請否？囑製三十二應真記，新正幸閑，始得報命。然作空門文字，必實於

宗教中得圓徹，方不是門外漢，如唐之摩詰，宋之東坡，纔是見地超絕；若吾輩好打論議鼓，卻無幾許著處，恐非杜撰禪，卽鸚鵡禪耳。

寄保九眞

昨歲冬閒，以事歸里，波路阻越，久曠魚槎；後聞鄂樓假旋，閣下卽權臬篆。儒者讀書讀律，正當見諸施行，從此激濁揚清，振興風紀，不次之擢，頌禱維殷。春來由某處遞到手書，兼承隆惠，藉不衣之暖，解枵腹之疴，鮑叔知予，能不額手以謝？惟聞賢勞公事，體氣違和，雖醫治有方，不日奏效，然吾輩一到中年後，心神久耗，營衛易衰，正須血肉滋培，不徒在驅使草木而已。若僕者頽唐已甚，振作爲難，近復腰腳支離，有如病柳，不風而拜。而揚州日形彫敝，舊雨不來，孤擁皋比，益無聊賴，今年擬俟八小兒服闋後，卽爲畢姻。從此婚嫁事完，亦不能再爲兒孫作馬牛矣。

寄王春崖

春風轉物，膏澤及人，想閣下茂實循聲，其所以補助天和者，將合雷雨而兼施之，不僅陽和在抱而已。往時河工除授，原不以常例相拘，倘欲憑藉設施，以爲保障，亦何不可卽領此一道福星耶？弟入春以來，體氣日益頽惰，蜀岡花事，亦未嘗少與周旋，殊令東風笑人耳。

寄方茶山

自吳山分袂後，今已鷓鴣載移矣。聞先生潔身勵治，民望蔚然，人言西江水清，如先生者，真是樂府君清徹底矣！弟年來寄跡維揚，苦戀皋比，殊堪自笑。且揚州近時光景，亦日敝一日，竟做了繁華二字題反面。忽忽春歸，但見落花芳草而已。

寄廣省堂

前得手書，極承慰念殷勤，感荷無已。昨聞楚南移節，違侍更遠，惟稔閣下威德信行，民苗讐伏，足慰勤企。弟年來衰病日增，朋尊亦息，皋比坐擁，舊業徒荒，每值諸生問難而前，不啻如啞羊僧，茫茫慚謝而已；如此光景，不識閣下又何以加之策勵耶？

從前駐節皖江時，曾有四詩寄正，後聞其人他適，恐此信業已浮沈，今特另抄寄，固知過時之雨，失之太遲，然正欲閣下一念此時情緒耳！至湘潭張令，係弟總角至交，真能以文學飾吏治者，渠非急於求知，亦弟願閣下知屬吏中之有是人也。

寄改七薌

前得手書，復荷多儀之享，是何其語長而心鄭重耶？承說漫園、蓉塘、笋香諸君垂念之政，輒令懷知感舊，悵觸於不禁。特是味莊殂謝以來，陳跡僅留，風流已歇，南園、申浦，殊有車過腹痛之悲，其躑躅不前者，半由於此。且年來頽唐已甚，意思都無，曳踵拖挲，亦復何樂？請與諸公期之，倘得邀天之福，使腳手稍自輕便，必當來覓舊游，亦不肯作老頭陀蒲團苦坐也。

寄張古愚

時守南昌

久不得手書，不知王益州治狀何似？惟想聚賢之典，所謂德義有聞，恪謹匪懈者，以此相期而已。然閣下久典大郡，似宜早膺茂典，以式羣僚，乃今僅一卜鶯遷者何也？南昌故郡，未識珠簾畫棟，猶得似往時否？兩郎君能讀父書，聞往年皆誤中副車，來年定乞得九烈君爲染衣矣。

弟自違慈蔭，又悼鰥居，年來衰病相循，頽唐已甚；追念南園醉月時，其光景

尙堪再憶耶？因小棠游粵，道出豫章，敢布區區。

寄蔣礪堂

維揚話別，寒雨方濃，依戀之忱，不能已已。伏念閣下無思不服，所到皆春，雖兩粵地土蕃衍，民夷雜居，誠一旦濯以清波，照以明燭，則訟獄衰息，盜賊弭寧，風俗有不駸駸日上者乎？

此閒河事，聞李家樓業已合龍，倘得河伯效靈，無倒灌之患，從此束水攻沙之策，可以復行，不特南國民生藉以蘇息，卽維揚財賦，充牣可期，此又大君子爲國爲民之心，可因而稍釋者也。獨弟衰態更增，支離莫振，卽有時強近筆墨，而截章綴句，意思都不見佳，此豈賣文爲活者所堪有此光景耶？相見何日？積眷滋深！惟萬萬自愛爲重。

寄王春崖

接奉手牘，如瞻吉雲，知抒迎養之忱，藉慰承歡之慶，家庭聚順，百福攸宜，披覽之餘，載欣載頌！弟前聞閣下攝篆淮徐之信，肅函申賀，卽以福星一道相期，及恩命寵頒，果符鄙頌，從此開藩建纛，爲國家匡濟之臣，垂光蜚英，榮問斯暢，卽或艱難之任，有費擔承，然副以閣下四通八達之才，度亦綽有餘裕，所望以小心出之，以實力持之，庶精神尤爲遠到耳。辱承知己之愛，因敢直陳愚忱，至於彭城邗上，本屬一葦可杭，雖鴈遞魚傳，不虞阻越，但得雲樹之味，時憶及之，亦如數晨星也。

寄萬浣筠

吳門晤別，久關音塵，饑渴之思，每殷寤寐。稔知上遊器重，委任方隆，雖不免公事賢勞，但錐處囊中，固無不脫穎而出耳！昨聞以儀徵相任，其地亦積疲之後，得琴塢爲之整頓，頗見眉目，今復以槃槃大才主持，則平政刑，警游惰，從此桑麻

交蔭，絃誦相聞；斯地斯民，何幸屢得此賢長官也！舍甥楊玉圃因蒙賢主人之愛，款洽甚深，今聞騶從賁臨，尤爲雀躍。惟望閣下關心舊雨，借以新枝，使如入花城，得生安穩想矣！用敢先爲導引，無限瞻依，不宣。

寄曾賓谷

昨家香竺以餉差回，曾具數行，奉達左右，度已徹諸清聽矣。時則適逢上巳，幸會羣賢，訪古於雙忠之祠，修禊於梅花之嶺，少長咸集，觴咏迭陳。蓋自題襟雅集以來，無此舉者十餘年矣；故特傳諸簡牘，用慰素心。其後山尊繼至，米樓復來，而陳受笙、史仲仁輩，並皆後起之秀，卽令弟式如中翰，亦得拉入其中；櫻筍之廚甫開，芍藥之筵又啓，雖空囊如洗，而特富於朋尊，雖衰白日增，而猶豪於篇什，恐閣下聞之，亦未必不色舞眉飛，欲徒付之軒渠而不得也。五月將來，荔枝行熟，倘念故人，或綴炎天冰雪句以解老饑，感惠多矣！

寄項秋子

小棠回，曾託致數行，想已鑒入。天中節近，懸天師艾，佩健人符，自然年健一年也。今歲逢屆古稀，人生難得，雖不必張筵奏樂，效世俗所爲；然賢子佳孫，洗腆致慶，禮亦宜之。卽吾輩亦可盡酸子人情，作小詩奉介耳；不識吾兄能一笑許之乎？

寄伊墨卿

頃聞騶從已到杭州，且卽有來揚之信，聞之歡喜無量。此閒都人士之相望，固不待言；卽山尊蓮裳亦在此權作寓公，而劉芙初、陳碩士又時復往來其閒，合之桐生、劍潭、漪塘、秋竹諸君，大抵會必有詩，飲無不暢，現在纔過消夏第一集，倘得閣下到此，則河朔百日之例，亦斷不肯放鬆，吾輩亦得飽飫清風，以消熱惱，豈

不樂哉？茲因尊紀某赴浙相迎，故一切相思之忱，俱待晤悉，而惟此迫欲見之意，有不禁踴躍其誠而出之者，惟鑒察是幸！舟行想安穩，不宣。

寄張船山

渴企已極，正望行李之來，得以一握爲笑耳。乃往來俱左，豈不悵悵！然讀留別詩，已如見我老船踔跳而出也。聞在山右，意思都不見佳，固知熱鬧場中，要作成一慣家，良不容易，倒不如窮翰林冷御史，任憑我臺閣生風，不致爲人牽掣耳。此番歸計，度亦無可如何，而小山雅意留賓，只好得住且佳；幸太夫人在蜀，有令兄光白侍奉起居，正須稍定腳根，或徑返田園，或再圖出山之計，且看光景何如；否則恐歸田一賦，亦非草草可以完篇也。

寄孫淵如

憶昨歲楓橋酒次乘醉歸船已不覺鐘聲半夜矣時光易換忽又中秋弟因積病纏綿，偃蹇殊甚。消夏之會，雖有賢賓主如船山、小山者，亦不能往踐其約，即可知弟之光景矣。前得來牘，敢忘報章？奈日在稱藥量水中，致稽時日，茲已桂輪剛滿矣，而夢華所屬製壽文，甫能脫稿，忽忽草草，尙欲來同日而奏霓裳，知不免爲衆仙所笑也。外附不腆，用代祝延，卽候起居，不莊不備。

寄龔闇齋

春閒騶從來揚，得攀小住，祇緣行旌告促，芹獻未申，殊歉然也。大江東去，帆色日佳；惟傳有萑苻之警，想足下一肩行李，有何可羨，而窺伺及之，亦徒見小人之無忌憚也。比聞下車伊始，政聲卓然，以大好山水之區，爲親課農桑之舉，復能潤以風雅，被以絃歌；從此盜賊革心，訟獄衰息，豈不甚樂？所念官齋貧況，竟要徹底皆清，想吾輩十年讀書，一麾出守，正須留此本色，方不負齋粥中出來也。

寄張芑堂

矐靈促節，嗣音久虛，望望！蒼葭在水，不勝一方之慕，伏想著書之暇，游涉無疲，高仲恭之精強，馬文淵之矍鑠，君以學力出之，吉貞之契，不將與金石比鄰哉？弟憂患屢遭，衰疾時作，支離腳手，頗似爬沙之蟹，勉強橫行，而鰲腹已空，正不堪付秋燈一照耳！琴臺舊雨，寥落益甚，近惟書厓一人，雖兩耳失聰，尙自勤勤於學，春猗著述，多經校錄付刊，甚難得也。若先生等身之業，固將千古期之，然禮堂定寫，惟望次第流傳，以爲先覩之快。天氣苦寒，起居愛護，不宣。

寄五弟

屢得吾弟書，而未及奉報，非懶也，直忙耳！年來心力既不如前，每一拈毫，必
要苦思力索，及到神疲意倦，又不得不暫息片時。然舊債未了，新債又催，細思之

亦復何苦如此，乃又有不得不如此者，故到苦惱時，輒不禁啞然自笑也。

聞吾弟舊恙，亦時發時止，爲人作嫁，不知何日息肩。度此時已非少年光景，而猶欲日日熬辛受苦，任重擔驚，亦何怪病魔之纏繞耶？讀東坡聞子由瘦詩：「相看會作兩癯仙，還鄉定可騎黃鶴。」試舉此言，真可爲吾兩人寫照也。白頭兄弟，尙復有何奢願？但得茅屋三閒，青山一角，芒鞋竹杖，安穩以送餘年，似乎亦非難事；然一再思之，豈易得哉？寫至此，因思往日與吾弟在嚴江舟中，望山上人家，雞犬蕭閒，爲之浩然三嘆！

寄尤水村

殘暑未退，涼雨俄生，秋情如絲，意狀淒異；聞先生詩心畫理，健進非常，眞足爲人發皇耳目也！頃墨卿太守來揚，因小病休園，時同旅語，往往繫念先生，輒爲神往。今因赴補北上，倘使得從民借，重到江南，又可結一重書畫緣矣。前厲樵香

有看秋荷之訂，因墨卿在此，又有耽延，且俟琴塢到來，再商行止。

寄七弟

夏閒得手書，卽擬裁復，而筆墨塵積，愈洗愈多，終不能成而止。歲且暮矣，每聞獨鴈叫羣，心焉忉忉！自念一二兄弟，不能常常聚首，徒飄泊於天涯地角，閒乞食依人，亦復何樂！況五弟今年之變，尤爲痛心；築室方新，而落成無主，謀人正熱，而撫骨已寒，每念及之，輒爲之哭失聲！今吾兩人相望白頭，願保黃髮，幸自調攝，以慎歲寒！聞桂姪習錢穀之術，已漸有成，且其意度豁如，亦不肯依人牆壁者，俟其得作替人，吾弟亦可漸尋退步；將來惟屬其無見小利，此便是一生大受用耳。今日欲往揚州，行李已經下船，凌犯嚴寒，不勝悵惘！草草書此，亦欲吾弟知我悲也。

寄梁山舟

今冬司冬妍暖伏稔老前輩大人頤和履泰攝養咸宜曷勝忭頌前澄谷所屬重訂理安寺志某因經年病臥體益衰頹因將未經了手者已屬倪米樓更校刪之承渠細心斟酌頗能詳簡得宜敢請老前輩卽加鑒定或懇先賜一言以冠簡端卽敘明增輯原書之旨以見靖江先生搜考之苦心卽澄谷亦可告無罪於作者矣因并原書奉呈肅候起居不備。

寄那東甫

關塞阻躋音書易闕知閣下固眷眷於僕而僕亦無日不繫心於閣下也子月中旬唐令來得荷手書并承惠銀及墨榻三種木落天寒忽逢春及足見故人情重矣所書文成公行狀暨伊江廟碑雖祖德前勳不敢自居撰述而誠孝之意皆能於筆墨閒貫之實有魯公家廟碑氣象至其他碑版文字頌祇格漠天骨森竦全似古人不意相別十有餘年而文章典重書法渾成此真令人瞻視徘徊歡

喜贊嘆者也。

聞蘭楊往時亢旱，而德車一到，禱祈交應，振恤兼行，卒能轉歉爲豐，歲乃大熟！惟協氣時至，陰陽以和，宿麥畢登，羣生饒樂。而閣下得以奉侍板輿，白髮康強。他時輿慶頒行，必有如張齊賢母，出入禁庭；卽朝廷亦羨爲婆婆老福者，豈非太夫人德壽之徵，而亦閣下人倫之慶哉？惟聞燕豫之交，妖人煽亂，致勞天討，特命戎旃，想此釜底游魂，不過徒膏蕭斧，惟待尅日盪平，上以慰宵旰之勤，下以奠斯民於衽席也。

寄那東甫

正月閒，阿鹺使處遞到手書，知去歲一函，已登記室；諸承垂注，感慰無已！并聞經營衛滑閒，戎馬周旋，賊匪全經撲滅，風傳吉語，雪洗妖氛，以受聖天子不次之恩，以踵文成公非常之績，逃聽之下，如被餘榮。所承抄寄奏章，適與洪桐生、貴

仲符汪劍潭諸人續修吟事踴躍傳觀擬各賦新篇以頌皇上睿算之神以表宣力諸臣膚功之捷；俟同人賦成之後，彙齊寄覽，雖不能有豐詞宏筆，鏗耀古今，然因事敷陳，要亦不失詩人之職業也。

僕因春氣回和，復因以藥力扶持，精神稍能振作，而阿鹺使亦挽留再四，不得已仍滯揚州；既不敢有負高情，抑亦藉爲救貧之策而已。惟聞閣下移督畿輔，積虧之地，補救爲難，幸賴皇上體察情形，皆經洞燭，但得閣下實力維持，以隱爲釐剔，九變復貫，庶有馮乎！

壽沈梅村

歸田二十年，而始見懸車之歲，爲林泉老輩作風月福人，豈非極神仙樂事哉？弟以支離之疾，不良於行，未克與衆仙羽奏霞觴，同唱霓裳之曲；敢陳小詩四章，比之里樂，聊以佐老壽星唱劇，何如？

寄陳笠帆

前日騶從過揚，得接款談，殊慰饑渴。嗣聞撫閩未久，卽承恩命移任浙江，福德所臨，欣忭無已。惟是昔荷絃匏之契，茲蒙育被之加，竊幸數載以來，獲隸宇下者，非緣心契，卽與舊交，黍雨棠陰，滋培遞及；而礪堂制使，仁施更遠，民望尤深；雖山水阻躋，而謳詠未息，弟不敢以前人規矩，繩及大賢；然念蕭規曹隨，故人有述，或亦大君子所樂爲留意者乎？浙土頗尙樸勤，無八閩健鬪之習，但得仁風流洽，自然日有轉移，則風俗之成，定卜有殊於曩日矣！

弟蜀囊本乏，江水難盟，歸田以來，全仗筆耕自給，今卽一身得皋比之托，而子弟輩正不能不謀口頰之餬，則所望於高賢之庇及於一家者，正不少也。

寄孫淵如

久不得奉起居殊增悵結全唐文現在發揚繕刻但館上諸公既以此事相委，不得不任校讎；然世無天祿之書，又家乏祕藏之本，惟望高賢戾止，多携副墨，足佐搜羅；使他日天府儲藏，畢臻美備，庶可盡臣子文字之職，亦得仰慰皇上稽古之心；卽有唐諸人，亦當啣結於無已者耳！今夏積疾稍舒，始得從事筆墨，而船山旣逝，墨莊復殂，雲松前輩又返道山，日惟哀輓之詞相徵，亦殊增悒悒而已！

寄屠琴塢

憶從來揚，忽忽未及罄述；然細想先生心事，卻有許多饑鴈哀號光景，令人殊酸惻也！日來振饑一法，部署何如？譬如菩薩慈悲，但得將疲極之衆，送入化城，其餘化生卵生，籌量所不能到者，只好聽其自安生活而已。頃王君來云，拙集十八卷，已蒙付刊，厚意高情，且慚且感！但醬瓿宿物，吐氣可知，尙望大力護持，加以弁言，便是勝過佛座前光明燈也。

寄百菊溪

前聞秣稜返旆，卽將校藝西江；日冷風寒，往來辛苦，惟望起居節攝，餐衛咸宜，則保護神明，益臻安固，實爲天下蒼生之慶也。比來時將送臘，一切數軍實而習威儀者，禮制相循，固不敢加之贅述矣。惟是皇上勤心宵旰，每念介蟲小孽，最足蠱惑愚民，思欲究根株而悉拔之。往時閣下一番蕩滌之餘，業經懲創於前，定不敢萌芽於後；所恐迷溺之輩，藏慝轉深，則所謂除莠安良者，剔治之方，殊難已。此固我皇上安益求安之意，而亦大君子所願體此以同樂太平者也。

某衰病日增，舉比自愧，猶幸相從杖履之後，得一勉策疲癯，一切文字之役，不敢概從荒廢，時或奮筆爲之。茲特上紀事詩一首，稍舒揚揄之情，用陳經濟之實，伏望加之裁度焉！

寄王鐵甫

秋濤茂才來得手書時書局初開諸事驟難整頓而弟又新病之後短才長馭未免局促終朝每晤琢堂僅得一問起居竟虛報覆負媿而已然知先生閉戶自精名山事業次第成就甚喜甚喜！

若弟則支離其形者近復支離其神枯木不榮安敢復思著述所示時帆桂堂船山先後零落惟增嗟惋乃近年以來山舟諸老輩皆歸道山葆嚴墨卿又同時委化卽味辛桐生雖在人閒而肢體不靈神明俱廢自思人生世上亦復有何樂趣而乃勞勞如此現在只賓谷開府黔陽官場中可稱得意但相隔八千餘里欲一通魚遞而不得何似先生棲冲業簡山水相於有朋舊之歡而無塵雜之擾豈非從神仙福分中得來哉春氣方蘇靈巖虎阜閒正可頗通屐齒新詩天外跂予望之！

寄伊墨卿

春閒曾有一函奉寄，諒經鑒入。比聞里居多暇，課詩讀書，或日臨草隸一二，則以此消遣，真是人生快活事也。乃傳聞閣下有出山之興者，竊思吾輩雖處官場，亦何曾有一些官氣？今幸歸田里，卽子弟奴僕，亦皆可忘卻衣冠，豈不甚善？昔鄒嘉賓好聞人棲遁，僕固非樂退之人，竊念已久息閒，又何必更向塵埃中尋此擾擾？若欲出山後，再卸擔承，正恐無復有脫身計也，祈慎思之！

令郎以拔萃科赴試長安，聞以歸班將返，雖無所得，亦無所失，將來芙蓉境下，須有及第時，纔足顯郎君得意耳！弟年來衰病已深，豈復更思作述，惟所望朱梅坡先生集，至今不能忘情，幸祈有以慰我，是禱！餘惟慎時珍重，不宣。

寄胡果泉

龍山在望，仰企維勤，每與蓮裳道及先生，笳鼓無聲，而綱維咸緝，信乎詩書之澤長也。思欲來觀德政，一話前歡，而宿疾頻牽，衰痾莫穌，卽此皋比一席，猶且

勉強支撐，又何能更過雷池一步哉？今歲春風送暖，氣象一新，惟願諸君子除莠安良，與天下同受太平之福，卽吾輩亦樂詠謔其盛耳！所愧心思日拙，筆墨都荒，僅此漁唱菱謔，粗堪演習；而屠琴塢頗好爲之，刊成續集八卷，本不敢呈諸風雅之望；而久託知交，度不啻爲荒謬，故敢奉呈台覽焉。燈候晴佳，卽申燕賀，不宣。

寄嚴少峰

自閣下來守吾郡，德施惠行，逮將七載；一日聞欲去官，人未有不爲賢者惜者。而僕竊謂人生致身清顯，豈能事事博濟乎人？今已以微罪行，原不必更尋熱著也。君家洞庭山中，舊業荒蕪，一時度難營葺，惟就其有而經理之，但使荷花可被，梅樹重栽，雜以楊梅、枇杷、烏菱、紫萸之屬，咸得以時生活；從此功名之事，可付兒孫，閒作詩謔以自娛樂。僕雖老病，猶得扁舟過訪，相與煮花豬、剝螃蟹，引觥大嚼而不醉無歸也。明知荒唐無俚之言，未足爲先生述，而鷗鳧旣近，山水相關，亦

藉破此塵悶耳。束裝當在何日？諸事無由報謝，悵悵何如！

寄李松雲

陳伯恭來揚述及老前輩因途次風寒，起居稍有不適。竊念此數年來，蜀行辛苦，至此始得近吾鄉，蒙聖眷攸隆，殊恩錫被；似此眠食小節，不久定復如常，不足致大賢之鬱鬱也。昨得果泉中丞札，稱其一時聚處，相得益歡，雖吏治民生，無軫惻，然風雨旣澍，沾溉必多，從此變化整齊，漸爲補救，則蒼生之受福，正無已時耳。

寄李松雲

奴子歸，得讀手書，伏見筆牘精嚴，神明湛定，知不足以有妨眠食也。後聞移疾之說，已達上游，伏念朝廷嚮用方殷，卽或有事乞閒，亦不過暫爲休息計耳。方

今蒼生在眼，秋氣方清，惟願保護起居，以占勿藥有喜而已！

寄王師竹

三月歸杭，卽擬與先生一談衷曲，而風風雨雨，屢致因循；半誤於天時，半牽於人事，至一帆欲發，而終於覲面無緣，徒成懊悵而已！前委書之件，因出門時行李忽忽，未及詳審；頃小兒歸，祈另紙示之。

寄魏春松

去臘辱惠手書，枉承溫注；蒙賜佳作，猶想見白塔灣頭，停舟小泊，如與故人晤語也。聞正月卽補民曹，度官事亦容易料理，惟草橋尋詩之地，舊友都空，尙能一鼓其高興否？弟頽唐不振，今日始得奉此書，慨然百憂，莫知所適，老之將至，如何如何！

寄查小山

夏閒得讀手書，荷芰殷然，鳧鷖在望，倏忽又換到西風世界矣。人世閒只此春秋佳日，而來往相催，又安得不令人易老哉？聞吾兄近在都下，與琴泉酒興甚豪，此亦行樂之一法；若弟則張且輟飲，正恐逼到「一滴何曾到九泉」矣。

寄徐山民

久不得手書，而清風一紙，宛然秋情與深，令人如濯魄冰壺世界矣。南溪新築，喜賦移居；三復惠詩，雖摩詰之賦，輞川、陶公之詠，栗里，不過是已！乃欲用拙書粘壁，正恐蟲窠草腳，益之慚愧而已。

寄阮雲臺

閱邸抄，知承恩命移節中州；在聖天子眷禮攸加，將使蒼生並蒙其澤，故福星所照，南北均沾。而弟則故里甘棠，不覺惘然於攀依之愈遠也。然聞豫地風土樸誠，卽往時有自作不靖者，不過迫於時勢所驅，方今豐年告臻，大河亦靜，閣下但嚴之以教督，動之以天良，而後以文章之氣發之，和樂從容，被於遠邇；上以宣朝廷之化，下以見風俗之成，他日如李贊皇之平泉，裴晉公之綠野，皆可於此覘其盛也。弟心儀德政，恨不隨而爲雲；且念往昔同人，時勤夢寐，如劉松嵐田園靜隱，聞寄跡於光黃閒；家杜村白首一官，今且依於屬下，此皆閣下所熟習者，倘晤時乞寄聲也。

寄家杜村

春閒令郎來揚，獲讀手書，備悉吾兄眷念之情，令人悵結無已！竊念觀察之補，雖不足爲賢者榮，然自臬而藩而節鉞，似乎從翰苑轉階，朝廷亦慎重視之。閣

下健翻方舒，而前程甚遠，當不必遽尋歸路也。

弟往在揚州，諸承厚愛，酒場詩地，莫不追陪；今則舊雨飄零，言之每堪嗚咽！而況弟屢經衰病，杯勺都荒，卽此一席皋比，惡顏已甚，亦何敢再論風雅之地哉？頃聞雲臺中丞來撫此邦，此固閣下所素心晨夕者，其不敢以吏朱雲可知；惟劉松嵐近在光黃閒，弟久未通消息，度先生必有所聞，祈示我爲幸！

寄李松雲

昨聞騶從已抵秣陵，始知動定如常，爲之歡喜無量。猶憶蒼山話舊，忽忽十有餘年；而老前輩蜀道集成，動逾日月。今幸恩邀不次，得使秦淮河畔，重覩旌旗。冬閒如步履可支，便當力鼓衰孱，來承顏色。

寄家松圃

老疾侵頹，久疎啓候；伏稔吾弟精神健固，視聽聰明，雖當坐論之年，猶能酬報恩綸，遠持使竹，想見河工方略，水利機宜，必得老尙書親自履行，方能使魚龍帖伏也。僕舉比忝竊，自愧籠東，往往瞻望旌旗，輒阻雷池半步。今歲值懸弧之慶，正思以一字佐觴，乃聞朝命方催，稱觥有待；惟願舉馬援嬰鑠，高允精強，以期純嘏有常，代蒼生祝福而已！

寄洪石農

京華回首，談讌宛然，忽忽三十年，不勝思企。猶憶與漁門作餞之日，閣下指揮畫理，脫手雲煙，今則惟芝山得常晤耳！而閣下垂光虹霓，正將絕塵而上之；又豈支離其形者敢思躡步也哉？然聞燕閒之暇，每於鄙人名字，時復眷然，可見大君子過念前塵，不忘老物，令弟益繾綣而不能已也。草草奉謝，書不盡言。

寄楊邁公

述職言旋，敬聆玉音問答，卽擬上聖主得賢臣頌，而又自愧非王子淵也。別後想騶從卽可抵浙，一切人情風土，度久在洞鑒之中。惟念此時物力艱難，所望訓之節儉而已。若弟者家本無田，貧原故業，只此東皋數椽，亦自募化草堂，賞得來。且喜井里相安，追呼無擾，明年自當懺除兒女債，以來爲君子氓也。先布區區，伏祈照察！

寄沈梅村

初夏判袂，梅霖正未已也。忽南風一到，竟透晴佳。今年遂能普慶豐收，豈非天賜之福哉？比想大兄老健勝常！當此時告順成定，使魚舍鷗鄉，亦增顏色，正不獨琴尊之樂事而已！

寄黎湛溪

霜信秋高，黃花水落，所喜河壩無事，正當酌酒賀重陽也。惟想閣下遭際聖朝，得膺寵寄，河渠一路，定能呼吸通之；特此載宣勞，勤劬國事，恐不免雪卻元髮數莖耳。弟忝附名場，實未見古人門戶；每論風雅，時復慙顏！近且病枕侵頹，久疎筆牘，所有舊時刊布，魚殘鼠嚙，了不關心。乃承閣下辱念及之，謹補其遺缺，先以奉呈；但辛苦一生，未識質之先生，尙不致貽笑僮父面目否？

寄秦小峴

三月閒，繫榜錫山，聞先生設講雲閒，是以有疎進謁。昨晤雪廬，始知文從久經歸里，眷懷杖履，想當此佩萸餐菊，益健精神矣。若弟則積疾侵頹，舊游寥落，自念皋比一席，豈能視若菟裘？無奈欲退未能，亦正如小鳥號寒，得過且過而已。

寄嚴少峯

三月閒，舟過吳門，知先生已卜新居；但家具方來，恐祭竈請鄰，都煩部署；而弟亦忽忽一過，未暇流連，故不敢徑造竹所也。比聞輞川華子，幽築已成，時復料理田裝，布襪青鞋，俱從所好。惜僕病廢之餘，不能步履相隨，臨函悚切！

寄李松雲

薄寒初告，小雪旋催，公事賢勞，務從宣節。小兒輩粗知塗抹，累竊榮施；小草螢光，方憂負棄，而乃過加藻飾，重以遠期；固知大君子垂愛之私，但不知其克酬盛意否？若某則衰頹日甚，手腕不靈，捉筆爬沙，徒增浩嘆而已！

寄張仲雅

湘水能清，竹枝易怨，此非騷人之遺意乎？先生以詞家風味，而相賞其閒，得不聞之愴惻也？然聞此地絃歌之資，雖不能之餘，然亦可以無累。倘明年得遷一

秩便可竟賦歸田未必不是善策老年餘興但得闌入漁樵局中者有幾人哉

復趙味辛

弟宿病日深，勢難乞靈草木，承示徽州江君行醫，頗著神效；弟以懶於延訪，尚不及一叩國工之門也。惟所賜瑤章，尚虛報和，近始得於病榻閒勉強續成，然不能少加思索，終是氣力限之耳！

寄黃左田

蓮府歸，備述起居；知改任容臺，仍復侍奉南齋，不無清苦，然閣下身邀主眷，優禮非常，每當大典掄才，油淪掇潛，其所賴陶鑄而成者，已極英才之盛；此豈非聖主賢臣之知遇也哉？

獨僕老病侵頹，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不得已借此閒皋比一席，少息疲癯；然

行作退堂僧，又不知何人來消此蒲團供養耳！臨書覩縷，率臆布呈，諸惟亮察，卽候起居不盡。

寄諸撝堂

花朝勝日，得讀手書，備悉韶景增長，暖風送鬯，羨羨！惟聞三月以來，桃花水盛，津莖潤葉，不無時雨過繁；未識蠶麥告登，尙能春收無恙否？某餘生偃蹇，枯坐舉比，亦復何樂？聞閣下花天酒地，不辭杖履往來，尙能不疲於酬接，殊爲健羨。寄圃春閒過揚，僅偕一晤；某本懶人，更無熱著，惟有得躲且躲而已。

寄繼蓮龕

昨者維揚一聚，能使數年來別離之感，盡豁然於賓筵酒座閒，豈不賴先生之豪氣有以勝之哉？輒謂騶從此來，不特謝傳蒼生，都煩管領，卽此竹西鼓吹閒，

其足關民生休戚者，亦正不少耳！可惜船山、蓮裳同時殞謝，虹橋黯黯，竟無此人，水冷雲荒，言之蕭瑟。

寄韓筠舫

去臘辱惠書，得荷圍爐之助，足見閣下餘光炯照，不止惠及蒼生，即吾輩亦同邀煦被矣。惟舍弟若愚，貧棲已久，餽粥都難，竊思閣下垂念故交，度皖江繁會之區，亦筆札所易宣，或不忍欲其忍饑讀離騷也。農事方興，田功伊始，敬亭山色，瞻企維勤；伏願大君子爲國爲民，千萬自愛！

寄曾賓谷

前歲述職過揚，得尋歡會；可惜虹橋白塔，未盡流連；亦謂一赴羊城，即可頻通魚鯉矣，而乃君恩寵逮，開府給陽；雖冕笏清嚴，愈高地位，然人生有幾相見，而

一別萬里，動隔三秋，我勞如何，能無戀戀？後閱邸報，始見蒙恩予養，已過盱江，子舍承歡，得見太夫人齒髮精強，神明堅定，自此起居八座，燕喜東都，上壽稱觴，可率佳兒釋春慶也。

弟以末疾侵頽，動形支絀；然自此雲山無阻，不難情素通之，而猶復遲之又久者，誠以欲論撰述而精力已頽，欲數朋友而凋零日甚，雪泥賸在，雲樹飄蕭，尙何言哉？尙何言哉？竊念先生畫錦堂開，南陔雅奏，當此羣僊高會，原不可下論於肉人，而弟亦有所幸者，往時學生少子，獲嗣卯君，今歲竟叨一第矣！昔紓棣鄂之懷，今慰鵠原之感，是弟之貽及後人者，卽可以告我先人也，豈非私心所竊喜哉？

寄趙棐臣

吳天一別，久闊起居，想吾兄固知弟之病且懶也。今年九兒僥倖科名，忝居

鼎甲此固意想所不料亦算是兩家福氣耳然內而長安不易居外而八口嗷嗷熱鍋兒頂上頭來正不知作何料理然如弟往時閱歷乃吾兄眼見過來今渠既到此地位只要牢守此翰林規矩不過清貧二字而已可惜五弟早亡不能令其歡喜筆寫至此淚下如縈！

寄鄒論園

潮音涌處快意風來記憩高齋真令長江無六月矣！吾弟安樂無事且作三山主人豈非神仙福分哉？前鵬兒渡江未邀款晤反蒙追餞及之只此一路福星勝過於祖生先鞭之贈矣！廷試竟成鼎甲感何如之！故先述以報達。

寄盧南石

三十年春明來往見先生上參機要身掌度支眷顧之隆遭逢之盛佇見於

黃紙上書名矣！而弟自乞養歸來，憂患相煎，支離成疾，晨鐘已動，爲歡幾何？徒惘惘耳！尙何言哉？乃今年兒子輩計偕北上，僥倖科名，承先生惠以春風，收之桃李；燕論之暇，猶復辱憶前遊，竟令文字場中，猶知有人閒老物也。因敢附陳近狀，聊佐軒渠。國事賢勞，惟努力自愛！

寄葉琴柯

驂鸞集就，固知先生風搖霞舉，欲與桂管爭雄，但不知十里荷花，亦能不改西子湖頭面目否？讀來書，猶憶及二閘之遊，可見吾輩雖相隔十有餘年，獨至山水性情，依然故我；先生行持節鉞，正當念念蒼生，不比弟鷗鷺爲鄰，有何繫著；而乃天公見妬，先令手腳支離，正覺跬步江山，有如雲漢。承索續刊諸集，才疏意澀，蕭瑟可憐，敢因香谷使來，藉以奉獻，不宣。

寄蔣礪堂

自前歲維揚臥疾，荏苒經年，不特札牘全荒，卽此身亦幾與草木同朽矣。比來始得收召魂魄，其能奉書於先生之前者，猶惴惴乎有餘生之懼也。然聞一切經國惠民之績，其所以懸懸於心目閒者，亦孰不如見古大臣之風烈哉？此不特爲斯世斯民之幸，正見我國家登崇俊良，實能使賢人君子仁義是修，紀綱是飭，以共奮起於此位也。

伏見古今來身遭際遇，爲史冊所足傳者，如唐之裴晉公、宋之范文正、王沂公，莫不皆原本文章，發爲經濟。方今聖人在上，一時封疆所寄，悉以翰苑付之，如兩浙則有孫寄圃之靜鎮，兩湖則有阮芸臺之茂學，浙閩則有董觀橋之廉明。而先生權衡兩廣，宏總上流，以不二心之臣，合一時同心之侶，休養生息，以爲我國家太平之助。近聞李松雲又得以不次之擢，建節滇南，此其蘊德在躬，而又老於吏治，必有足爲蒼生之福者。從此互相匡濟，一於治平，則邪教不足憂，積虧無足慮，推及於蒸民江漢之盛，以馴致於方叔召虎申甫之功，亦何莫非我皇上用人

之所致哉？

弟積疾未蘇，而視蔭朝不及夕，幸賴諸君子功德所及，措之於衽席之安。但願民物浩穰，飲食優裕，以日游閭閻之內，爲斯世之幸民，藉畢此生而已。因聞諸君子霖雨之施，聲聞之美，輒進一言以祝頌之。恕不備述。

寄張古愚

晴陽助媚，風雨不生，數年來正難得此秋光也。聞豫章樓閣，勝者百數，松屏先生主此數年，未識日夕登臨，猶不捨此時風景否？每念松雲前輩五年蜀道，幾乎臥治淮揚，一朝身荷主知，卽蒙不次之擢，節鉞所寄，曾不需時，以先生之才，度未有不卽推爲時望者。當此之際，庾樓明月，賓從追陪，正恐老子興復不淺耳！若弟則桑榆暮景，蕭瑟已成，不過一席皋比，餘生暫托，撫感今昔，回憶南園酒話時，知先生亦必代爲憫憫而已！

寄諸撝堂

黃花已放，楓葉將催，幸杖履之清閑，樂親朋之情話，湖山在望，亦誰家不買酒醉重陽哉？聞家鄉初以寒燠不時，頗憂失歲，及得西風振爽，一例有秋，吾輩身歸田里，他亦何望？惟願保此餘年，以享太平之福也。

寄汪春田

久不見元度。而高情古誼，念念在懷。伏想著作名山，更勝於廿年匡濟矣。聞名園已賀落成，花竹之饒，禽魚之美，真是福地仙都；可惜弟塵俗日增，不敢與靈山覲面耳！弟自七月以來，腹疾臥牀，殆將半載，而醫家多言非交桂不能見功，知吾兄處頗有什襲而藏者，珍滋之品，原不敢妄有所求，倘分刀匕之餘，而使良友有回生之助，當亦先生所樂爲救援焉！謹此布懇，卽請邇安！不盡。

寄翁覃溪

清鵬歸，辱荷賜書，知先生視聽精強，神明敦固，靈光在望，且慰且欣！所愧者，函丈追隨四十餘載，夢煙一席，兒輩亦得餘榮寵及，流被玉堂。而某經學日荒，舊游莫接，欲如抱經先生須友名齋，又安可得哉？蒙以臚唱日清鵬得第探花，賜詩見寄，某因先有和劉金門作，不及依韻次呈，故敢另錄求正。來教云夫子廟堂碑，其新出本，陳笠帆處有之，某向其覓取，俟其寄到，必當賦呈。總之比年以來，爲病魔所纏，竟非醫藥所能補救，有荒簡牘，彌用惘然！

寄黃左田

清鵬歸，復讀手書，備承殷注，中情悱然，且慰且感！聞今年北雪早寒，伏稔侍直之餘，起居清豫，洵足以奉龍光歌燕喜也。辱示益齋集，神韻高遠，雖亦取味於

眉山，而要皆從胸臆中來，非他人所能窺測者。僕支離已久，老病日深，不能更求其弦外之旨，加以引伸，姑就其往時情好之所同者而略言之，度覽者定能知我心耳。其一切感荷之情，清鵬還都，定當備述。諸惟千萬爲國自重，不宣。

寄曹中堂

清鵬歸，辱承惠書，垂問勤拳，且感且愧！承示一品集成，原非揆度高深，敢爲妄測；況有覃溪先生訂定於前，又何必某復引伸於後？惟念先太保舊蒙知遇，而大君子又早訂知交，不以蘿袞之懸，遽生分別，故敢謹承尊命，僭附一言，因清鵬假滿還都，奉呈鑒察，並請台安！

寄那東甫

今年北雪早寒，聞關冬卽逢三白，明歲定可卜有年也。前清鵬館選後，卽承

有受餐之訂，今得重來都下，僕以如果承講授，自然一家眷屬，契合尤深，當不比玉堂故事而已。僕夏閒卽撙腹疾，至今尙復糾纏，近值隆冬，愈形委頓。前所懇交桂，或可望其回生，如可得之藥籠中，卽交清鵬寄來，千乞千乞！

寄顧南雅

積疾侵頽，久疎啓候；乃辱書先逮，垂念勤拳，省覽回環，感何能已！蒙示大作試帖諸篇，超然絕塵，實能相餉於色香而外，有非可於此藝求之者。承命序言，猶是偶俗之文，恐不足爲重也。今清鵬幸得從先生遊，但望時加誨飭，得繼師承，弟特有厚望焉。

寄張水渥

三十年舊雨，而忽忽話別；乃荷兼金之贈，妙墨之投，徒以苦病相乘，致不能

少敘情文，一申綰結，江山過眼，如何如何？別後復患暴下，纏綿不休，醫師皆言必得交桂，可望救療，而此閒竟不可得，是直待死而已。方制軍禱雨文，本擬製成寄去，無如病竟日沈，且其原書，弟亦未經細閱，故已作書致之，欲乞再賜詳觀，雖弟文不足稱，而其事固欲貞之不朽也。吾兄未知何日抵保陽？俟弟宿病稍痊，當以一函奉慰！

寄廖復堂

傳聞令郎之變，悲慘不可言，人生事事皆從憂患來到；憂患已成，真是無可奈何！此種因果，恐佛菩薩亦無從以達觀二字盡之，算來惟有勸先生忍些老淚而已。至清鵬此次來都，某以先生當此之時，豈可再來奉擾？故且令暫寓那東甫處，至從游之願，後效方長，不在一時之合并耳。弟積病已成，怕有鬼伯來召，惟詠陶公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也。

寄曹定軒

都中同人寥落，聞可亭倉場之任，亦大費周章，算來尙是紫垣翔步青雲，可稱得意。而吾兄一官不調，老作黃門，或者不鳴則已，鳴則驚人也。弟今年爲先人料理葬事，因兩代松楸，均須卜吉，殊費經營，雖青烏家言，未可憑信，然藏風聚氣，以求體魄之安，如程朱諸大儒所謂，則亦爲人子者所當自盡耳。

寄查小山

梅炎溽暑，蚊熱惱人，鬱悶經旬，致成重腿之疾，今且車輪曳踵矣。消夏之約，天寶妬之，非弟之敢於食言也。聞船山承推宅道南，墨卿亦停驂巷北，諸君子皆接踵而至，乃以晨夕素心者，竟不得與其閒，豈不悵悵然？

弟衰頹之態，日甚一日，揚州亦非可久居者，今冬俟八小兒畢嫻後，卽算婚

嫁事完，不能再爲兒女子累矣。其時偕二三舊雨結伴出游，竟來同作寓公，當亦是山靈所許耳。弟嘗擬齋榜云：『就鶴分俸，從鷗乞盟。』請爲閣下述之，卽可知弟之心跡也。

答徐斗垣

韓江話別，正在綠楊城郭閒，今又漁洋賦秋柳時矣。渴企方深，魚書忽逮，得稔起居安適，快何如之！承惠再造丸，竊念衰頹已甚，原難從草木乞靈，或藉此追邪去風，將來筋骨能強，再當曲踊三百以謝！

寄曾賓谷

閣下陽谷升暉，靈河瀉潤，節鉞之寄，亮不需時。猶羨所過名區，輒留題詠，庾樓明月，鄂渚西風，皆有好句，從天際飛來，惜不得先覩爲快也。

簡江石生

兩荷枉存，以病後畏風，有失迎迓，歉甚！大作迭經盟誦，詩之清妙不必言，文之跌宕處似歐，而議論風生，又似大蘇。委製鷗波小草序言，草草塞責；然久習江湖，頗知鷗性，點綴一二語，幸勿嗤爲風波之民也。

寄繼述之

水村先生來杭，因其忽忽渡江，未及奉函鈴閣，歉何如之！比稔老公祖江介周巡，藩條兼攝，清風扇發，大惠沾濡，正不特廣廈萬閒，洪河九里而已。登高勝踐，風景殊佳，賢主嘉賓，盪一舟於西子湖頭，紫蟹黃花，盡供詩料，龍山之會，定不殊斯；惜不得陪侍清游，一落參軍帽也。

答顧星橋

湖上勝踐杖履從容想撥霧披雲已踏遍兩峯三竺閒矣。圭峰記游圖弟雖不得身與其中，然承諄囑後，輒題成四十韻呈正。不惜覲縷言之者，亦仍是道吾兩人之踪跡也。

寄章桐門

騶從南來，以臥病積旬，不獲一展良覲，惆悵無已。既乃滇南萬里，鱗羽參差，每望停雲，不勝天各一方之感。昨聞恭膺簡命，移節江南，一得此音，不禁狂喜。在閣下經濟之用，固自隨地皆宜，而吾輩舊雨關心，正覺樂數晨夕也。吳地雖稱繁劇，但加整飭，見效不難；大抵儉以教民，嚴以馭吏，在目前而論，固屬老生常談，然循習久之，可以變化風俗。惟在大君子加之意耳。

與何硯農

百粵之地，民黎雜居，驟欲撫循，亦殊不易；閣下高掌遠蹠，權恩威而並用之，則感發興起，度甘棠之頌，未嘗不可譜入彝歌也。前聞令弟之戚，至今鬱鬱尠歡，雖其詩集業已刊成，可以傳之不朽。獨是京師聚首，曾幾何時？生者萬里，死者九原；自顧一身，齒髮凋落，昨歲又值先慈棄養，風木之痛，自謂不如無生；今歲始得謀窀穸之安，使兩代松楸，同時卜吉，終身大事，藉以物完；從此可草笠芒鞋，以畢吾世而已。

寄那東甫

去冬先慈棄養，辱荷唁言，兼承厚賻；正擬卒哭後，卽來袁浦，一展謝悃，并申數年來離別之感；乃聞河防未畢，寒信先催，追送末由，令人黯然銷魂而已！然閣下但能守忠信二字，無改故基，則天心轉移，晨夕可待；古來如唐休璟、郭代公諸人，皆從萬里歸來，卽膺殊寄；而況君家和羹衣鉢，何嘗不從患難中得來哉？所念

太夫人板輿就養，席未遑安，又復遄歸；在人子之心，未免稍形跼促耳。僕自痛心風木，齒髮益衰，俯仰景光，幾不知人世爲可戀；幸今年經營古壤，得永先人體魄之藏，從此算了卻一生大事；惟望賜環有日，弭節重來，一畢此談，可以無恨。因念浸齋話別，與手山輩終夕婆娑，直不解向時哀樂，何其多也！

寄唐陶山

新正六日，接手書，春到江南，髣髴一枝郵寄也。年來提倡風雅者，苦於無人名士風塵，饑驅寥落；聞先生一麾出守，五馬從行，便令野鷺閑鷗，亦增踴躍，此提函負笈者，望風而趨；但區區傳命之人，正不免手腕欲脫耳。

寄蔣中丞

別後知騶從已於臘月抵京，瞻近天顏，晝日三接，明良合德，千載一時。媿非

王子淵，不能作聖主得賢臣頌以上也。聞朝元會罷，卽已陛辭，一路春送旌旗，祥和豫順。度二月初吉，可卜父老歡迎矣！弟以邗江相促，卽擬月底解維，誠恐波路參差，未諧良晤，故敢預端尺牘，用布區區。

寄錢裴山

聞膺簡命，移撫粵西，霖雨之施，封疆之寄，固知隨車布澤，觸手生春，桂管之閒，莫不前歌後舞矣！往時汪首禾寄書云：『此邦山水特奇，賓客不來，風土人情，可以相安無事。』大略鎮之以靜，而馭之以恩，只在上之人，不事更張，卽可以培養元氣也。戟門清暇，燕寢凝香，桂海志成，驂鸞集就，請以此當驛使一枝之贈，何如？

寄沈梅村

今年春事已將及半而峭寒特甚花信闐然未識起居何似詩情不落窠臼
烏程釀熟度亦惟日飲亡何而已！弟因去冬經營窳窳日在風雪中山氣多寒浸
淫入骨；春來陡發至今步履維艱風吹欲倒只有慚崔九作孝耳。

與品蓮上人

大雪屢被，正欲芒鞋匍匐，來展謝忱，而足疾相牽，又淹旬日；至跛而能履，
|上已打權相邀，不得已扶病遂行，亦只爲窮子寶船，都難割捨也！然兩淮光景，近
來風慳雨澀，一滴皆甜，知天眼定中，早能照破，特吾輩跳不出揚州夢耳。藕花開
日，當卽歸問真空，不識一帖清涼，能作迷方之導否？

簡蔡松門

蠶天宜暖，麥候須寒，只此數日間，宛然分風手段，碧髯翁真狡獪哉！本擬奉

邀話別，但此地不特木瓜味劣，而櫻筍亦復憔悴可憐，敬具一樽，聊佐賢主嘉賓清談雅酌。

寄曾賓谷

羊城往日頗逼海氛，自聞慈力高強，外魔盡皆摧伏，近已變作清涼世界矣。而揚州光景，大不如前，方知風雅主持，正要神仙福分，曩日風月，都被閣下占去，剩吾輩極苦惱人，到此鮑明遠作蕪城賦時，尙是依人作活，豈不可笑？

寄范支巖

春閒兩臂相扶，一談殊慰。別後聞起居已寧帖矣。弟則跼躄不已，直至揚州偃息多時，尙是車輪曳踵也。吾兄習家鄉之樂，負齒德之尊，蔗境甜多，硯田收熟，一生福分，才算天上神仙，豈比吾輩雪刺滿頭，尙要挈鉢提囊，年年行腳？若此足

更有蹉跎，真要絕斷粥飯緣矣！奈何奈何！

答沈世兄

前荷手書，尙未裁復；頃魚緘又見逮矣。欲援家梅村「慣遲作客愛書來」之例，藉以支吾，其實病與懶俱當，亦知我者所能垂諒也。尊先公集，本擬校訂之餘，卽僭以數行墨首，無如人事塵雜，屢作屢輟，請訂六月以作瓜期，俟呈繳後，弟亦卽歸西湖矣。小棠竟未見來，聞其爲病遷延，真是盧醫不自醫也。

寄顏衡齋

五十畝秫，亦足敷酒料否？半生宦橐，未必卽寬然有餘，但得勉強支吾，可以無求於世，則吉金貞石，閉戶自娛，良一大快！所惜味莊奄化，失此良友，當亦爲之忽忽不樂也。詩二章係在揚州寄懷，次首因味莊及之，毋乃觸先生老淚耶？

寄程也園

水窗風檻，涼夢勾留，又逼近藕絲世界矣。聞今年海天澄淨，估舶安恬，打鼓收洋，知得寶歌，定唱得比番番熱鬧也。

弟七月初，當自揚解維，擬於吳下小有遲迴，已寄知垣園；但得於白公祠旁，覓得一置榻之地，則延秋送暑，便可來與足下作十日談耳。

寄阮芸臺

去歲鷗從過揚，因舟次匆匆，未獲把晤。聞抵京後，即邀聖眷，花磚故步，講幄新綸，日見承恩之優渥也。竊謂蓬山仙掖，地處深嚴，亦何必仗鉞宣風，方稱重寄？從此作舟楫作鹽梅，仰答主知，自宏相業，經濟之大，無過於斯。所恐朝廷倚爲長城，蒼生望其霖雨，未必肯讓爲息肩之地耳。

卽如閣下在浙數載，整綱飭紀，布置井然，故礪堂中丞得以率由舊章，功效日著。所惜者，詒經精舍實爲鼓勵人材之地，樸學可由此振興，而後人多以迂緩視之，罕加整頓，此肄業之士所由眷懷而不已也。

姚姬傳尺牘

目次

與劉海峯先生	一
與人書四首	二
上禮親王	四
復法梧門二首	四
與朱石君三首	六
與謝蘊山六首	七
與汪稼門十七首	一一
復趙篔簹樓	二〇
與旣堂	二一
復孟蘭舟	二二
與康茂園	二三
與楊柏谿二首	二三
與楊春圃	二四
與王懷祖	二五
與翁覃溪	二六
與秦小峴	二七
與魯山木	二八
與吳山尊	二九

復葉芸潭	三〇	與魯習之	三七
復賈良山	三一	與魯賓之	三八
與汪薌林	三一	與譚蘭楣	三九
與董筱槎	三二	與胡雒君十三首	四〇
復周次立	三二	與吳惠連	四八
與唐陶山	三三	與吳敦如七首	四九
與齊梅麓	三三	與吳子方	五一
與汪世兄	三四	與江懷書	五三
與王惕甫	三四	與張枏軒	五三
與張惺齋	三五	與張阮林五首	五四
答徐季雅	三六	與孔搃約	五六
與張梧岡	三七	與何季甄三首	五七

與孔某……………五九

與周東屏……………五九

與周希甫八首……………六〇

與何硯農蘭士……………六四

與鮑雙五十八首……………六四

與劉明東二首……………七三

與管異之六首……………七五

與陳約堂九首……………八〇

與陳果堂……………八四

復陳鍾溪……………八五

與陳碩士一百零三首……………八六

與霞紆姪……………一五三

與伯昂從姪孫十一首……………一五四

與石甫姪孫九首……………一六〇

與馬魯成甥四首……………一六七

寄畹容閣姑太太四首……………一七〇

惜翁遺囑……………一七三

寄衡兒……………一七四

姚姬傳尺牘

與劉海峯先生

久未啓候，昨得舍弟信來，云三老伯自歸家後，起居甚好，但不喜入城耳。城中誠無佳處，然縱陽亦頗塵囂，三老伯居之，果能適意邪？朝夕何以自給？聞在徽州時有足疾，今已愈未？鄉閒亦復有可與共語者不？竦於老伯忽忽不見，遂二十年，偶一念及，令人心驚！自少至今，懷沒世無稱之懼，朝暮自力，未甘廢棄，然不見老伯，孰與證其是非者？

竦於文藝，天資學問，本皆不能逾人；所賴者，聞見親切，師法差真；然其較一心自得，不假門逕，邈然獨造者，淺深固相去遠矣！猶欲謹守家法，拒斥謬妄，冀世有英異之才，可因之承一綫未絕之緒，倨然以興；而流俗多持異論，自以爲是，不

可與辨。此閒聞言相信者，閒有一二，又恨其天分不爲卓絕，未足上繼古人，振興衰敝；不知四海之內，終將有遇不邪？

竦丙戌年春，曾有兩字奉寄，并詩一冊，呈乞閱定者，前歲在武昌，作奉懷詩并書，均未知達否？近作詩文頗多，聊錄數詩紙後，老伯可觀竦才力進退也。老伯詩文集中，愚見亦有數處欲相商者，此非面見不可詳悉；其本子款式雕刻，俱不佳，他日有意謀爲老伯另刻也。自家伯見背之後，竦無復意興，此閒尤無可戀，今年略清身上負累，明年必歸，杖履無恙，從此長相從矣！因便略陳，不盡。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峯三老伯大人通家姪姚竦頓首。

與人書四首

久別甚思瞻近，又欲作一書，少道懷慕，知先生方殫精力於延閣積卷之中，故未敢輕擾視聽也。邇惟興居萬福！竦里居以來，別無他狀，但有衰罷，加以中年

哀樂之感最深，了無復舊時興趣矣！

曩以書局得與承教益，迄今追思，邈焉莫逮；其閒存亡聚散之感多矣！先生以華國之才，任千秋之絕業，六七年內，績以有成，異世且欣慕之，況嘗共几研者乎？書成必刻總目，不知今歲內便可刻成否？尙能以一本惠寄邪？兼自歸來，罷病日侵，高談無所與陳，閉門卻掃，作說經文字，可數十首，分爲六七卷，不知異時校閱者，當以附之鈔錄內乎？抑第與存目也？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今姑以爲自娛可耳！想與曉嵐魚門諸先生談讌極歡時，必念及愚鄙，然瞻近之期，殆終無日。昨竹君先生過淮，兼已歸里，竟爾不遇，唯嘗與石君先生小語須臾耳。

久別甚相念。聞再侍承明，銓敍七略，仍見朝廷委任之重，豈以俗情論其崇普哉？惟興居何似？兼病伏里中，恐便無緣瞻對左右矣！睠結何已！

在揚州暨得瞻對，條又歷三年矣！侍郎方以名德爲喉舌之司，負端揆之望，隆伏閭里者，與被鈞陶之益，則誠有之，奉侍左右，則固無緣也。企首星辰，惟增懷

切漸寒，惟台候萬福！

上禮親王

十二月朔日，姚鼐謹奉啓禮親王殿下：前承賜令，俾撰先恭王家傳，聞命震
報，不知所對。伏念恭王盛德茂行，勤篤學問，逮於耄耋，蓋兼有東平河閒之懿美，
如鼐者豈嘗具班范史才，足以發揚其蘊者哉？

顧念菲薄，承先王眷顧，以古誼相期許，銘勒心腑，沒世不忘，茲值殿下繼體
述業，苟不稍竭區區愚鄙之衷，亦無以追報知遇，近副孝思；是以就所管窺，勉自
濡翰，經閱旬時，再三竄定，牒成一篇。紀述無虛愧之辭，則誠然矣；至于文章劣弱，
揄揚疏漏，固知其不免也。謹繕稿錄呈觀覽，其當不祈殿下更賜教焉！漸屆改歲，
惟起居增履萬福！瞻想邸階，無任馳結，姚鼐謹啓。

復法梧門二首

爾自乙未出都門，屏迹江津，廿餘年矣！此廿餘年中，海內賢士大夫，升名于朝，翱翔儒館者，莫非私心所欣慕；而道里睽隔，闕于通候，亦其勢使然也。去冬乃蒙老先生不遺幽遐，遠辱賜問，兼示大作；今歲小兒持衡自瀾寄來，展誦之餘，仰見詞意謙摯，其所眷顧于野人者厚矣！顧媿見期者，非所任耳！

老先生才望之宏，既卓然爲當時之冠。至尊作所論李長沙進退之義，用意忠厚，文亦斐然；加以攷辨古今，託情深遠，使人讀之，如相從杖履于畏吾大慧之間，有風流佳勝之慕。謹當藏弄篋笥，時取雒誦，以當晤對。詩龕圖極欲撰數語題識，以附名諸公之末，但衰年才盡，急迫便無一字，俟稍遲撰更寄。爾今歲尙赴鍾山書院，而持衡則游瀾未還也。此奉復，并候近祉，不具。

承賜書，具審近祉，久未奉啓；去歲在江寧，求得存素堂集一部，讀之累日，如接談笑矣！高識雅韻，因此略瞻，欣佩欣佩！纂集唐文，必已就其概，爾素不能究心金石之學，無以仰助，想翁覃溪錢莘楣謝蘊山數先生金石記，當在鄴架矣！似此

外可搜求者，如嚴子靜江寧金石記之類，必尙有人，鼐聞見不廣，不能多數耳！拙集似已上呈，茲寄法帖題跋試帖二種，餘不具。

與朱石君三首

去歲秋闈，先生以奉使渡江，敝鄉羣士，以謂此數十年未見之使者，既而榜發，果獲數十年未有之人才，此誠天下之慶，非獨閣下之慶也！其閒鼐有外甥馬宗璉，素隨鼐讀書，乃以經義得旨，倖從諸俊之列，而出大賢之門，則又非獨爲此甥幸，而鼐亦竊以自喜矣！浙江學使東皋先生之後，閣下繼之，越民久況瘁矣！而越士得師，意者羸絀之數，天道固應爾邪！春寒伏惟萬福。

邗江舟中奉侍以來，奄已十載。與先生年皆幾六十，尙有瞻對之日與否？誠未可知。鼐以衰罷之餘，篤信釋氏，佞佛媚道，當與先生各任其一邪？聊奉聞以發一笑！朝夕幸爲時保重，不宣。

正月廿二日，姚鼐謹再拜奉書盤陀先生尙書閣下：新年伏惟台候萬福！去歲車騎過桐城，鼐適往鄉邨，有闕瞻送，遂令此生更無待教之日，良以爲歉！先生德望日隆，精神日茂，當卒成弼亮之功，以慰四海之願；則跼伏草澤者，自無不與被旃幪，此私心所仰企者也。至鼐蒲柳之姿，衰羸益甚，僅未臥茵榻耳！有志學道，終無了解，遠對先生，但有媿赧！

敝門人新城陳用光，本閣下通家子也；其人學爲古文，已得塗轍，極其所至，足以追配前賢，而行誼學識，端正有規矩，此尤今日才士之所難者。閣下留意人材，必不能掩水鏡之鑒，鼐聊爲先言之，公當察其不欺耳！春寒猶厲，肅請近安！統惟鑒照，不具。

與謝蘊山六首

違侍日長，相去道遠；舊冬車蓋來臨敝郡，瞻望所隔，百二十里耳！各以事係，

接對無緣，豈勝悵也？承手書注存，謝謝！新年伏惟興居萬福！西魏書雖未獲捧讀，然其言真天下萬世之公論，三長之中，已見其識矣。序例極爲允協，命勳序首，殊非所任，附名其閒，則又所甚願；但勳甫度禫纒，神志猶耗，欲俟精神少佳時執筆，且俟尊刻已成，一展誦卒業可也。維君來貴省覓館，勳甚憂其後時，惟鼎力多方助之！士信于知己，固不可以冀於今日之常流耳！勳二月底當赴金陵，賤狀備細，維君可爲悉陳左右也。春寒未解，惟慎護！不具。

去歲慙得瞻對，未罄積忱，旋聞顯授，無任欣忭！宏才膺負，物望久矣！小屈大伸，此天道之宜，而秉節河壻，俾侍等仰望旌麾，相去伊邇，又私心之所尤快者也！頃承手教，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荷珍賜茗墨，祇領嘉誼，感荷曷任！大著西魏書，祈留侍處，捧讀旬時，序文容盡灑陋，撰成呈誨。久陰霉溼，伏惟慎護！謹復，不具。

夏初一書，附使者上呈，必已達矣！秋初餘暑未退，惟起居萬福。大著西魏書，敬讀一過，意有所見，妄以記之簡端，伏聽裁定。承命作序已就，便冠良史之首，惶

悚惶悚！至于書中誤字，不可勝校，鼐隨以朱筆改定者，恐不過十之二三耳！尙須更命人一番細校也。胡生、維君在楚中，甚爲章實齋所苦，餘人多去之，維君勉留以終其事，秋冬之閒，或來鈴閣，未可知也。計此時其書亦嚮成矣；若今冬不來，必於明春爾。公事勤勩之餘，伏惟慎護！率候，不具。

去冬接讀手諭，兼荷多儀甚厚，祇領感愧！欲作一書奉謝，苦山城無便，遂至於今，彌以爲媿也！卽日惟興居萬福。大集留鼐處甚久，得以反復捧誦，大抵不專尊一家之美，總以真至清矯爲貴，此自昔賢最高之格也。便執筆以閱蘇、黃、杜、韓之法，閱之圈出，以識所尤愛誦者，不敢以多而成泛也。謹繳呈，不知當不擬一序并繳呈，未知堪用不？才弱恐不能盡發揮鴻章勝處，然似亦略狀其髣髴矣！明德鉅才，以當卓薦之典，真爲無忝，天下得賢者而登用之，亦草茅耨鋤之閒，所爲額手自慶者也！想入覲期近，若遽擢任異省，則接待或遂至難期矣！遙瞻祝頌之中，又增別離之感！謹此啟賀，併達愚悃，統惟覽照！不宣。

傳聞旌旆於端午後當發，不知今便已行邪？抑尙得有逗遛邪？所寄與張舍親分金收到，俟遇便人，卽寄桐城去也。張文和係丁巳總裁，老輩若有丁巳老師，則于晴嵐閣學夫人，應自稱世姪矣！若重累以下之世誼，亦必有之；然亦難以認矣。維君在署，得展良晤，亦當大承教益；茲其家有一信，望付與之。漸熱，伏惟珍重不具。

睽離甚久，馳慕甚切，相距不過三百里耳！而無由一奉教言，良爲悵也！卽日伏惟興居萬福。侍居此賤狀如昔，犬子賦質薄而復無學問，秋闈真是偶幸耳！手簡見賀，彌增媿悚！此兒場後，令其歸里，今見令復來省，而亦尙未到也。胡生又黜，良爲可惜。前伊書云：「十五日回桐城。」今當已決去邪？此閒與方坳堂觀察往來甚頻，十日內伊當還濟南，亦可重侍函丈矣！其近況乃艱窘太甚，舟中被火，尤爲无妄之厄已！政事之暇，必有著述，不知尙容一捧讀否？西魏書已付劄，成邪？京洛舊游，不勝聚散存亡之感，春閒爲坳堂題其硃卷冊，大有不勝情者！伊舟過

淮陰時，必呈師席也。

與汪稼門十七首

曩在京師，幸得接晤，洎後睽隔，奄忽已十餘年。側聞六兄以儒者臨民，有應世之才，而無循俗之累；清操卓行，名昭海內，真吾黨之光華也！弟懶不作書，闕於通候，迄旌節臨江，接鄰鄉里，亦不及申賀，但有欽仰而已！弟本居皖中，去秋因遭閔恤，乃辭去省城；今歲爲新安守延主紫陽，秋初歸里。昨章淮樹觀察語以閔撫臺有邀主鍾山之意，弟頗畏歛中山險，若明歲來江寧，於情較便，設閔公論及，可以鄙意允就告耳！

舍親汪愛廷之子字峴南，少年美才，其家自舜廷逝後，家勢漸頹，今須求作館，以供饋粥矣！以六兄篤念舊交，必加存恤，故特遠投鈴閣，其才辦理書稟及州縣雜事，皆堪勝任，乞賜齒芬，令有棲託，以濟困而已！至弟里居近狀，峴南可以詳

陳。茲附候近狀，不具。

別來倏忽經年，遙想起居日增勝也！聞駕將以公事來江寧，旋因督府往淮，遂不得至，致疏接對，甚悵！此閒傳誦賢政數端，令人聞之欣快，非所謂似君須向古人求者邪！茲因敝通家郭生麟歸便，附候左右。郭生吳江人，少年英才而貧甚，謀館以養親，文藝、詩篇、書法皆佳，授徒書寫，代筆皆勝任，思吾兄同鄉人，難於吹噓，而此等亦不可不置藥囊，以備索取，故輒敢奉聞。天久不雨，聞里中亦未插早秧也。天氣涼燠驟更，惟慎護！不具。

奉別倏經兩月，遙想入覲天光，嘉謨敷奏，必獲霽顏稱善。自此受知益深，委任益重矣！欣賀欣賀！旌旆計當南返，暑熱方甚，惟動靜增福！弟此閒一切如恆。有一舍弟字嶺香，原在江皖香方伯處寫摺，最能於鞍馬勞劇之時，展紙作楷書，頗爲工整，今嫌其去家太遠，欲覓南幕，吾兄藩臬之來甚速，此亦藥籠應備之材，故以奉聞。假令日下有人向尊處求人，以之應索，亦可不辱吹噓也。茲因其行便附

候，餘不具。

中秋前得賜書，知旌旆旋吳已兩月矣！起居住佳勝，良爲欣忭！若弟自別後，則衰病時作矣！嶺香弟承吹噓，謝謝貫一不知入都未？又聞有署篆之事，然邪？命作老伯文序，草成殊不能佳，亦如教以薄紙作拙書，備鐫刻，但不識堪用不耳？月初已遣兒輩還里，弟須待制軍，大約十月當去矣。寧世之事定未，近可以歸去邪？抑尙有擔閣邪？率候，餘不具。

月內得手諭，具審興居萬福，又捧讀登岱大作，良爲閔密，聊竭陋思，奉題一首呈教，可發一噓也。張方伯延師課子，不能久待，理固宜然，今將其與胡君關盟繳還，尊意仍欲爲胡君留心吹薦，此真扶翼盛心，雖兪亦爲之感佩矣！邑中近無他事，但嫌米價增長耳！賤狀一切如故，衡兒已隨周東屏學使入都，差愈於孤行作客矣！獻歲行至，仰惟增祜，餘不多及。

初八日一書，附東浦方伯處上寄，必已達左右。弟決於明日登舟歸矣！兒子

硃卷，謹寄呈閱，更希有以誨之。程二哥太夫人與其昆仲合議爲之贖售，誠爲佳事，伊現赴吳中遞呈詞，至於力爲轉移其閒，俾之得遂承親之志，此在乎仁人錫類之盛心，非第謂鄉情而已。附候，不具。

春初在里，得聞六兄大人晉擢藩司，慶快無已！聖主用賢，惟恐不速，鴻才清節，獲此亦誠爲分中；而光及鄉閭，歡殷交友，則真一時之盛事矣！弟舟行迂緩，三月半始抵金陵，而旌麾已赴都下。計今面聖已畢，當遄赴關中，一切興居倍增萬福！登岱鉅什，乃以鄙作附刻其後，接閱惟增媿耳！所諭胡冠海館事，極承厚意；今冠海已至蘇州，必當與張方伯相見矣！南中久雨傷麥，桐城亦不免此患。聞治室龍山，粗有頭緒，但不連字之約，弟能果此緣不邪？此後瞻企日遠，馳溯維深，千萬慎護，以副海內之仰。率賀併候，餘不備及。

沐陽陳令回江南，攜至賜函，兼拜帽簷雨纓嘉惠，敬謝敬謝！陳令言及甘肅吏民頌戴之深，惟恐使君之或去；而此時已有移兩浙之信，在吾兄承九重委任

之意愈隆，然使兩浙騰歡，而甘肅懷悵矣！不知此時先陛見而後南來邪？抑速赴新任邪？弟託居江寧，諸如故狀。惟左目昏眊，作字較難，此老態之增，亦無可奈何事也。里中雨足時豐，米價已賤，良足欣慶矣！茲特肅候，并賀新喜，馳企不具。

震澤使人至，得惠書，敬審近祉，欣慰！所齎四百金，收到，弟擬十一日歸家辦理此事，稍有頭緒，便覺馳復，想以仁賢之意，見許於神明，默佑所加，雖愚蒙必有啓發耳！弟前此數日游寶華山，書至，正游履還時，故錄山中一詩呈教，亦當須晤對也。來年若旌旆尚在杭州，當以奉謁之餘，便游西湖矣！漸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前在里中，曾作一書，附吳庶常攜往南昌，未知曾達覽不？來江寧後，聞旬宣閩中，欣慶榮進者，猶鄉曲之私情，而爲海疆吏治，剗敝之後，始快得人者，則天下之公論也。上月接讀在南昌所賜書，具審福履！又得惠寄先賢遺像，雕鐫精妙，增起瞻敬，而以陋筆與一時賢哲題識，併入貞珉，則至所媿赧耳！駕至閩時，鐵松已發未，尙得與一晤邪？弟近狀如昔，但右臂微痛，作書小不便耳！樊川先生安措事，

尙未得辦妥，須今冬歸時定之。方觀察諸公果能相助，所謂多多益善者已；不能，亦固當就所有了辦之耳。暑熱，肅候並賀，餘不具。

前得春閒惠書，及諸珍刻，比得擢閩藩之信，以謂旌旆已移入閩矣，故作復書徑寄福州，其函必留於田撫署內也。頃又獲賜諭，并寄到都昌助味書堂之百金，收訖。想陛覲之後，開府之命，必近在日月閒矣！不審駕且以何日至閩邪？弟秋來病癱下數日，適愈耳！而此初三日遭賊偷，篋中二百餘金俱去；都昌此項，幸遲五日至，早則與之同失矣！今歲小旱，而秋初雨甚佳，邑中尙爲有年，此極可喜。珍重千萬！不具。

去歲在江寧，聞被實授中丞之命，眞爲閩里之光華，慶忭無已！新正以來，伏惟起居萬福！弟去冬歸里，正當江津人有戒心之時，幸布帆無恙，戚友差爲之慶。臘月朔得一孫，今賤狀一切如故，二月杪又將渡江東矣！惟爲樊川先生營葬事，尙未成，吾所欲者，業主不售，或業主肯售，而吾意以爲不堪用，遂轉致滯閣，覺此

事轉辦轉難矣。其費爲之營放，頗有增益，然不敢以此爲卸責之道也。邑中雨雪應時，米價自去年來已賤，今當更獲豐稔矣！特此申候，餘容續聞。不具。

久未奉書。去冬在樅陽舟次，適嗣君舟自北來，與之暫晤，併屬候興居，亦未及作札也。自開府海疆，明作之氣不衰，而寬裕之風加廣，誠得爲大臣之體，固不欲以能吏爲優矣！欽仰！欽仰！

樊川宅兆之事，營求三年，勞而無效。今年弟尤覺衰憊，執不可堪跋涉之事，而受任必不可空謝，乃以弟昔所買老牛集一處，本留爲自藏者，移與之。弟前獲此地甚巧，於是餘銀甚多，爲之置田及備葬費外，尙寬然有餘。已決於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子時安葬。葬後惟田畝永留供祭，張氏子孫不得轉售。（擬以此語批於契內。）至其多餘之銀，聽其家三房分用可也。頃張八哥在桐，已將田山兩處與之交代看訖，至葬費現存者，寄與樊川之壻江懷書，六哥屬其於十月杪回家，爲婦翁料理大事，并收借出之項，懷書又有爲樊川先生刻詩之意，其餘多之銀，

或分或刻詩，吾輩似可以不問，但了畢窻窻，則於師友之誼，已爲無負矣！謹此報命，併一帳簿呈閱。弟明日自家動身赴江寧，今作此書附寄，兼候新社，統惟覽照！不具。

聚居晨夕，快披情素，實慰平生！加以贈遺之優渥，重以佳城之欣賞，自念此數日閒，亦何多幸乎？九經說及辟穀方，已附輿人呈上。茲值令孫合卺嘉禮，謹具薄物，稍達稱賀之意，伏惟哂存！旌旆遄發，必在二三旬內，恨不能更來瞻送，卜鄰結好，各存心諾，不知異日天能爲成此願乎？嚴寒，途次惟珍重千萬！餘容續陳，不具。

新年惟起居萬福。計旌麾當於元宵閒抵治所，塗閒必皆晴霽，至後則雨雪潤麥，以慰恤民之思，爲兩快矣！弟擬此初十後赴皖，賤狀尙如故態。故鄉雪後，米價乃減，今春差可以無患，舍弟隱瑜，本以副貢，就職於直隸，遭艱歸里，無以自存，度嶺欲覓一館地；其人學問極佳，舍筆硯而就吏事，可謂去長而用短，今瞻趨閣

下，乞賜噓薦，得一書院，使之自資，以訓諸生，亦良爲勝任也。

第一冬止讀宋儒書，近士大夫侈言漢學，只是考證一事耳！考證固不可廢，然安得與宋大儒所得者並論？世之君子，欲以該博取名，遂敢於輕蔑閩洛，此當今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也！閣下任世道人心之責，故亦不敢不以奉聞。溟海波平，吏民從化，遙望額慶，春寒惟珍重，肅候並達愚悃，統惟鑒照，不宣。

數月來啓候疏闊，但聞屬吏往來，頌述仁政，而慶台候之增福而已！承賜手書，並頒珍果，無任欣荷！鼂足迹一至吳，而在秋深時，無楊梅矣。今乃生平第一次嘗食也！示荒政輯要，用意精詳，非特一時戴恩，且令異世被其利。而今歲麥收大稔，早禾之豐，亦大有兆，願年年大有，此書乃備而不用，則尤快矣！節下仁慈之志，或竟可以感神明而致此乎！

鼂居此粗平安，而家內子婦輩不樂遷居，卜宅之計，不能決也。冬閒須自反里，更議之耳！一書乃鼂與常熟蘇世兄者，內有爲敝同年蘇公去疾墓志，乞寄與

令親家張諱敦均家轉致，必不失矣！暑濕日甚，伏惟珍攝，謹復，並謝，不具。

累月有疏啓候，聞閣下頃蒙聖恩，以大司空內召，以天下共推之名賢，當熙朝正卿之重任，於理誠爲應得矣！而以鄉曲私情言之，則又倍爲欣慶！又仰度閣下受知旣盛，許國彌殷，無復萌暇逸之志；而吾鄉自何文端以來，居極品者，率得懸車數年，垂休田里；假令閣下復得繼前輩之盛事，於毗佐成烈之餘，計其年歲，恐當在十年之外！而隼朽敝之軀，恐不能待而見之矣！以此歡怵之下，更復悵悵耳！想旌旆遄發在卽，而隼亦擬於十月內還家，肅此馳賀，併候，不具。

復趙遂樓

閣下在士林有文章之華，立朝有端人正士之望，昔者聞名而欣慕久矣！頃閣下持節嶺南，相去益遠，末由瞻接，顧於前月惠承賜書，遠問，又以錢南園銀臺之舊誼，執禮謙甚，愚鄙當之，彌以爲媿也！世之以科名仕宦者，每視隆替生死，爲

情之厚薄，獨閣下篤念師友終始之誼如此！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兼以追思南園，能無慨歎乎？

兼頻年久處金陵，衰耄極甚，才本非工爲文，加以精氣耗竭，四方君子，以文字見命者，率辭謝弗能顧；感閣下之高誼遠懷，勉期驚罷，爲尊贈大夫撰墓表一篇，譴陋自慚，錄本奉寄，閱之不審，遂堪以鐫石，不書來云：拙著九經說、詩文集已登鄴架，今更寄三傳補注、法帖題跋二種，又南園詩序一篇，未入刻者，並鈔呈覽，統惟照察！此復。

與既堂

別後伏惟萬福！計麾蓋今必已至河東，仁澤所流，與春雨同潤矣！安徽持節諸使，盡移山西，使人怨晉絳之民，何獨奪我賢使君邪？而吾輩文字談讌，遂至邈絕，此又不足論矣！侍近狀如故，頃已至書院，居此三年，略無人才之望，豈所謂魯

雞不能伏鵠卵者乎？侍去歲歸里後，營卜葬地，竟得一可用之處，此最爲可喜。今年歲陰，可以了此大事矣！二家兄京陞之後，家中遂大艱窘，無以爲策。今八舍弟斟元舍諸生之業，而出門覓館，他事亦非所堪任，惟當覓一鹽務外事，是以遠趨旌節，祈賜齒芬！此於公事自無干涉也。朝夕惟慎護，臨啟瞻企，不宣。

復孟蘭舟

爾自出都門，與吾兄天涯相望，遂數十年；忽得賜書，知歸里後起居安適，欣忭之情，殆無以爲喻！同年海內，僅有數人，去歲張慕青來江寧，送子入場，始得一見。與吾兄睽隔之路尤遠，此生能復對晤乎？得常通書，亦一快矣！爾行步尙如故，口中落一齒，目已昏然，尙能作此手書。惟時有脾疾，飲食少耳！似明年八十，尙可度過，此則難知矣！三子四孫，今年爾大約在江寧過冬也。知相念，故以詳告。所命爲年曾祖墓表，已撰一篇，今封寄，似可用以上石，更酌之。承惠銀幣過厚，祇領愧

謝有便希更賜書，特此奉復，并候，不具。

與康茂園

涼秋惟起居萬福！前承賜書，令撰晉乘蒐略序，鄙陋安能以文冠大著？慙悚！未敢遽下筆，又以鄉試，親友來者紛如，幾無須臾之暇。今因諸人入闈，乃屬筆草一序文，殊不足以發揮閣下之盛美；聊以盡區區之意而已！今錄稿上呈，不識便堪用？不幸誨示之！賤狀尙恂如昔者，被恩加品，入與鹿鳴宴，衰耄無狀，荷榮增報！今坐俟此盛典矣！率候并復，餘不具。

與楊柏谿二首

前在江寧，幸承明訓，別來企仰無已。初雪嚴寒，伏惟起居萬福！至於愍念民瘼，勤勞綏撫，誠仁人君子之用心；所願盡瘁之餘，稍存攝養，以慰仰戴者之望！

歸來兩月，日增衰敝，目視彌昏，畏寒自閉一室，如繭裹矣！承賜書，揄揚過重，但有愧赧！豈虛薄所能任邪？冷亭先生聞尚留淮陰，不知河防竟得上策否？今日任事者所處之難，殆天意欲以勵大賢乎？令弟春圃先生，想在官舍，同履床社，想念不另書。率此申候，不具。

前月聞榮晉越臬，此海內士林所同心仰望者也！其可欣快，亦何待言？愚鄙之心，稍嫌旌旆之遠，此後瞻企之願，恐遂不能復得。又以江南時事，煩棘有過於越，移節杭秀之閒，總領湖山之美，此又私衷所竊爲閣下慶忭者也！昨得賜書，過承推許，愧赧愧赧！賤狀如故，今冬尙留此度歲。遙想入覲事畢，車蓋南還，亦將莅越矣！令弟三哥，固當敍姜被之溫，而亦有別友之悵，固天下勢不兩全者也！附此上候，目昏草草作書，勿罪勿罪！

與楊春圃

自送別後，甚切馳想，良以同心之難遇也。得書略悉近祉，想佳日時造湖上，但恐不能夜游耳。竊近體弊目昏，大不及去年相見時；正如就夕之日，其行乃彌速也。下年便棄去，庶歸骨於故山耳。與三兄恐無見日，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賢豪相遇於空寂光中，亦不必以長別離爲憾矣。吾兄以謂然乎？昏眊作書，草草勿罪！

別來遂經許時，極深企想。得惠書，具審清勝，欣慰欣慰，厚意相念，乃遠荷損金見寄，殊爲愧也！賤體雖行步飲食，而神明之憊甚矣！又聞見所及，時忽忽不樂，又絕少可共語者。目今江南頗憂久旱，聞江西乃憂水潦，安得少均之兩濟乎？令兄柏谿先生必佳好，竊目昏非素紙不能書，故更不奉啓，想今秋巖中丞至，其明果於公事相商必更易了也。暑熱惟珍重千萬，草復併寄墨兩小匣，硃四定，皆零殘不成匣，借一墨匣盛之，以供磨丹注經，卻殊便於用耳！

與王懷祖

累年未通啓候，但遙相念時，有都門人來，詢知佳勝而已。竄頻歲居江寧，此地巨都，而所對人物，乃與下縣荒邨不異，良可慨息！聞世兄乃能繼武家學，使人欣快無已！不知先生近日，常相接談論者，復是誰邪？敝門人陳用光，江西新城人，其人篤學好古，作古文已入門徑，是後來佳士，茲入都鄉試，因慕仰瞻謁階墀，必蒙鑒知，非庸士也。竄九經說三傳補注刻本新就，卽附呈教。竄欲破門戶偏黨之見，遂不免以臆爲斷，恐當獲罪於海內學者，先生試評論其謬妄，竄必不敢專執自是也。寒初，惟珍重不具。

與翁覃溪

自於敝縣東門外瞻接後，幾相隔十年，啓候疏闊，殊抱愆媿！惟於北來相識者，詢悉體中佳勝如昔，以爲深慰而已。竄昔在館中，見宋元人所注經，卷帙甚大，而其閒足存之解，或僅一二條而已；意以爲何須爲是繁邪？故愚見有所論，但專

記之；如是歷年所記，每經多者數十條，少則數條而已；謂之私說，不敢謂之注。至於三傳校諸經稍輕，乃名曰補注。分成兩書。今年諸門徒遂取以刊版，鼐固知其不免謬妄，今各以一部上呈几下，不知亦堪以一二條之當見取者乎？

敝門人陳用光，新城人，先生曩爲作詩之二魯，其中表也；其學略相近，而用光古文，已入門逕，固當勝於二魯矣！近日後輩才俊之士，講考證者猶有人，而學古文者最少，今陳生入都，瞻謁階墀，當必蒙異視而教益之也！曩者都中文酒之會，故人死亡略盡；在京獨閣下爲靈光碩果，士流趨仰，而好賢愛士之盛心，又出於天性，故鼐輒敢以此告之左右耳！附候起居，不具。

與秦小峴

辱手示，甚慰闊懷，欣忭欣忭！閣下辭外藩而得京尹，既可奮雋張之閱績，不若外吏之憂牽制，又且京中故舊，時得過從，亦可喜也！鼐學卑文陋，加復衰罷，偶

有撰述，亦何足云？見許過重，彌以媿赧！海內英傑，彫落殆盡，後生繼起，更苦稀少！
竊居此地，不能有益於諸生，良可歉愧！維君無子，所諭誠然，其所欲撰述，卒有志
未成，將自是蕪沒，豈非大恨哉？秋涼惟增福，率候，幸珍重！不具。

與魯山木

去歲聞奉諱廬居，道遠未及申唁；未知卽日成阡畢未？伏惟朝夕自愛！令甥
碩士至，承賜書，具荷相望之意！賢郎姪過金陵時，弟尙未至，故不得見。見碩士則
愛之如吾骨肉矣。往時敝縣前輩文學，頗盛於天下，近乃衰歇，無復有志之士，獨
新城英俊，鵠起彌衆，且賢良由先生導之於前，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理固不虛，然
亦天意欲留此道一綫之傳於新城矣！碩士言先生頻年精意於心性之學，此尤
可敬服！士必如此，乃是爲己；不然，文如昌黎，學如鄭康成，不免猶是爲人也。終制
後以能不出爲佳，近觀世路，風波尤惡，雖巧宦者或不免顛躓，而況吾曹邪？竊今

歲尤衰，左臂筋酸痛，至逾半年不得愈；相見無期，遠望悵悒而已！暑熱，幸慎護！不具。

與吳山尊

闊別如許年，未奉一書，但聞登朝侍從，欣忭而已！頃荷手書見問，併知近佳，欣慰欣慰！兄寄兩文，當今才子，可云無忝！宇宙高才，爾來陵替盡矣！得閣下輩振興其閒，主持風雅，當使朝廷爲之增色，況同學輩乎！兼筆力最弱，素不工書，但以與故人見千里面目則可矣！所命書岐亭詩，僅書一首，以稱尊意，不敢與當世名書家並，千祈勿以入石也！

鍾山書院諸生作時文，差可觀者，固尙有人；若作詩，則梅總憲一曾孫，名曾蔭者爲佳；作古文，則有管同者爲佳，此二人年僅二十許，若年進學登，爲後來之雋矣！承采問盛心，故以奉告。

所要鄙著詩文集，今俱以一部奉寄，此事要當聽之後世公論，今之故人相愛者，雖以見許，安敢信乎？兪自去夏來此都，未回里，欲買宅，竟未得成，衡兒今當江浦一小書院，每歲百金，取其爲不爭之地而已。率復兼候，就餘紙作書，不恭勿罪！

復葉芸潭

前承寄示尊大人方伯公集，及閣下自著詩集，奉讀欣躍，已不啻百朋之錫矣！旋得惠書，過蒙見推之重，執禮之謙，見之彌增悚赧也！閣下清才敏學，詩有天然之秀色，有攬古之備美，宜爲詩人之傑；昏耄如兪，正當遠避，豈得讓出一頭地之謂哉！以欽愛賢哲之忱，加以平生羣紀之誼，固願一瞻清光，而耄耄之齡，三千里之隔，何可得親幸？聞建立功名，聲稱遠邇，以增快慰而已！目昏作書甚艱，草草奉復，惟慎護不具。

復賈良山 聲槐

庸庸材淺識，病居江介，與中朝士大夫聲氣不相屬久矣！閣下英資篤學，奮起羣士之中，卓然趨嚮，尙友於古，何所取於僕？而遠承賜書，執所爲文，殷勤下問，爲之愧汗不寧！讀其文之溫粹，知其爲君子，晒焉願識，而不可得也！近時文體，壞敝日甚，士習詭陂，因之，如閣下讀宋賢之書，融洽貫穿，以施於文，殆孔子所云辭達者，以當衡士之任，必能釐正僞體，有裨於教化，惜尙未見任也。閣下亦自信所執待之，終有光於斯世而已！僕何能爲益於閣下哉？聊識所見於所箸前，未知當否？謹以奉復，外九經說一部，兼文一部，併以奉寄，茲不具。

與汪薌林 桂

違別十餘年，時復相念，道遠，消息不易通；齊梅麓至，得書審近祉佳也。寂寞

郎署仕宦之味，大抵如斯，隨行逐隊，以聽遷擢之自至而已！鼐固衰敝，但未困臥，今秋鹿鳴與宴，卽歸櫪戶矣！過承遠惠，謝謝珍重！不宣。

與董筱槎

桂敷

前歲駕過江寧，幸得一語，倏三年矣！衰病之夫，不足以論學問之事，老先生方以英姿壯氣，又篤志於學，必足以導率後進，方駕古人；竊所屬望，豈有涯量？時取鼐所爲古文辭類纂觀之，管子取老馬之識塗，僕庶幾可比於此乎！新正惟動定多福，齊庶常至，得示書，所論讀書多，義理明，充養其氣，慎擇其辭，此數言本末兼該，足盡文章之理；雖古之爲學善論文者，蔑以加此矣！鄙見亦何以更益之哉？願勉副其言，功之深而志不懈者，必能矯然獨立于千載矣！無由再覲，臨書企想，惟珍重！不具。

復周次立

久不見，甚相念，使至得書，知近佳也。竊一病幾死，今愈而尙軟弱，承寄陳米火燄，正宜病人，謝謝！石谷石亭畫卷殊妙，其顏字與仇畫，皆僞作不足存，吾藏有仇十洲紈扇宮姬，卽畫班姬也。少遲吾兄至此閱之，卽知仇畫之妙，豈如此俗筆，其眉眼乃蘇州娘娘邪？漸寒，珍重千萬！

與唐陶山

仲冕

駕回，竊以病不得晤爲歉，所示麻姑壇，不過明人刻本禊帖，縮本始于趙子固，此正是子固書，而作僞者謬以薛稷跋裝其後耳！此復并候日安。

與齊梅麓

自世兄赴金匱後，傳聞官聲甚好，不媿讀書人從政也！張廣文至，得書，具審近祉；又承寄五十金，銘謝銘謝！竊七八月病瘧三十餘日，自分必死，而幸得生！今

身體尙軟弱，所須寫屏幅，尙未能書，須後月書寄。其米書不佳，俗弱略無米家超俊之氣，文中於藝祖及徽宗皆不提，行款內稱臣，尤可怪！朝臣惟奉詔選文，乃用臣字，對詔書言也；焉有於宗室稱臣之理？米老雖寡學，安得如此不通邪？聞世兄已就京官，尙於金匱過年不率復，并候不具。

與汪世兄

浦銳齋之子

去冬得寄書，卽奉復，當已達矣。今撰尊大人誌銘成，鈔寄觀之，似便可用邪？其閒有應填之字，望填清，更鈔一本見寄，抑或便於京師刻一編以送人乎？筆記亦讀竟，所鈔重複太多，去其複者，及鄙意所欲刪者，所存才半耳！且存蘄處，須有的便再帶，歸期定不水邪？陸邪？孝履珍重！不具。

與王惕甫

芭孫

去歲承賜書，付石琢堂攜來，琢堂以寄賢子於靖江。今歲賢子見寄，乃得讀之，具審近履，欣快欣快，而謙抑之懷，益使人欽佩。夫學問之事，天下後世之事，非自亢者所能高，亦非自抑者所能下；然則先生之用意，不亦善乎？其於鼐則推許誠過，鼐于文事粗識門徑，而才力不足盡赴其識；譬諸李翱皇甫湜，豈不欲爲退之之文邪？而才不能赴其所識，鼐是以更望諸年少者，假令更有韓歐之才出，而世第置吾於獨孤及穆脩之倫，則吾心所大快矣！先生亦以爲然乎？久雨春寒，不可耐，惟珍重千萬，企望來年杖履入江寧，得一面談耳！

與張惺齋 炯

奉別，不謂遂及如許年。鼐重詣金陵，迴憶昔者相對，彌增懷想，得去臘手書，具審嘉勝。以銀鈎鐵畫之妙蹟，上繼中郎太學之遺軌，真人閒一大佳事，聞之可勝快邪？大作揄揚盛美，不媿卿雲之儔，讀之怵躍而已，便留此與後輩作楷式耳！

修志之說，頃頗難就，今年固不能開局，恐來年亦未必也！維君之歿，良爲可傷，其著作率有志未就，而後賢未繼，尤可悲歎！其若之何？蘄衰疲，然尙能步履，但精神不能讀書矣！率候，不具。

答徐季雅

林仲騫至，得書，并大箸一冊，承推譽過重，所不敢任。足下年甚少，而所能如此，其志氣又如此，異日成就，寧可意量！但願爲之勿倦，自有深入之境。此本非他人所能力助者，況如蘄夙昔所得者既淺，加復衰耄，豈足爲英少先導？但以垂暮之年，得見吳中近日賢俊奮起，足以追繼貴鄉諸前輩，茲足爲快耳！

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而入之。韓昌黎柳子厚歐蘇所言論文之旨，彼固無欺人語；後之論文者，豈能更有以踰之哉？若夫真不可言喻者，則在乎久爲之自得而已。震川閱本史記，於學文

者最爲有益，圈點啓發人意，有愈於解說者矣！可借一部，臨之熟讀，必覺有大勝處。兼衰病未必尙能適吳，足下或有西來時，不知當有相逢日否？草復，珍重不具。

與張梧桐

德鳳

去歲得書，知在都佳安。有志爲古文甚善！兼有古文辭類纂，石士編修處有鈔本，借閱之，便可知門徑。若夫超然自得，不從門入，此非言說可喻，存乎妙悟矣！珍重！不宣。

與魯習之

嗣光

夏閒得書，甚荷存注，所示諸文，命意可謂卓然自能樹立者矣！輒以鄙見陳所取舍，冀於高明效涓埃之益，直率大甚，勿罪勿罪！爲尊大人撰墓銘，已具稿，於愚心粗盡矣！未知於孝子之意，頗稱不？

竄數年來目有黑花，作行草尙覺吃力，眞書絕不能爲矣！故不能承命，自爲書丹，所愧薄劣！恐文集不能到後世耳！昌黎歐王所爲誌銘具在，其石本傳者有幾邪？往時王禹卿在揚州，爲竄書一文入石，舛誤之字，不復鐫改，余謂此那得通？禹卿笑云：「君自有集與後人證明耳！」又蘇公自書赤壁賦，與子之所共適，適誤作食，亦不注改；良以自有文集足取正之故，此皆石本不逮集之說也！第恐竄集無傳世之望，今姑引此以自解耳！霜寒，惟保重千萬！

與魯賓之 續

奉別遂十餘年，得惠書，欣喜之至，閉門奉侍，高尙不應公車，想見超駿之氣，然亦可悵也！今年行止復何如？承示古文，佳甚！其氣陵厲無前，雖極能文之士，當避其鋒也，矧衰慵如竄者乎？近年竄以目昏，畏對小字，都不讀書；所示文略讀，閒識數字於側，不能詳悉，所言亦未必當也。

夫學文者利病短長，下筆時必自知之，更取以與所讀古人文較量，得失便無不明了；充其得而救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豈必同時人言其優劣哉？言之者未必當，不若精心自知之明也！竦今歲必歸桐城，足下決不出山，而竦毫昏若此，豈得有相逢之日？念之愴恨！無人至新城，今更從碩士處轉寄，此書當達。惟珍重！馳想不具。

與譚蘭楣

竦以謙陋，行能無稱，自屏江介，與中朝士大夫隔久矣！閣下遠賜手書，過蒙推譽，執後進之禮甚恭，此豈僕所敢任哉？先侍郎名德治行，海內悉知，宜垂史冊，豈竦陋文所能闡其盛美？第以昔者曾與賓階，今承命不敢辭，擬撰一文，未知便堪上石否？又近讀宋以後史書，大抵多采取傳誌之文，稍竄易，便爲正史，然此必名人之集之甚著者，乃得用之，而竦非其倫也。鄙文錄呈，惶悚惶悚，謹復，不具。

與胡雒君十三首

自去里中，何日至鄂？甚念甚念！入夏來想佳勝，書局之事畢未，鼐於二月晦出門，三月望始至江寧，近平安耳！謝公有書來，翁覃谿令其更有事考稽於石刻，然魏人石刻既少，有又不足資考異，恐無益也。見秋帆制軍實齋先生，均爲道候。餘不一。

久未得消息，想佳好！尙在秦觀察署中邪？貴宅一切妥善，令壻新入泮，殊可喜也。鼐去冬喪弟婦，而次子生一孫，今春欲以舍弟夫婦合葬竹園窠，乃遭大雨，穴中汎水，蓋其地作一穴，自可三棺，則不能避水，祇得仍厝，俟今冬葬之，鐵門，然以此大爲勞費矣。

三月初八日，始自家動身來南京，精神殆更不如舊年；又相好者率皆遠別，目前鮮可與言之人，極使人不樂耳！臘月半陳碩士過舍閒，留談竟日，伊取鼐爲

兒輩竄改之文刻之，此不如惜抱軒稿之枯淡，大爲人情所欲得，帶來數十部，取之須臾便盡，俟其再寄來，當奉寄也。

正月末，魯習之來晤，果亦佳士，碩士之表弟也。邑中二左二葉及秦牧，皆苦心勞力以覓地，而迄今不得，良可太息。茲事乃爾難邪？鍾山監院鄒學博，是秦觀察之舅，可因寄信居越中，近有所聞見，不曾遇佳士，足與言者，不叔固屬爲刻海峯集，成邪未邪？年底擬還家，不詳示之，略報，不具。

累月未得消息，想佳適邪？夏初一札，從孫藩台處奉寄，不審達不。兼秋初燂下，數日，又遭賊偷，今病雖愈，猶未復元，而貧乃甚矣！九經說及三傳補注，則先後成，此蓋爲可喜。今各以一部奉寄。江寧故鄉，皆秋旱米貴，而四方未寧，吾曹安得無憂邪？衡兒尙居里中，舍閒三月于鐵門葬舍弟，而五月遂得一姪孫，妄意又欲自誇矣！奉聞發一大笑也！邑中諸友率平安，惟楷之葬泉水壩事，大可怪駭。郡中今正考試，而尙未聞雋者之名。兼擬十月末去此，歸里諒亦當於此時乎！惟保重！

不具。

昨得五月見寄書，具審佳好。主紹興書院，千巖萬壑，固宜多勝覽矣！此閒日與豫生相對，殊慰岑寂。故鄉昨有人來，雨水甚足，早稻登場，米價大減，茲可慶也。春閒舍姪騃赴潮，鼐有一書奉候，而前書來時，似未達；當由杭越相隔故邪？汪稼門如到任，想可一晤之。寧世想已至臨安去邪？鼐近狀如常，相見日近，一切面悉。茲不宣。

去歲得手書，具審客中佳勝爲慰！鼐今歲又二月來江寧，頃時有人來，知尊府一切平安也。前所議小學事，鼐殊不以班志所定爲是，朱子所定小學，其識自高於古，朱彝尊輩欲返而從漢，其所評不爲是也。夫六藝自是古人以教小子之事，然計所教者亦淺，令鼐知其概耳！其一藝之精，自有專門，豈必人人能之？又學者豈必事事解了邪？若宋儒所云小學，則是切於日用，學者必不可缺者；大抵近世論學，喜抑宋而揚漢，吾大不以爲然，正由自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邪！吾亦非

謂宋賢言之盡是，但擇善而從，當自有道耳！維君以爲然乎？

邑中晴牧家起墳事，最可痛，今尙無地葬也。豫生有來江寧之說，而至今未至，不知何故？蘊山先生處，望爲道候。西湖之遊，吾未知能果此緣不耳？茲因舍姪駸來浙覓館，伊所依者寧世兄，然恐未必有濟，如有相當之處，希爲助口芬耳！與觀兒居此平安，餘不備及。

去臘聞維君就紹興書院，不得歸里，甚以不晤爲悵。想館況稍覺適意，亦自佳也。聶在里略如故態，惟全戒肉食，真成一老頭陀矣！臘月朔日未時，令甥又舉一子，以正擬齋僧而生，名曰齋郎，今大小俱健，想聞之爲增喜。衡兒乃於臘月病傷寒，幾死，服大劑薑附乃愈，今差欲復元矣！吳五哥病疽久不收口，而精神瘁憊，吾極爲憂之。冠海冬初往江陰，今尙未返。聶爲樊川謀葬地，亦尙未得，殊爲耿耿！張惺齋書附達，餘不宣。

春閒得寄書，知到瀚後安好，爲慰！聶今年來苦右臂痛，故作答難也；今未全

愈，但不甚耳！此閒攜觀雉兩兒來，方厚躬爲課讀，俱平安。家中亦平安邪？教西入武關，而江漢淮甸皆寧矣。章淮樹仍欲於邑中捐穀，設義倉，以備城守，深長之慮，亦非過也。

龔經說已爲朱生刻成，現在收拾舛誤，略遲即可奉寄。江寧諸生，爲刻三傳國語補注，行亦可得，所摘者已去之矣。將動身來時，將兩兒分撥，意欲自是更不問家事，亦不讀書作文，但以微明自照，了當此心而已。學如康成，文如退之，詩如子美，只是爲人之事，於吾何有哉？

嘗至杭州，見蘊山小峴兩公。小峴有北行過江寧之說，不知得果否？左聖俞乃爲國殤，可痛可痛！然則竹城嘴亦未妙邪？龔家楓香嶺事，已與彼和息，以終凶爲戒故也。頃聞給頂戴部議已至，附賀不具。

前作書付錫祉，錫祉輟行，故沈閣至今。雒君乃有悼亡之恨，實助悽惻！此況亦龔所身嘗也！命也奈何！正當歸趨大覺耳！龔去臘月得之孫，已隕於正月廿日。

時吳五哥病甚，不令之知。鼐本擬攜衡兒來江寧，因其岳病留之，約於三月十二日抵江寧，今不知吳五哥之存不矣。陳石士頃過此，甚可喜，設其行過杭，而維君在彼一晤之，亦快事也。鼐詩集刻將成，不過一月，可以奉寄矣。此閒一切如故狀，珍重不具。

夏初得春末惠書，知清勝爲慰。鼐與次兒居此平安，今年雨水極多，越中不知若何。如故鄉則豐年矣。衡兒已定留京，此番禮闈，尙可謂之得人；但經義之體，則日下矣。前所寄近體詩鈔，鼐復有重訂，大增評注，惜前本付雕之略早矣。其誤字亦殊多也。魯陳歸班，當選教職，此數日內甚望其來。石士因其尊人召之去，今當在署，尙未見回信來。植之昨有書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學。」若果爾，則爲今日第一等豪傑耳。鼐與樊川老牛集地，淮樹爲擇九月葬矣。此大是里中百餘年來一僅見之事也。趙甥得第分部，近頗有譽，吾爲其父定十五里坊之墓者矣。亦可發一笑也。略報，不具。

去冬汪稼門中丞，邀往觀其新葬其夫人于白嶺地，殊爲佳妙，係其長子所自定，亦人家墳山，以九百金得之，作回龍局，朱雀千峯，極奇秀，天殆將大興是族邪！相好諸君，在邑中經營此事，皆寡所得，而倦怠之情乘之矣。植之爲吾薦於稼門家，館歲百廿金，亦甚妥也。

不得消息，又逾半年，想動定佳適。書局事已畢，未目下何所爲邪？兼二月至敬敷，攜觀雉及外甥幹，朝夕亦蠡遺。但皖中可與言之人，更難得於江寧也。今年會榜，惟陳石士館選，最爲可喜；其餘名人殊少，而邑中左君之事，尤可慨歎矣！近諸賢赴秋闈，而觀海叔固青展，皆裹足不行，亦其見之果邪？故鄉歲豐穀賤，斯第一可喜事！孔城劉生名開，十九歲，吾呼來書院讀書，故鄉讀書種子，異日或在方植之及此人也。衡兒場後留京，當仍居何季甄家，然吾亦久不得其信也。尊處舊所借五女一項，伊今嫁女須用，望以原本寄至鼐處清結可也。朝夕惟珍重千萬不具。

初春惟體中安好咫尺不見與萬里等耳豈必以遠隔爲恨所望客居清適而已。龔尙如故態，衡兒已自京至杭；龔書令其旋里，然竟未回，而賢郎亦未回，似各於淞中得一小館矣。故鄉諸相好略如故狀，獨目中所遇年少，人才日薄，良可歎息。文廟建理學扁，良爲謬誕，然龔歸事已過矣，安能遽令除卻邪？張虬御分發桂林，覬可與上官有筆墨知遇，不列之尋常佐雜之中，而吾賢與之他鄉聚晤，亦一快也！吾所選五七言今體重復批閱之本，彼行笥攜有之，可以借臨一過。鄙見自詡，此爲詩家正法眼藏；不知他日真有識者論之，當復何如？若近時人毀譽，舉不足校耳！

張樊川竟於十一月初九日葬於老牛集，此事猶當爲吾邑近年之盛舉。至其後賢之果昌與不，則亦何敢遽定哉？陳石士尙趨庭宛邱，其應試於南北，尙未定，馬魯成現在家，行赴淮關書院。馬雨畊適暫歸，昨相八角亭墓，乃大蒙其賞愛也！去秋始得四庫全書目一部閱之，其持論大不公平，龔在京時，尙未見紀曉嵐

猖獗若此之甚；今觀此，則略無忌憚矣！豈不爲世道憂邪？鼐老矣，望海內諸賢，尙能掇其敝也。目花，鐙下作書，草草不盡。已未

獻歲惟動定佳勝。臘月得書，具知近況。賤辰承寄多儀，謝謝！去夏及秋，鼐在江寧，曾兩次寄書，然似皆未達，不知其後到不？遠書誠難致邪？聞蘇潭有推轂之意，不知其果否？鼐近狀略如故，今歲就皖中，取去家之近也。文集爲江寧諸君鑲版，云四月必成工，共十六卷，待得之，可奉寄也。接老伯大人詩，刻本佳甚，雖不多，足以傳後矣！謝謝珍重，不具。

與吳惠連

前得書，具悉近況清貧。尙不至全無酒資乎？時入蘭亭邸不？鼐衰老畏作詩，故無以寄之耳！故鄉乃不免水患，而聞北方乃憂旱，今已解邪？桐城故事館選於同里例不投帖，此猶爲樸厚之風，不可使變；世兄乃未達此故，宜告之。都中近得

時相對者爲佳，珍重千萬不具。

與吳敦如七首

得書略知近狀，邇惟侍奉益佳勝也。爾屏居草澤，豈當復論西清舊體？前鮑覺生投帖，爾更不以名帖復答之，足下益爲煩矣！故謹璧尊謙也。故鄉霪雨爲患，居屋皆困於浸濕，薪米皆貴，殊令人憂。京師未知何狀？甚望尊大人得一差，又望臺中得一實缺。朝夕惟珍重，餘不具。

去冬郎君回，得手書，具審佳勝，奉侍萬福爲慰！爾里居亦如常，郎君美才而立志，眞佳兒矣！里中少年，風氣殊不善，此獨不爲所染，傑出之士，異日必繼家聲；乃翁雖貧，亦差足樂矣！家鄉米價極貴，而未得透雨，爾欲與同人募米平糶，而樂輸者少，恐不能辦成，但有慙歎耳！聞尊大人意興頗佳，禮闈望可與分校。衡兒以盤費之艱，遂輟公車之行，亦以其去歲乏功力，不欲取債而爲無益之舉耳！朝夕

惟珍重千萬！

書至，審侍奉多福，欣忭欣忭！鼐亦粗適，卜居之說，尙未能決也。得禮邸書，卽爲恭王擬作一文字，然其閒有數條，須更審問者；今寄來，奉懇爲細細問清；更將元稿寄鼐，改定後，乃復繕清以寄禮邸。再藩邸之傳，本應史臣裁著，非職元不當爲；若云家傳，亦覺不妥，意欲改爲神道碑文，但加一銘詞耳！望見禮邸更一商之；至所載詳略之宜如何，抑更須增減邪？率候，不宣。

盛暑想侍奉佳勝。鼐四月底作一書，并禮藩傳稿奉寄商訂，付陳旣亭，乃伊行至揚州，以水大畏而返；又留吾書於揚城，故今另鈔寄。鼐見虞道園爲當時宗室撰碑誌，皆略述其前世功德，蓋遐遠之人，生未見國史者多矣！而宗室先世之事，必於國家關係，豈可草略？今故先擬一稿，所未明之事，祈爲查清；若吾兄於此亦未明曉，便希見禮邸詢問；問得後批於元稿，卻轉寄鼐，改定本繕清，鼐乃敢爲啓以寄復禮邸也。

頃淮揚水災極重，而吾桐則早遲之禾俱豐，米升十三錢，於貧士大利，真可慶也。都中本年糧運無阻，人情安愈可知；然以言久遠之策，似尙未獲耳！竝雖尙能行步，然終是衰憊，精神大乏。今冬回家一行，或明年二月再出，謝去此席尙未能也。尊大人前請安，不另書矣！珍重千萬不具。

竝今冬留江寧未歸，得里中轉寄來賜書，具悉康善，尊大人正萬福也！禮邸家傳至，據以竄定恭王之傳觀之，庶爲明晰矣！今併一啓，卽懇持入邸內，以呈今王，想便可刻入舊函後也。竝今年刻試帖詩一小卷，法帖題跋三卷，併裝一冊，呈尊大人及吾兄閱之，以謂何如邪？歲行盡矣，尙可從容度去，不無由相見，深切企想！珍重不具。

尊大人醇德雅才，鄉邦共仰，遽爾棄世，悲切士林！況竝俯仰人閒，故人斯盡，痛感曷勝？大孝哀毀，亦何以慰？願賢兄弟深念擔荷之重，自慎遺體而已。此時已奉靈輜登舟，不想過石頭時，可申一奠；茲先奉唁，或尙未行也。竝去冬寄禮邸啓

並傳，文已至都，未茲略報，不具。

去冬聞轉官御史，欣慰欣慰！令弟至，益知近祉之詳，新年想增福也！鼐昏敝日甚，看文作書甚艱，此固其宜爾。欲歸又未得去，茲以爲恨耳！所命題史閣部書後，此爲兩姓光榮之事，附名其閒，誠所願矣！但耄病不文，雖作題無可觀耳！另紙呈閱，可附於史公書後，不衡兒得泰興，尙未能赴任。江南春寒猶甚，恐京師未必若此也。草草略報，不具。

與吳子方

孫挺

承惠書千餘言，意甚深美，而辭蔚然；此天下之才，豈僅吾鄉之彥哉？顧衰敝鄙陋，無以稱後來才俊之求，茲爲媿耳！書內言鼐關漢，此差失鼐意。鄙見惡近世言漢學者多淺狹，以道聽塗說爲學，非學之正，故非之耳！而非有關於漢也。夫言學何時代之別，多聞擇善而從，此孔子法也。善豈以時代定乎？博聞疆識，而用心

寬平，不自矜尚，斯爲善學；守一家之言則狹，專執己見則陋，鄙意第若此而已。方以謂當乎不邪？心氣耗竭，日復昏眊，奉答不能詳備，惟達其大旨，諒其不逮。暑熱珍重！尊大人前道候！餘不具。

與江懷書

去歲得手書，敬審佳勝，春來必增福也。竊衰罷日甚，不任勞苦，念往者既承司成之事矣，安得不與歸結？而重與跋涉，力又不堪，是以竟以所自留之地，交出以葬，司成已於張八哥在家時交清帳目，胡觀海擇十一月初六日安葬，昨章觀察尙以爲未盡，欲另爲擇日。擇定再寄聞。所存現銀若干，與張八哥一行，用去若干，存若干，或先取去刻詩，或存作葬費，請與張八哥叔姪定議。餘續聞，不具。

與張枏軒

昨與尊者述及靈樞厥陰在泉之說，以爲厥陰兼府藏而言，此視王注自爲允協，所示阮林作有橫絕四海之意，無一語拾人牙後慧，眞俊才可愛也！俟日晴走候，不具。

與張阮林五首

竊頓首阮林世講足下：承寄見贈詩及諸舊作，俱有奇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夫天之生才甚難，才之生於閭里而俾吾親見之，尤其難也！今旣遇矣，欣喜豈有量哉？以足下之年富，而又精心勵志，其成就必大有可觀矣！夫惟愛之深者，則惟恐其不成，夫有才而卒不成者，志不高而功不繼也。如足下宜無慮此，然以予相愛之誠，安得不更勛乎？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爲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爲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

必不能見古人橫縱變化中，所以爲嚴整之理，思深切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尙非一日事也。雖衰老矣，猶願及吾未死而早見足下之有成而已。中人以上，可以語上，雖所言者，所以達最上之材，非中材以下所可聞；足下奇士也，吾以言之，諒不爲失言哉！嚴寒，諸惟珍重！不具。乙丑

所示詩，筆力才氣，在今日里中，無與敵者！古今體俱有獨造處，中如惠鄙人律，語格是杜，而起尤橫絕；贈戴君詩極似太白；至除夕得家書四章，斯爲眞杜，能於開合操縱章法脈絡中，更大肆工力，始終不敝，必卓爲海內詩人，老夫放一頭矣！續報，不具。甲子

奉別脩三月，秋捷大可喜，非特鵲起以嗣家聲，且從此免繫心於考試，可以專力古學，必大有成就矣！所著作，鄙論已具前札；今奉寄三傳補注，想可取閱，以助撰述。北上諒必待明春，或過江寧不邪？冬寒珍重！不具。庚午

前得書，知佳好。近作何工夫？想增新得也！昌黎云：「能自樹立，不隨流俗。」

此所望於足下矣！甲邑中聞年歲甚不佳，殊增旅人之愁。餘具與伯昂字中，不具。壬

去歲得寄書，久未復，老病日昏，作字殊難故也。入新年想佳勝。用功勤勵，以張吾鄉前輩之緒，甚所屬望也。補後漢亦是佳事，然愚以謂此等學問，用功勞而實得處少，第近世人尙此耳！實不如沈潛於正經正史也。惠定宇有後漢書補注，其書正與足下同意，可取以相證佐，所言近人文集務多，此最爲可笑；其閒不足錄而錄入者幾半。然久之，世自有定論；一時之好尙，何足憑？且文集多，亦自難於傳播，王元美四部稿，人家得觀者稀矣！此亦其多之爲害矣！表揚幽潛，誠吾曹所當爲之事，至其人之顯晦，亦自有數存焉，非可以口舌爭也。往時汪銳齋欲刻汪梅湖詩，吾聞之亟爲作序，然竟未刻成；要之梅湖詩，自足傳後，必有成之者耳！春寒甚厲，不知京師何似？珍重千萬，略報，餘不具。

與孔搗約

竦於前歲得摺約所寄于宣誅後曾兩次作書奉寄入都今揚州寄去歲秋閒惠書乃知前兩書俱未達也。竦前在揚州聞摺約遭艱還里時竦亦正有婦喪勿勿歸來急切無附書處遂闕唁問。今計時已終制矣未審摺約已入都補官不近狀佳不竦數年來情緒頗劣小邑寡可言者作文字頗多又不能寫寄昨承索儀鄭堂記便即撰成鈔於別紙摺約觀之亦不異共一夕談笑也。想便可煩賢叔書成刻石耳！

竦纂錄古人文字七十餘卷曰古文辭類纂似於文章一事有所發明恨未有力即與刊刻以遺學者。數年來經營葬地去臘始得一處蠱有形勢可觀拘於術者日月俟來歲正月乃可畢葬事然精力則已罷矣。尊府所刊國語國策所以一本見寄；國策若未得校正且以誤本寄來也。大抵樊川先生左六哥處皆可寄書當必達。尊大人前可道請安率寄不盡。

與何季甄二首

去歲得手書，具悉佳勝；倏春秋再更，遙想增福！惟老病成翁者，更深益齒之感耳！今秋長男持衡，倖與鄉薦，亦不得不令其束裝北來，而以其年少無知，踽踽遠道，未免繫舐犢之懷，惟吾弟古誼篤情，必能視之如親子弟；其出門時，愚固已告之，當恭聽教命矣！兩郎君聲譽甚盛，家慶方隆，今秋分校，足徵聖心方將倚用，可勝賀也！令姪輩現在里居，抑來都不當並安吉邪？愚里居近況，持衡自當詳陳，茲不備及。冬寒，保重千萬！

初春惟動定佳勝。賢子剖符九江，若就養而南，便可使衰朽更得接晤矣！但不知高興來不？聶頊鈍之態如故，今年舍江寧而就皖中，可以不涉江濤矣！衡兒不免北行應試，諸凡誨之，奉寄孟陽小畫一軸，粗筴一握，以致相憶而已！餘不具。涼初近，當佳勝。聞五月內，乃體中小不適，今知己愈，猶願慎護耳！聶今年移居皖中，去家近，一切粗遣。衡兒乃奉擾過久，至愛亦不言謝矣！蘭士太守已進京，未甚念甚念。邇者外吏之難爲，日甚一日矣！惟不欲作好官，乃更以爲易耳！畿輔

水災之重，夙所未聞，今當各復業矣。城中相知者，未至大受患，不相見無由，率候不具。

與孔某

信夫之子

去歲秋閒，承尊大人來江寧，聚居兩日，略慰數十年相憶之情，不謂自此遂成永訣！頃來江寧，見世兄赴告，及尊大人遺書，讀之沈痛內結，老淚不禁！回思往昔相對，都如夢寐，悲哉悲哉！竊今歲二月始獲安葬先人，故至此最遲，展閱來書，才數日耳！而遣足來取復書，計欲爲尊大人撰一文字，不可倉卒便就，而此足亦不能留待，今先遣之奉復，其行略已摘鈔留本，其元本謹以寄還，俟竊所作文字得成，當覓便另寄。朝夕之閒，孝履惟節哀慎護，勿忘先志，謹此唁慰，餘不備及。

與周東屏

久未奉書，想動定佳好，聃去歲爲冶亭先生邀來江寧，遂居此兩載，衰敝之狀，亦日夕漸增，但尙能行步飲食耳！下月擬歸里度歲，明年當不免更一來也。體中近復何似？一切尙未減昔者不？聃刻詩文集，計尊處當已得之，今增試帖一卷，聊寄請正。茲有程魚門編修之子瀚，已捐雙月縣丞，茲來京欲圖仕進，機會恐亦未易，想篤念年誼，愍其孤立，彼在都進退事宜，或當蒙指教之益耳！因其行便，附候，不具。

與周希甫 有聲 八首

去冬張豫常觀察歸，得書，知近祉；所寄文字及百金併至，甚荷厚誼也！想從宦多年，始秉符竹，可以大展夙抱矣！佇聽佇聽！聃近仍主敬敷書院，年七十四矣！精神日衰，惟齒未脫，視聽亦漸壞，而髮之脫最甚，膝下三子四孫，皆平安，差可喜爾！所索爲尊先觀察公作墓誌，已就，今奉寄，但不知果可用不？拙集二種，并寄覽。

相去道絕遠，非希甫移節於安徽，必無緣相見；豈勝懷想，略報不具。

駕枉至江寧，幸一聚晤，倏又遠別，後會不知何日，豈勝思邪？得書知己抵都，不知分省乎？抑在部俟選乎？抑定赴貴州也？鼐在此平安，頃得桐城信，長孫復由生一子，老翁有曾孫矣！此亦差可喜也。鼐今冬只在此閒度歲，至明歲再籌行留之局。承寄見贈之作，佳甚！但衰朽當之，有愧赧耳！諸作便以鄙見直筆評判，未必果當，然以當面談傾吐至盡矣！率復并候，不具。

前得寄書，并見贈詩，詩佳甚，讀之欣忭不勝，即爲評閱，并一書寄入京師，而不意駕之更至江南也。其書屬持往者送唐編修處，計唐必寄上也。現在履察河淮，誠不免勞瘁，然助捍民災，速見底續，即不論上官之酬勳與不，而於仁人之心，不亦快乎？至於江上友生，復得瞻對，此又平生所不期而遇者也。想臘正之閒，當可至省，鼐近狀麤遣。九月得一曾孫，旋出天花，亦已痊收，可差爲喜耳！冬寒，惟珍重千萬！不具。

前月有一書，付舍姪憲奉寄，計已達覽。使至得書，略知近祉爲佳。時事壞敝，作守者豈能爲旋轉乾坤之事，救其小半，卽爲賢將之功，然亦必大費精神矣。爾近狀麤遺，思一歸里，而尙未能。決爲尊大人作傳，俟少閒屬筆，成便奉寄耳。衡兒隨制軍在淮上，當亦隨之回省，不知此月得不懇爲舍姪薦一小館，早晚可得邪？承輟俸見餽，祇領銘謝。茲因使還，率復并候。不具。

使至得書，具審近祉。首郡公事繁勞，固其理也。所望勤勩之餘，稍自調攝，以葆沖粹耳。爾今秋本欲歸去，意欲一歸，卽不復更出，而度其居陞，未可得安，故復展期一年，然衰耄已甚，疆留於此，亦可嘔矣！承惠餽節拜登，謝謝。衡兒現在出差，觀雉二子，尙在書院也。爾近精神衰憊不堪，久不作文字矣。補山相國之詩，容留讀之；若精神稍佳時，或能爲之敘，而未敢自必，望爲先告知孫世兄。爾有女婿潘明日將赴吳中，爾昨已作一書付之，其至吳呈閱，當在此書後耳。奉復不具。

昨日，前日，連作兩書奉寄，必俱達也。茲有左君塘，字蘭城，乃丹徒詩人，爾廿

年交友今自京口徙居吳中羈旅無偶畏人欺之故謁閣下希一接見以增其光別無他求故爲介紹耳。衡兒已爲藩委查災，昨制府又委催回空糧船，此差須冬底乃竣耳，辛苦亦其分矣！想差回可得一署事耳。奉報，併候！不宣。

別來累月，惟動靜佳勝，攝任繁郡，當可展懷抱矣！然恐時事猶多棘手處耳！元任官尙無來信，想可任至冬閒邪？鼐近狀粗遣，衡兒雖得本班先用，而實缺急未可得，又未委署，今差赴徐州查災也。女壻潘玉字韞輝，舊爲江蘇錢穀幕，今失館來蘇，欲求一枝之棲；此閒一切，令其口詳奉候不具。

乙丑年，鼐在皖得書，並承寄四十金，時鼐匆匆將赴金陵，遂闕報書，甚歉甚歉。頃得去年十月十日京師見寄書，乃知近況之詳，遭屈殊爲悵悵！今屆新正，想動定佳好，鼐絕不看邸鈔，不知希甫今尙留都中乎？抑更得一開復機會未邪？鼐衰敝已甚，今年當重赴鹿鳴，故留住此俟秋冬閒歸去耳！景衡現署儀徵，家有孫四人，長孫今年可娶婦矣！鼐於文章之事，何敢當作者之目？但平生所聞於長

者，差異於俗學，所編古文辭類纂，陳石士處有鈔本，恐一時未便刊刻，若希甫就鈔一部，帶回湖湘，或未必無益於學者耳！珍重千萬！餘不多及。

與何硯農蘭士

前得書，具審大事辦理已畢，甚善甚善！近想闔潭各清安也。所須尊公家傳，已爲具草，雖不能佳，卻字字真實也。竊衰疲目昏，不能端正寫字，如以謂其文可存，或求一善書者書之，便如閑邪公家傳款也，今將稿本寄上。朝夕惟一切珍重！餘不具。

與鮑雙五十八首

去秋在金陵寄一書，當已達覽。新年來想安善。卜吉已得吉壤，未念念！竊冬閒歸家，次子師古得一兒，旣而喪吾弟婦，今正辦與六弟合葬事，未竣也。爲令祖

大人撰墓銘已成不能佳，今以稿寄，勸亦可與殿麟先生論之，諱足存不雅。二月杪當詣江寧，不知尙得與雙五有接對之時？衡兒去秋自太原至汾，今當自汾州入京矣。賤體如故狀，略報不盡。

前日衡兒自都中回得書，始知挾筴入都。鼐前作一書，併志銘稿寄往巖鎮，不知曾轉寄到不也？今更將志銘錄一本寄上。長夏想安好！鼐近狀如常。曩者爲黟縣葉治三作西園記，治三弟兄已勒石京師，此閒頗有索其拓本，而鼐無以應之，望爲拓二三十本見寄爲荷。在都時與來往者爲誰？何時更得一快晤？相望悵然！惟保重千萬！

久別相念甚切，今年聞與館選，極欣慰！正爲西清慶得人耳！遠承古道，修簡見問，謝謝！見譽拙集太過，豈所敢承？然鎔鑄唐宋，則固是僕平生論詩宗旨耳！又有今體鈔詩十八卷，衡兒曾以呈覽，未今日詩家大爲榛塞，雖通人不能具正見，吾斷謂樊榭簡齋，皆詩家之惡派，此論出必大爲世怨怒，然理不可易，非大才不

足發明吾說，以服天下，意在足下乎！知將請假南旋，然恐冬閒過金陵時未必相值，今寄此奉覆，并候，不一。

去歲大考，聞進職，甚喜！願努力建樹，以副清時！至天下文章衰敝，得登高而呼，以振興之，亦所幸也。慎勿以遠貧爲急計耳！所寄兩書俱至，欲作古文，竊何足資問？韓李以來，諸賢論文之語具在，取師之，彼必不爲欺人語也。用功之始，熟讀古人之作而已，豈復有異術哉？冬末，竊自皖歸家，持衡亦自淮上辭館而旋，小男雉乃生一子，此差可喜。賤狀固衰老，然尙平安；今年仍擬赴皖，但不知此生與足下有復相見之期不？承寄換帖，謹璧，竊野處，不欲以縉紳之體自居，況翰林乎？故併不作全柬奉復，勿罪勿罪！江淮閒冬春皆暖，京師未知何如也？珍重千萬！不一。

周東屏南來，得手書，具悉清適，欣慰欣慰！此時分校出差，二者想必有一得邪？處今日而貧乏，殆無術可免，止有耐心而已。竊在皖亦羸遺，臨場時獲免如在

江寧之煩擾，而岑寂特甚矣！頃得殿麟先生書，知其近佳。而擊齋之喪，可痛甚至！都中諒知之矣！衡兒諸望教導。秋涼，珍重千萬，不具。

惠書知佳勝，欣慰欣慰！河南闈墨，亦清正，知必盡其菁英矣！鼐固衰眊，然尙能步履，亦樂與少年談說，而院中諸生，肯來就談者，乃絕少；士不說學，使人有閱子馬之歎；老翁亦深以自媿，而來書以造士相推，彌增媿矣！衡兒以道費之艱，公車之行竟輟，是亦無可奈何之事也。知京邸亦甚苦，然貧乏乃今日士大夫所同，惟甘淡泊者，則處之裕如，鄙人以此自勉，亦以奉勉而已。相對一談，恐終無時，但有惆悵，朝夕惟珍重千萬，不具。

頃得月朔手書，略悉春來近祉。學使最費心力之任，而體中覺心經煩熱，殊以爲懸念；此無容靜攝之理，似當服天王補心丹也；須用葭白製，不能於外售，若僞者更有害矣。鼐於去夏至江寧，便住至今，俟冬閒乃歸；賤狀不甚異昔，但精神實大減也。衡兒已就此地江浦書院，每年百金，取其近吾而已。卜居江寧事尙未

決，要亦聽之機緣耳！近刻爲諸生兒輩改竄之四書文，聊以一部寄閱，似頗有益於初學耳！江寧有一秀才管同，在其同鄉一通判署商邱陳姓家做館，此生詩文俱佳，乃少年異才，若行部至，可呼與語，或便招入幕，亦佳事也。率報，不具。

前月一書，由舍弟商城令處轉呈，必已達矣。頃於商城處又得光州使院惠書，併白金三十兩，過承遠惠，銘謝銘謝！晚春和煥，惟倍增福，公事誠不得避勞，所望稍自愛蓄而已！賤體率如故狀，惟不能復讀書，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志局總無頭緒，縱有開局之日，不爲空言，而衰翁固不能待之矣。近惟稍理故經，於舊所撰九經說，略增數卷，其閒或微有資於學者耳！不知有日更得一接談否？遙望曷任企悵？珍重千萬不具。

起居近想安好，使軺按部興才校士，勞勩諒不免矣！亦有佳士大出庸衆者乎？今年屢得殿麟先生書，知其安善。讀所注易，乃不滿人意，以此彌歎著述之難耳！聶連年住江寧未返，亦自蠹遺。今年刻試帖一卷，又法帖題跋一卷，同裝奉寄。

覽之。又鼂時藝有內外兩編，今亦奉寄。其外編尙可爲今時學者用也。詩古文亦閒作，然鼂不欲增刻，待死後論定，當有人爲刻一全部；若死後無人爲刻，必是其文不足傳，生前縱刻，亦何貴之有哉？今年淮揚河患甚鉅，而他郡則甚豐稔，冬不甚寒，此亦貧民之所喜也。鼂居此頗恨可語者希；前言管同曾來謁閣下乎？昨始求得武進黃仲則詩集讀之，固亦有才，然不爲絕出，若管生異日成就，或當勝之耳！相隔懸遠，無由面談，惟珍重千萬不具。

今年兩得書，具審佳好。吳令親至，談使節近況尤詳也。欲奉一書而無便，計今將還旆入都矣。鼂居此平安，但彌覺衰，左車脫一矣。管異之至，承寄銀十六兩，謝謝！明年擬尙處此席，未能便謝去也。聞賢郎能讀書，此大可慶之事，想已婚，得孫未邪？奉寄顧寶幢畫一軸，爭坐帖一冊，上皆有拙筆題識，聊以慰遠道之相念也。計此書至京，差可與軒車相值。率候，不具。丁卯

去歲聞典試山西，遠爲欣忭！頃獲寄書，知用心之審細，展閱試卷，誠亦得才

矣，彌可喜也！又承遠念衰朽，寄以甘金，媿荷媿荷！竄尚如故態，此月半復赴江寧，在里中，在江寧，總不得一異才崛起者，天資卓絕固難，而用功精專亦難也；意常鬱鬱，希可共言？安得更對如雙五其人者乎？茲先作書奉復，俟至江寧有便，更報消息。惟珍重不具。

初寒想動定佳勝，今正當進冊頁之時，高文典冊，必盛有可稱矣！竄近蠹遣，在江寧擬度臘，以待明秋之鹿鳴矣。今年乃聞殿麟先生之隕，極可悽痛！諒同此懷，歛中舊人殆盡矣！竄頃有五七言詩今體重雕本，頗增減於昔，刻亦較佳，奉寄一部，於尊意當不妨寄聞也。餘不具。

正月有書奉寄，當已達。頃見試錄，知令弟獲雋，良深欣慰！公山正禮二龍並轡，世之佳事，孰逾此哉？即日想增佳適，竄於二月來江寧，今物適；未攜家眷來，雖岑寂而轉有靜味，固所喜也。祇是精神疲敝，每日瞌睡時多，朽木糞土，不可自克矣！書一篋奉寄，清拂出入懷褰，亦千里面目也。率候惟珍重不具。

月初得八月內手書，兼荷佳章，及白金之餽，厚誼令人媿赧，而循讀鉅製，詞氣奔放，押疆韻如是之多，不覺艱苦，足見雄才，良爲陋室之光華矣！敬謝敬謝！頃聞奉節督學湖北，曩在中州，已有訓士之效，今更可爲楚中慶矣！此日旌旆，應已屆武昌。霜寒，遙度使院多豫，竝尙如故態，今冬在此度歲，偶書一箋奉寄，一笑。又近作殿麟先生傳，寫一本寄閱之，若爲鐫撰述，亦可便附入矣！餘不具。

九月作一書，欲奉寄而無便，置之笥中，遂至許久。卽日惟興，居住佳勝，當尙未按部，只在武昌也。竝癡頑如故態，昨殿麟先生子寄其刻集，併竝所爲傳亦刻，不知曾奉寄不？然則殿麟尙可云有子也。鄙撰九經說增添數十則，不記曾奉寄不？今更寄一部，設多以贈留心經學人可也。外絹箋十張一篋，併資揮翰。冬晴過久，所欣穀賤，不知能常不奉候！不具。

去秋承寄詩及銀，竝于冬閒有書奉寄付杭州葉君，此書曾寄到不？今歲來想倍增多福，此時行部何郡邪？竝近平安，仍在鍾山也。楚中近有異才不？不知今

天下人才，何以若是衰耗？想使者取賢不限一格，或學問，或文章，學問中非一門，文章亦非一門，假如其人能作時文，亦即可取，今世時文之道，殆成絕學矣！由諸君子視之太卑也。夫四六不害爲文學之美，時文之體，豈不尊於四六乎？江南殊苦春寒，又自秋末至今無雨，甚有無麥之患，楚中想不至是邪？茲略報餘俟後寄。去歲聞使輶入都，旋晉閣學，已可欣快！新年惟動定增福。竊今年尙居鍾山，一切蠹遺，衰毫有加，固其理也。今春望雙五總裁會閣，文體之壞甚矣！能反之以正，乃士流之所望也。去歲友人刻錢莘楣疑年錄，余爲作序，今春寄一部，監定古人字畫，此書大有用也。江南大雪，二麥甚妙，此甚可喜，但春寒可畏耳！草草略報不具。

甲戌

漸熱，想動定佳勝，竊亦如常；四月閒爲冶亭制軍邀至江寧，復主鍾山書院，遂攜衡兒來此，此閒舊人多相厚之情，今真擬卜居于此矣。京師諸相好，想各安好，亦想各苦貧，此則惟有耐之而已。馬舍彌甥與館選，此最快事，望時教之。竊在

此更謀將所訂經說今體詩之類，重刊一本，此則居此之便，愈于上江者也。朝夕惟珍重千萬餘不具。乙丑

得五月內手書，具審近祉爲慰。獨聞令郎之疾，令人耿耿！今獲痊，不其症爲癡邪狂邪？此各異治法，又其發止有時乎？抑鎮常如一乎？若有明清了了時，勸之尋閱佛書，與佳僧談論，勝於服藥，此急救心火妙方也。蓋世緣空，則心病必愈矣。竊近況如故，今年江南大荒，故欲歸而不得，又須留此一年；衡兒尙未補缺，補後吾或可去耳！承寄廿金，謝謝！秋涼，珍重不具。

與劉明東二首

得前月書，知佳好，不欲就館，閉戶勤學，計無善於此者。專精周禮亦佳。凡書少時未讀，中年閱之，便恐難記；必須隨手鈔纂，退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固古今爲學之定法也；但此等只爲求記之方，一人所爲，於他人無用，後人往往刊行等

於著述，乃是謬也。地理乃史學中之一端，須足行多所歷，方能了了，或覓得一當今之全圖，有百里方格者，時懸於前，其閒雖有小誤，大體不失；若止於史志上，終不能分明也。

張阮林辨吾論大別，謂南北通道，淮南江北甚多，豈可但云北峽關及信陽三關？卻不思此通道雖多，而山高徑迂，不便行軍，其可通車轍，易餉運者，只吾邑及信陽耳。吾已以書告之，而彼執不回，且以所辨刊本，吾昔論秦三十六郡，無象郡等四郡，錢莘楣謂其不然，吾更不與辨。謂此等是非，于身心家國，初無關涉，曉致辨，夫亦何爲？故今于阮林更不復論，以待讀書明地理者，自能悉其說耳。想明東在縣，已見阮林所刻，于此一條，能豁然乎？時事紛紜，未知清了之早莫，吾輩亦爲所得爲者而已。寒已深矣！珍重千萬！不具。

得書，知明東獲古愚先生及諸太守招于幕中閱試卷，甚佳。想必于江西過夏秋矣。此後行止，更望寄使聞也。承爲龔生日作壽序，甚媿厚誼！所言于微薄殊

不敢當！然命意遺辭俱善，世不可無此議論，亦不可無此文，盡力如此作去，吾鄉古文一脈，庶不至斷絕矣！豈第一人之幸也哉？吾近有一書與古愚，付王匯川攜去，明東至古愚處，當必見之也。居人幕中，務須韜晦靜默，勿與衆爭名，立身成遠大之業，此其要節，卽處世得安恬之福，亦此爲召致也，吾近尙平安，但不知今冬得歸里與明東相見不？臨書悵悵！

與管異之同六首

前月得寄書併詩文，快慰不可勝！相別三年，賢乃如此進邪！古文已免俗氣，然尙未造古人妙處，若詩則竟有古人妙處，稱此爲之，當爲數十年中所見才儁之冠矣！老夫放一頭地，豈待言哉？吾向教後學學詩，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詩鈔，今以加于賢，卻猶未當，蓋阮亭詩法，五古只以謝宣城爲宗，七古只以東坡爲宗，賢今所宗，正當以李杜耳！越過阮亭一層，然王所選亦不可不看，以廣其趣，崆峒

集亦正爲子先導，紅豆老人謬說，勿聽之也。古文若更欲學，試更讀韓歐，然將來成就，終不逮詩。詩文皆已評閱，茲寄還，以三隅反，賢必能之矣！年誼疎而師生重，以後書札，勿以年誼稱也。吾所著未刻者，難鈔寄，已刻而賢未得者，可指明以便覓寄，餘不具。

昨得寄書，併見贈詩，極知相憶之情；然今歲已暮，固無由相見矣！客中願且自遣，雖不適意，而無傷和豫之氣，乃所望也。古文尙書之僞，此已是天下定論；望谿雖學者，而其人敦厚而識滯，又似未見閩百詩之古文疏證，故執其誤而不知返。大抵在前儒不敢輕棄古文，乃慎重遺經，其理非謬，若生此詩，經閩百詩及龔等考論大明之後，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謬矣！賢所見是自然，亦未見閩書，故所言猶多舛失；大抵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時耳！此更須面悉，不具。

得四月十六日書，知近況平安，但貧甚耳。不知頃更得館不？鮑學使處，吾已作書，屬爲吹薦，若道近便，或一往謁之。寄來文十篇，閱之極令人欣快，若以才氣

論此時殆未有出賢右者勉力績學成就爲國一人物也賢今歲必是專於文大
用功故文進而詩退；有文若此何必能詩哉？況後尙未可量邪！諸文體格已成就
足發其才；所望學充力厚，則光燄十倍矣！智過於師，乃堪傳法，須立志跨越老夫，
乃爲豪傑耳！

尙書序但其出在西漢前，豈謂無可議哉？吾嘗謂劉歆云孔子序書，若揚
子雲但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不云孔子作此，卽是揚識高於劉處。然雖非出孔
子，而是真古書自可貴，非如僞書，乃可惡也。又古人措語，自與後世不同，不可以
後世人用字輕重之法，疑及古人，如賄肅慎此等用字無害。吾嘗謂表記辭欲巧，
巧卽易傳所云修辭耳；不可以巧言佞色，便譏其失。荀子化性起僞之僞，非詐僞
也，必以今人用字之法，上衡古人，則覺其不當者多矣！

賢有名而無字，吾意欲爲命字曰異之；君子之道，同乎人而已，同乎人者，人
之所以爲人也，非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故曰君子以同而異；孟子曰：「君子所

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以禮存心，達之於天下，是爲同而已。若以此字，頗覺有義，賢見以爲然否？甚思一見，若此時急切未得館，或暫歸來，亦自佳，行止酌之。吾今年來平安，但精神彌短耳！略報，經說數篇，併寄閱之。已熱，珍重千萬，不具。

東漢六朝之誌銘，唐人作贈序，乃時文也；昌黎爲之，則古文矣。明時經藝壽序，時文也，熙甫爲之，則古文矣。作古文者，生熙甫後，若不解經藝，便是缺陷。本朝如李安溪，所見不出時文，其評論熙甫，可謂滿口亂道也；望溪則勝之矣。然於古文時文界限，猶有未清處。大抵從時文家逆追經藝古文之理，甚難，若本解古文，直取以爲經藝之體，則爲功甚易，不過數月內可成也。賢旣作古文，須知經藝一體，又應科訓徒，不得棄時文；然此兩處畫開，用功亦兩不相礙。今將吾內外兩稿寄閱，於此兩層，皆各有裨益處，穎悟必能解之。

前作寄書未兩月，而復函至，甚可喜。秋涼，想佳適！今年旣未能去此館，明年

又是場期須歸，若主人留過上半年，亦無取更動矣。吾姪浣江已來，其書不必寄去，內係吾詩文集，異之可拆取，亦不必寄回來矣。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資遜之，亦是塗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塗轍既正，用功深久，於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遠乎？近世人習聞錢受之偏論，輕譏明人之摹倣，文不經摹倣，亦安能脫化？觀古人之學前古，摹倣而渾妙者，自可法，摹倣而鈍滯者，自可棄，雖揚子雲亦當以此義裁之，豈但明賢哉？客中惟慎重不具。

去冬得田令君書，託爲奉邀時望，異之歸甚急，又不知所在，無處奉寄；待至今正，竄乃以書復之，適得異之書，乃知在德州也。所謂人生聚散，有數存者，其信然乎？獲依於淵如先生，亦殊佳勝。想六月必歸赴鄉試，吾在此尙可以一晤。鹿鳴宴後，吾亦歸里矣。淵如先生能卽以謝書付雕否？甚望甚望！八十老翁，獲一讀此，亦不枉一久活也。田公處自己延師，然其意頗厚，今將其書寄來閱之，吾癡頑之

狀尙不減，異之。今年想不免稍尋舉業，希作詩矣。客中珍重！一切面悉，茲不具。

與陳約堂九首

前月獲侍須臾，旌旆遽發；方切企仰，郎君至，復荷手書存注，又詢知近履萬福，無任欣忭！德門多才，家學累襲，當爲四海不多觀之族；而郎君之來此者，則又仙芝琪樹之尤盛者也。雖鄙夫得見之，爲心志怡懌者累日，況撫諸膝下者哉？顧以衰年陋學，無所發之，求馬於唐肆，眞使虛此行造耳！愧赧愧赧，見會榜錄，知賢姪孫獲雋，英少鵲起，欣賀曷任！漸熱，伏惟慎護！茲因郎君行還，附候！不宣。

久別相思甚切，九月閒賜書，肅在江寧，未及接讀，頃始見鈔稿，具審垂注；又荷俾郎君校刻鄙文，感荷之餘，彌深愧赧矣！卽吉之後，里居自爲上策，今之時事，難於肩任，識必及之矣！第恐事勢迫人，有不能不更嬰簪組者耳！秋闈犬子倖得與名，甚爲逾分，今將其硃卷上寄求教。郎君遠大之器，顰蹙未足憂，肅明歲固仍

居鍾山，可以聚居，但無以益之耳！賤狀近悉如常，惟老態日增矣。冬寒，因使率候近社，餘不具。

三月杪，郎君抵江寧，敬審起居萬福。接手書，見推太過，愧赧愧赧！又荷寄隆儀，益增愧矣！郎君在此，於鼐真成家人，雖淡泊而安恬之甚，所嫌鼐胸臆淺陋，恐無以副其千里來從之意，第傾其所有以與之而已。聞伯母大人佳城已定，而時日不合，稍展復土之期，石士不能記其山向，有人來望寄知也。聞吾兄彈冠復出之志，尚在進退之間，竊計近日宦途愈覺艱難，裹足杜門，未可謂非善策，但里居亦大不易，苟非痛自節省，痛改潭府積習，則其勢不能久居，有迫之而出者矣！想吾兄亦必籌計及此，然母乃有牽係俗情，不能自克者乎？鼐賤體衰憊，然較往昔接對時，不甚相懸，不知尙有再晤之日否？朝夕慎護，率報不備。

前月得手教，具審近祉爲慰。吾兄精神猶健，出而宣績勤民，亦其宜也。但不知擬的於何時赴都門邪？郎君在此一年，愧不能大有以益之，自是日進於廣大，

亦復在其自拓耳！鼐舟行歸里，必經大江，石士自以由浙回家爲便，故不可同行也。承命書伯母大人墓志，拙書不足觀，彊爲之耳！而江寧刻手甚低，故令攜至蘇杭，乃上石耳！鼐同鄉章淮樹觀察，於選擇一事，實爲精造，故煩爲伯母擇大葬之期，定於明年臘月廿二，想賢昆季便可遵之，不須更移動也。吾兄若再臨敝省，則鼐猶得藉以瞻對，不則恐將終身睽隔矣！臨書恨恨，無以爲懷！朝夕保重，餘不宣。

起居伏想佳勝。企念甚切，而無由接待也！目今寶眷已全至署，抑尙有留居府第者不？豫中盜警，固不至陳，然辦理軍需，當所不免，勤治公事，暇豫當亦希矣！不知此日已得清了未耶？弟今年三月來江寧，一切粗適，惟老態日增耳！安徽江西，一路時和年豐，米價大賤，此則吾兄與弟等所共快者也。東浦方伯甫去安慶，而石君先生又內擢，敝鄉殊悵失此兩賢。而汪稼門之離貴省，亦當以爲惜也！朝夕惟保重千萬！率候，不具。

使至，接讀賜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知今冬當有覲見之事，荷恩褒擢，理必

可期；更冀旌旆再莅江南，俾弟得因復瞻對，乃所大快耳。諭作藏書樓記，擬成一稿呈閱，未審便堪用不知？新城辦大葬事已成，以尊府世德，決之天道，其必爲佳城無疑耳！弟近狀亦尙與曩昔相似，唯精神日短，故老態也。承厚誼過重，極令人慙！率復，并謝不具。

聞去冬述職入都，今歲始歸，今想旌麾已返陳郡矣。遙想興居，當增佳勝！冀擢任江南，庶再奉言笑耳！弟近狀亦物適，但暗添衰憊，惟自覺知，吾兄與賤齒正同，其健快或猶勝蒲柳姿邪？令郎世臺，本將入都，途中聞停科場之信，今擬偕弟且赴江寧讀書，弟甚愧其志懼薄弱，不能爲之益耳！茲因其遣家人問省左右，附候近祉，不具。

使至，接讀惠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知二世兄籤掣第一，榮授甚速，尤爲可喜！至于近時任官，當新故接續之交，多有不易辦理之處，吾兄當小耐之，亟欲擺脫而去，恐未易言也！江南官場亦甚窘，趙觀察至，將署中家小，盡遣還里，以免

累，亦良苦矣！賤狀尙如往昔，承賜多儀，愧謝愧謝！今因使還，附呈拙書四幅，不足云清玩，聊以見千里面目而已。漸涼，惟珍重不具。

使至，得賜書，并以犬馬賤辰，過蒙厚誼，豈勝感荷也！今歲碩士獲捷，良爲可喜！推其行運，宜聯步南宮矣！知其奉命，卽於今年進京，誠爲得計，吾兄解組之時，卽賢子升朝之日，於進退之宜，不亦兩得乎？竦賤狀尙復如故，來歲移主敬敷書院，此小人懷土之利耳！茲附使還敬謝，兼候新祉，不具。

與陳果堂

竦與吾兄，雖未奉顏色，然夙聞風誼，託神交者久矣！去歲令姪石士過皖，承賜書，展讀，欣忭無旣！但自慚庸陋，見許乃過重耳！又承寄示諸經刻，竦生平自審以癡妄故，迷失本心，求得一二繫驢橛，冀以自救，而仍爲習氣所牽，終無實得；今因嘉惠，迺更增媿悔！願與五兄相望于數百里閒，共爲策勵耳！頃爲賢子作墓銘

成，殊不能佳，以明區區相重之意而已！謹錄呈閱之。此地竟無附書新城之便，乃由都中石士處轉寄，可謂迂途矣。日幸珍重，不宣。

復陳鍾溪

想望清光久矣！南北睽隔，不獲一見。邇者閣下持節視學江東，計按部必至江寧，固私欣可奉對矣！而閣下又先惠書來，辭意淳厚，推許過優，讀之愧悚鄙陋。耄昏，惡足以副閣下望哉？

閣下所云「文足以覘士行」者是也。夫士誦習先儒，謹守成說者，固必未盡賢也；乃至肆然棄先儒之正學，掇拾詖陋，雜取隱僻，以眩惑淺學之夫，此其心術爲何如人哉？衡文者不能鑒別，往往錄取，轉相仿效，日增其弊，此何怪士風之日壞也！

閣下毅然欲率今日士習使之端，固當變今日文體使之正；且士最陋者，所

謂時文而已，固不足道也；其略能讀書者，又相率不讀宋儒之書，故考索雖或廣博，而心胸嘗不免猥鄙，行事嘗不免乖謬。願閣下訓士，雖博學強識，固所貴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學爲歸宿之地，以此覲於士習，庶或終有裨益也乎！承徵取鄙著刻本，今呈上九經說詩文集各一部，幸閱教之！冬寒，惟珍重多福，率復，不宣。

與陳碩士一百零三首

再得書，知侍奉清佳爲慰！驟熱遂甚衰羸，乃殊畏之，臂痛亦未大愈，故艱作書也。震川論文深處，望溪尙未見此論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爲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疎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義法，亦不可不講，如梅崖便不能細受繩墨，不及望溪矣！臺山則似於此事更遠，想其所得，自在禪悅，而不能移其妙於文內，其時文大不及二林居作也。

簡齋已歸，而漑亭於此月初四喪矣！此閒樸學，舍此更無人，甚可哀惜！吳殿麟赴揚州二十日矣！不知今赴鎮江不耳？孔信夫去後，未有信來，此閒大僚無不被罪，使人哀歎，世閒臺山允初所事，豈非大得邪？所存窗稿閱其半，然所論已盡，今便以寄還，采之文尙未閱出，呈尊大人名帖，乞爲候安。茲因使還略報，餘當俟面悉耳。六月初七日。庚戌

雨後乃大熱，想侍奉佳勝，讀書方勤厲也。文家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借徑；一旦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此中自有眞實境地，必不疑於狂肆妄言，未證爲證者也。竊左臂尙未全愈，鈔辭賦尙未得，餘不具。六月廿一日。使至得書，具悉佳勝爲快。書內筆勢增進，殊可喜，所不逮者，措詞簡當，波瀾老成耳！此固非一蹴可至，久爲之，當自得也。竊臂痛已愈，但筋硬尙不能自捫其項耳！秋後乃爾苦熱，適有鴈翎扇三柄，意嫌其華，今以奉寄，可供堂上，以助夏清，則其宜也。詞賦已鈔得西漢以前，且付來足，朝夕保重。

使至得書，知還姑熟後佳好爲慰。寄來數詩改本大勝於前，其述夢作亦佳甚，氣流轉而語圓美，此便是心地空明處所得，由是造古人不難，惟次東坡韻詩尙蹇滯，不爲妙耳！簡齋豈世易得之才，來書所言是也。欲得筆勢痛快，一在力學古人，一在涵養胸趣，夫心靜則氣自生矣！高才用心專至如此，久當自知耳！郭茂倩樂府佳書，作詩家必不可少者，略遲并梅氏算書同寄。尊大人前幸爲請安！想當俟制軍入金陵時來見之；然制軍之來此，尙無消息也。涼深，惟朝夕保重，餘不備。

寒初遙，惟侍奉佳勝，兼此閒如常，定於廿九日發權歸去矣。爲尊大人作壽文已就，今寄閱，以謂與熙甫集中壽文之佳何如邪？辭賦續鈔得兩卷，其餘今不及，須俟之來年矣！惠氏左傳補注，亦自見讀書精密處，特嫌其所舉太碎小。近世爲漢人學者，率有斯病，愚意不喜之，覺殊不能逮顧亭林也。閱其書見爲用力勞而受功寡。隨園昨已自揚州回，然腹疾究未能愈，今見邀作預輓詩也。令舅氏有

信來否？今在何所？前歲所與書鈔來，望見寄也。冬寒，惟保重千萬！

春閒，聶過太平，值尊府君已去，旋將一札，并扁聯一副，付魏江寧寄去，竟不知得達否？即日想侍奉佳好。今年居此，可與語者尤少，極令人不樂，遠念碩士，彌如芝鳳矣！入冬，乃有王真吾來，博聞強識，大是讀書種子，建昌良多才邪？閱邱鈔，知山木先生已令晉中，不可挽入山林矣！其抵任後，意況何如邪？其郎君隨任未？尊祖母太夫人，係與凝齋先生合墓邪？抑不邪？大事辦理畢未？甚念甚念！聶詩稿去歲鈔成二本，爲同年蘇園仲，取第二本攜入皖中遺失，惟底本存碩士處，當尙存，希爲鈔補。自甲午出京，新城道中賦本介七言古詩起，凡兩卷也。鈔成遇便見寄。茲寄手書金剛經一部，發願之意，欲供十方善知識持誦，願碩士能自持誦最佳！勿作收藏字畫也。聶於數日內，卽歸桐城，明春當不免復來，衰罷并能此席謝去，乃快，恨不得耳！餘不具。

聶冬初在江寧，作一書付王生轉寄，當必達。頃在里得七月七日所寄書，具

審侍奉佳好。承餽紅布磁器蓮菰，併至，謝謝！竄春閒從江寧魏君處寄書，乃未達，想在七月後邪？尊祖母太夫人葬期，想在壬子秋冬，誌文擬略遲撰成，自覓確便寄至尊公處，當在來春耳！厚畚先生墓表，當一併寄來，今尙未成也。竄近衰態彌增，去秋傷鄰，今乃發動，小不適耳！

知閱注疏甚佳，然此非一年所能了，勿貪多而欲速，浸灌深則自有得耳！詩古文舉業，當以性情所近，專治一途，一時欲其兼善，安有是理邪？所寄詩五首，有風致而格迺不超，又頗覺語繁也。竄在里中，親族時以事勦之，轉不若客中之靜逸。尊公書今且未復，先爲請安。竄之書亦未復，其專力班史，自爲得要，凡人學問，千岐萬派，但貴有成，不須一轍，實有自得，非從人取，斯爲豪傑矣！勿勿略報，餘續問，不一。

近想嘉善，竄去歲先後共寄三書，當盡達邪？尊大人前乞爲請安，令作太夫人志銘，謹爲撰成，殊不能工，錄本呈閱，不知便可用否？其銘內某山字須酌改填。

之。竊今春不免復至江寧，老病厭看時文，又居此不能成就人才，所最望者一汪兆虹，而正月內天死矣！尤令人不樂！兒輩就此下場後，明年欲另謀託居處耳。魯君墓表亦撰成，望卽轉付其世兄。其厚畚集，閱一過，無甚優劣，不須選定，盡存之可也。勿勿不及另作書，望爲轉述此意。今冬竊必在里，望碩士與魯世兄秋闈得雋，計偕過桐城時，可快晤也。春寒，保重千萬餘不具。手

前月得手書及爲竊鈔舊詩一本，俱至，未及復。適又得閏月廿五日手書，具知近日侍奉清安爲慰！今年北方旱而南多雨，江西及徽州皆水災，其江南餘郡，則幸不爲病，似尙可爲豐年也。竊居江寧，鄰痛未發，然此所患者在冬，固不在夏也。聞山木先生治政卓然，超越流俗，欣快欣快！未知其上官能知而容其若是乎？抑爲世難行之事，勢睽情詭，多方以難之，山木先生竟能以久處不變乎？果爾，雖小邑不徧及世，而亦斯民之福也。簡齋與榕門相國書固善，然吾以謂猶未盡，今世士夫膏肓之疾，必揅其疾，則經云：「心誠求之」四字足矣，奚以多言爲哉？

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爲，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啓，必不能盡其神妙，然苟人輟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啓之哉？若科舉之學，但勿爲其孤冷，必不諧於時俗者，有聲色使人可尋求則足矣，得與不要，有數焉！無所容心也！龔經說新文，所增益皆不多，然急切不能鈔寄，惟時文有副本者，今檢出封寄閱之，吾家中承丁艱，此後往來寄書更難矣。石士前書中云：近讀晉書，龔以謂非也，讀史惟兩漢最要，次當便及資治通鑑，晉書當又在所緩。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語於初學要爲有益，不可反嫌其隘也。暑熱未已，惟慎自愛！不多及。

使至，得十一月十三日書，具審侍奉清豫爲慰！秋闈小屈，宜勿置胸中也。二魯之雋，自可喜耳！龔明歲自不能去金陵，石士能來聚居，豈非至樂？所患衰罷遺忘，無以相益，奈何？拙集遽承爲開雕，雅誼則誠厚矣！然從此恐益爲海內學士之所嗤笑，自反亦實歉然！敢忘愧邪？經說今更將底本寄來，以石士處本子不若此

處之全如已刻不妨補篇於卷末其古文十卷且勿刷與人如史文靖墓志 聶已刪去不入集矣文既非佳亦恐招怨其餘亦有類是者大抵經說不妨先傳詩文宜俟身後耳冬來鄰痛未發似愈矣夫文章之事望見塗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由天授聶所自歉者正在才薄耳頃見王鐵夫文規模頗正其才恐不免與吾輩上下無復古人意致佳處也然所見不多猶未敢深定或別有佳勝邪尊大人出處之事未敢遙決里居而能自安則閉戶可也苟不能安則反不如出仕更審度之冬寒保重千萬餘不一。

聶在家接去冬見寄一書昨到江寧又接二月十一日所寄書具知近狀安好北行已輟惟尊大人赴補入都此策亦自佳但惜隔相見耳書內云月之初七先有一書此則未經接得不知何處浮沈矣錢莘楣先生見陳方伯極稱石士之賢許古文之必有成當亦是海內一知己也前輩愛士雅懷殊不可沒至其必欲以秦桂林四郡置初立三十六郡之內及不許廬江郡本在江南窺其意似有堅

執己見，不復求審事實之病。四郡之立，在三十六郡後，見於本紀甚明，何須更辨？若廬江，則招魂固云路貫廬江，又云哀江南矣；古廬江在江南而後移於江北，猶豫章在江北而後移於江南，今之九江潯陽，皆從江北移而江南者也。夫何足異？鼐嘗謂辨論是非，當舉其於世甚有關係，不容不辨者，若此數郡所論，不過建置前後之異耳，得亦何足道？不得亦何足道？于世事之治亂倫類之當從違，夫豈有所涉哉？荀子云：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鼐於莘楣先生處，已不更作復，聊與吾石士言之耳！考工記一本，今以奉寄。衡兒在家廢學，今令其往山西投兩通家，覓一館學以拘束之，亦爲來春會試資也。觀兒納婦後，仍隨至書院。第三兒亦隨來，又延一表弟左君來誨之。鼐精神又減於去歲相對時矣。餘不備。甲寅

不得石士問近一年矣，去秋鼐於此閒作兩次書，至家後，又作一書，皆不知曾見不？遠路通問，固是難耳！即日想侍奉萬福，今年當常居陳州邪？抑擬暫還家邪？鼐今年三月，攜觀雉兩兒來江寧，近況平安；但鼐日老憊，精神全減，苦右臂痠

痛，作書艱難，大字竟不復爲矣。此閒東浦方伯去後，彌覺蕭索，吾亦思引去耳！
經說已刻成，尙在剗改舛誤，稍遲可以刻本奉寄矣。衡兒留居里中，有信來，知亦
平安，但嫌其不勤爲學耳。隨園主人病腹泄，三四月不愈，老人若此，亦甚可憂，前
輩凋謝欲盡，而世事未平，使人四顧，增不快也！兩魯在家佳不？消息至邪？胡維
君在浙江作一小書院，而爲保舉事，大致窘困矣！石士作何功課？安得更一聚談
邪？五月而氣候殊寒，保重千萬！略報，餘不備及。五月朔日。丁巳

路管家至，得書，甚慰相憶之懷！知侍奉清佳爲快，而發書之夕，被回祿之驚，
殊助怛悒，霜後涼深，願更珍重。寄來文字，佳者極佳，劣者自劣，已爲分別論之。此
後能自審決，不輕下筆，乃所望也。竝今歲自趙觀察及王禹州處兩書，乃俱未達；
而去歲有寄鈔本五言今體詩選，乃亦未達，而竝今亦且忘其爲付何人矣！遠路
字寄之難，乃如此，可歎也！此五言詩，方觀察世兄已決意爲刊，今不須更鈔，而古
文辭類纂，現亦在方處鈔寫，伊明年必攜入都，都中如有能共刻之者，固佳矣，否

則仍要齊五六家于南京刻亦可，須方世兄總其成耳！寄來九經說，三傳補注各一部，如王禹州處寄本亦到，則分一部與習之，所屬藏書樓記已就，此文尙爲鼐近日文字中稱意之作，石士觀之，以爲若何？賢舅氏之集，鼐留之家中，未攜來，意以謂石士所折欲去之者皆是，而吾亦精神不足，不能爲細心看此數巨冊；計尊府於歲杪，應有人歸新城，可過桐取去爾。簡齋於揚州就醫未返，聞須九月半乃回，而其脾泄亦時愈時作，終是衰態也。

承遠惠多儀，厚甚，謝謝！舊蓄麓臺侍郎一小幘，聊寄以佐書室中清玩，外惜抱軒稿課讀文各一部，適散取盡，故無以多寄。楚氛未靖，甚以爲憂，佇望索倫，此一大捷耳！今歲若不得清了，則愈難爲策矣！鼐擬十月初十日後歸桐城，石士想今歲杪必行入京，當住令侄編修處邪？以俟秋試可矣！此後致書，唯當以達之京師耳！王夢樓在京口，陳東浦在蘇州，其集皆不能得，俟後索之。霜寒，珍重不備。

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俊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

當時文體而卽得漢人雄古之意。歐曾荆公官文字雄古者鮮矣。然詞雅而氣暢語簡而事盡，固不失爲文家好處矣。熙甫於此體，乃時有傷雅不能簡當之病。若絮非先生此數篇，又下熙甫數等矣。但以其議論設施言之，則亦足存。若爲之竄改，則大難矣。以此知文字必須身自定之也。爾頃自定詩集十卷，文集二十卷，詩集現付刻，計明秋可以成工，文集俟再辦耳。

使至得書，具審近祉。入都之計輟止亦善，而明春過桐城，又得一番相見，則尤所快慰矣。爾於十月自江寧行歸，其月杪到家，今皆平安。老年惟耽愛釋氏之學，今悉戒肉食矣。石士聞之，母乃笑其過邪。然其閒頗有見處，俟相見詳告耳。尊大人前叱名請安。行人勿勿，不及作復函，今歲旣以軍事留行，恐明春行，亦未能速耳。經說及補注俱付使者，餘一切俟面悉，不具。

去冬一札，想已達覽。新正諒侍奉增勝。爾如故狀，去臘之朔，得一孫，而衡兒大病一場，幾死，今乃痊愈矣。擬於二月廿四五赴江寧，石士能于此前至，乃佳也。

署中想一切安善。聞教匪又漸入豫，此殊令人愁，恐辦軍需，不能輟也，奈何奈何？
簡齋先生於十一月十六日捐館，使人有風流頓盡之歎矣！餘一切面悉，不具。戊

午

頃得四月十八日杭州見寄之書，知此解纜欲發，計今抵家當旬餘矣！寶眷自一切安勝，植之當亦佳也。鼐居此如故狀，詩集刻成，今以封寄，行後乃知所鈔奉贈五言詩，遺未取去，有茲刻本，亦無所用彼矣。江西開府處，乃托方坳堂觀察爲致書，非鼐自致也；伊是兩姻家，可於往來書中達其說，亦非專函，縱雅意審思，遂不辨，彼言之，亦無害耳！漸熱，惟保重！餘續報，不具。

前月作一字，並鼐詩集一部，付江西提塘處寄新城，不知得免浮沈不邪？想與寶眷久已平安抵家，今當命期應試會城矣！保舉事辦未？方觀察與張撫書，則固已達矣！此閒一切如常，衡兒尙未至，伊蓋俟北試人同伴耳！詩集今更以一部寄來，以備前有失也。餘不具。六月十一日酷暑中。

石士自歸新城後，此閒總未得消息，而鼐於此寄兩次字，亦不知其曾到不邪？見江西全錄，石士乃又被屈，使人憤慨，然卻願石士恬然勿以撓懷也！明歲必有恩科，固當就試北闈，想必先省覲過桐城，可一晤邪？植之在貴宅佳不？江南榜亦甚不稱人意，伊當亦見之矣！鼐於八月半後，攜衡兒遊吳中，遂至西湖，亦是衰年一快事，想石士聞之，亦爲余喜。作古今體詩四十餘首，擬明年以補入集中，其閒頗有奇作也。九月杪回江寧，近狀平安，於此閒先遣持衡入都，然後鼐還家，十一月初十頭事矣。東浦先生來此爲武主考，以督撫皆任河務，不能來，其四郎君又獲雋，殊以爲大快矣！鼐在蘇州，獨值莘楣旋里，不得見，而鼐去江寧時，王蘭泉適又來此，此卻是今秋可恨事耳！頃江寧已大覺寒，新城想不當爾，惟保愛餘續不具。十月十三日。

頃爲蔣心餘之子作墓碣，頗以自喜，石士試覽之，以爲何如邪？鼐今歲寄石士後一書，即付此君之子帶去者，不知曾送到不？今亦不知其所在，想不出南昌，

煩轉訪得，以此文付之。鼐又爲隨園作誌，此老身後，大爲杭州人所詆，至有規鼐不當與作誌者。鼐謂設余生康熙閒，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其人曰：是固宜也。余謂隨園，雖不免有遺行，然正是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第不得述其惡，轉以爲美耳。其文頃未及鈔寄，石士評吾此論非謬邪？鼐於十一月六日回里，衡兒卽於此日入都。頃桐城寄來九月十七日所發書，一切俱悉，所要五七言今體鈔，今寄去，至五經莊子等，卻在桐城，正須後寄耳。

久未得消息，懸念之至，使至乃甚慰！然念石土方欲以文字自適，而當摒擋官舍諸煩瑣之事，可謂違才易務矣！然處之正須細心寧耐，此中卽是學問也。聞習之之亡，使人痛悼，近來才志之士，天使之得成就者，何其少邪？夢樓所閱詩稿，及植之詩，今寄來，朱筆則鼐記也。夏閒新城寄來府報一封，今並寄。山木文，且將印本付來，足其板；旱路難帶，擬攜至桐城，俟遣人回江西，過桐取去可也。鼐詩補刻五卷，十卷之半，甫付之，俟刻畢再寄。謝運山陞廣西撫，胡維君自不能同去，不

知作何行止？夢樓大病背疽，今收口尙未盡，病中仍晝夜危坐持誦，亦殊學道之功矣！衡兒未考教習，留京無事，或將歸也。此聞。九月望日。己未

新年想侍奉增祉，差至得書，祇悉一切。荀子及蘑菇杏仁收訖，謝謝！去冬十月惠書已至，而十一月書，則未得也！所論道書河圖之旨極佳，至如荀子得用於世，未知所就何如？此非吾儕所敢臆斷，若古禮，朝必君臣皆立，無有坐者，吾論語說中，已辨之矣！坐朝蓋起於戰國之佚君，而荀子乃不能辨此。與乘六馬，皆春秋至戰國中閒變易之事，其閒書傳至少，無由斷爲誰始耳！至都有鼐同鄉新改部之汪崇義，及歙新庶常、鮑雙五，皆佳人，而於鼐素交，不及一一作書，往宜晤之，爲鼐致意可也。鼐詩有補入鐫者，今以一部奉寄；古文辭類纂，且以鈔者寄去，尙有未畢之本也。山木先生文，似無庸更作序，但以鼐志銘刻入其集內足矣！習之有石士哀辭，其人已盡，若欲埋銘，亦以石士言之爲有情，可以有佳文，自鼐言之，終是疏也。胡維君乃隨謝中丞至廣西；持衡已至浙江。此時在會稽看縣考卷畢後，

或在浙作館，或歸里，尙未得其的信。竊二月底赴江寧，別後亦作數篇文字，然無甚佳處，又鈔不及，今以有本者奉寄。尊大人前請安，不另具啓。春雪寒甚，草草奉復，不多及。正月廿二日。庚申

使至，得三月廿二日手書，知佳勝。擬孟夏初入都，然則今已行矣！盡己之道，得失進退，聽之天而已；想高明所見，亦若此也。至論重卦，謂寧人不始于文王說爲不然，則周禮於三易，皆云別卦六十四，則寧人之說，不爲非也。張桐岡詩文略覽，此殆是奇士，古文雖似未能入妙，然頗有規格，詩更勝於文也；留此熟復之，再報。古文辭類纂，僅有兩類四本，且寄來，其餘尙在人手鈔，尙未畢也。使行欲速，略復不具。

月初鮑庶常入都過此，作一書併古文辭類纂付之，時勿勿多不及詳，秋涼想佳勝。北闕事畢，佇望一捷，假如不得，南歸邪？抑留京邪？所論塵而不征，塵是屋稅，征是貨稅，塵如今房租，非如今地丁矣。古市屋有官作稅之，豈謂無理？唐稅閒

架，乃民所自爲屋，安得一例乎？夏時冠周月說，誠爲不當。此闔百詩駁之極暢，載尚書疏證，可檢視也。唐棄維州，司馬溫公是其事，吾意以爲非，夫要功域外，以病民者固不義矣，若棄已成之功，失控制之要，其爲國病，亦豈小乎？假令牛奇章非出于忌媚，忠於爲國謀，吾猶以其策爲失矣！顧寧人謂夏商皆有重卦，此據周禮太卜，其別皆六十有四句爲證，非誤也。至以左氏筮詞，不見周易者爲夏商，則無據之說。左氏所載元卜辭，吾頗疑其自造，非當時本占，其筮詞亦豈必誠有哉？況敢定以爲夏商易乎？享禮之禮，賓以奉主也。但稱一享字則不辭，安得因是混主禮賓之禮乎？聘享與私覲，皆同時行之，不容多閒，安得雜以主賓之事邪？寄來張桐岡詩文，皆有可取處，佳士也；其人似無師友見聞之助，故不能卓然成就耳！籛近苦脾泄，閒止閒作，老人火衰，極是不佳之候，簡齋亡前三四年正如此，此亦聽之。其餘率如故，草寄不盡。

自七月來，爲鄉試人所黜，疲敝欲死，今始寧靜，得作此書，然來者惟蘇州較

多才穎，十餘年後，備出者終在吳人乎！

九月在江寧，見京兆題名錄，知獲僞，甚爲欣快！頃使至得書，知近侍奉在陳州，一切佳勝，又增勝也。鼐在江寧，曾三次有書相寄，內有鈔本古文辭類纂，及閱石士所爲文，乃竟未有一字得達，豈行者遲緩故邪？想今必在令姪寓邸也。尊大人壽，正思作一序，尙未能定草，蓋鼐昨日始到家，一切勿勿之甚，下月若有尊使過桐時，望令其來取也。衡兒見隨來家，明年當與馬舍甥父子同入都，自當相見。鼐以年衰，畏涉江濤，明年改居安慶敬敷書院矣。文集、江寧諸君合爲鐫刻，約二三月可以成功，鼐亦姑聽其意。近狀大約如舊，餘俟報，不具。

前月晦一書，當已達，今計已計偕入都矣。鼐近狀如前，爲尊大人壽序已脫稿，亦未能佳耳。今鈔一本子寄閱。方植之一書，并寄伊七言律，乃大進，極可喜也！衡兒須正初北行；此閒一切，彼到京自詳之。前幾次所寄古文辭類纂，當悉收齊，此閒記慎不真，設有寄重複者，可寄還也。都中晤覃谿先生、吳穀人、汪存義、鮑雙

五輩，可爲各道相憶。嚴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新年想動定增福，去冬便公車北上邪？抑遲至今春邪？鼐作尊大人壽序，俟使者來取，而竟無人至，豈尊大人歸途不經此乎？鼐入春來，亦尙如故狀，二月往皖，石士想不免作舉業，固當不爲一世所不好也。此閒一切，衡兒來京，可以面述，故不詳具。去歲作一字，擬付使者，今併寄閱。辛酉

月半得京鈔，知榮與館選，欣慰之至；茲尤足慰尊大人之心矣！夏初尊大人過此，精神意興致佳，想歸後屢有字入都矣。鼐居此亦粗適，但寡可語，敝郡殊乏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植之今歲在汪稼門家館，其舉業加進，殆可望中矣！彼云六月擬過此，石士今當不免且勤作館課，他事亦當姑置矣。貴同年中，鼐所知差少，中必有佳士，猶願聞也。前番寄來文四篇，今并寄飽乎仁義兩義，眞足存矣。望見衡兒時，勸諭以靜坐寡交，想彼心如野鹿矣。寶眷今年入都，不朝夕珍重不具。

得五月廿二日手書，具知佳勝，爲慰！鼐六月初有一書交摺差，想今已達邪？鼐書正言，今石士宜留京受職，或歸省耳！皖中殊靜於江寧，寂寞則素性所能耐，賤體亦未至甚狼狽也；但恐老翁理無久壯耳！明年歸覲，必過此，當得一會。衡兒督教之苦，或有動耳，甚願甚願！古文已刻就，正在校改，未印出；周東屏回時，當可寄來矣。初寒，珍重！不具。

去臘得十月九日所寄書，具知佳勝。此日想勤作館課，散館後決計南歸，良爲善策也。鼐去冬大病幾死，今雖愈，而時復發熱乏氣，要之，此亦衰年應有之事，但恐未足當朝聞道三字耳！文集刻成而殘缺數葉，至今不曾補來，故且未寄京，俟得，卽寄來也。寄來數詩，有利鈍雜出處，已略評之，南來相見，得更詳論之耳！衡兒無論中不，今年總令回來，或便可奉陪同舟矣！江西鄉闈得樂君甚佳，此與吳蘭雪吾皆未見，然見其詩，誠一時佳士也。植之今在阜陽，王令處館，明日動身矣。茲附問新祉！保重千萬！不備。壬戌

夏閒得邱鈔，知已留館，甚可喜。葉治三來得書，云秋閒南旋，不知今已侍奉在里邪？抑尚在途邪？一切佳勝，不甚念甚念！寄來之文，尙不免牽於應酬，不能極其才力所至；此後肆力爲之，當大有進步耳！亦止是熟讀多作，固無他法也。兼近狀尙如故態，此月廿一日回桐城，十一月初赴六安州，爲修志書，臘底當歸。書云入都時，擬見過，極喜！垂老更得一相見，眞所願！須必得果耳！新刻文集，在京時已得未？今更以三部奉寄，鄙意殊有未協，欲改竄者，而已爲江寧諸君所刻，凡文字大抵不欲早付雕也，衡兒尙未到家，漸寒，珍重千萬！不盡。

去冬在六安得所寄書，悵悵之至！相遲早五日耳！遂不及見，甚可惜也！卽日想佳勝，侍奉萬福。昨得臘底見寄之書，云有欲來皖之意，果爾，可一快晤矣！但此閒覓今歲之書院，則必不可得，若明歲，則石士當進京考差矣！或由是向維揚一行乎？然恐亦無大濟也。兼閱所作古文本子，自己接著寄至六安者，仍前古文耳！所益無幾，大抵近作詩進，而文退也。此本且存此，俟駕至奉還。兼在皖如常，衡兒

乃在淮安書院，茲略報餘面悉。癸亥

今秋鼐以借書院與臬臺暫歸，而石士適於此時過皖，遂不得見，行後十日，鼐始至，聞之甚可悵恨！連得三書，盡知在途安勝，置家章氏宅旁，得暫安息，甚善！不知行旌以何時抵京？想仍與令姪學士同居也。鼐頃又自皖回家度歲，一切平安，幼子執雉於前月底生子，衡兒辭淮安之館還家矣。石士前所寄文，俱爲閱過，其閒卓然精詣者，不能及半，而牽於應酬者多，大抵好文字，亦須待好題目然後發；積學用功，以俟一旦，興會精神之至，雖古名家亦不過如此而已。吾刻集後所作亦十餘首，然精神日減，文有退無進矣。時文除石士所刻六十篇之外，又得百廿餘篇，其中佳者，似可與荆川鹿門抗行，此事在今日殆成絕學，以俗人但知作科舉之文，而讀書好古之君子，又以其體近而輕之不爲，不知此與作古文亦何以異哉？章觀察已喪，寶眷自當急入都，然恐不能得速，正可隨糧船之尾耳。山木先生文版，吾已忘卻存於何處，今走字與吳子見白之。承寄紙甚佳，今寄竹筆筒

一枝，古尺鎮紙一枝，聊慰遠送之懷。冬暖殊甚，不知都中何似。朝夕珍重千萬，餘不具。

去冬一書，自江寧寄京，已達覽未？石士行於何時抵京？寶眷又於何時行到？想一切安好，甚念甚念！鼐頃已來皖，攜衡雉兩子，併一長孫居此，亦物遺。筆記長有改竄增刪，故未欲刻，正須待身後耳！六安志尙未刻出；廬州志刻出矣，然惟沿革一門出鼐手，餘非所作。書多亦難寄，另俟便耳！令五叔所託作令十三兄志銘，苦未寄行略來，以意所知者爲之，想亦不過如此，而不知其字及其妻子姓名，中之科分，死之年月，故其文空若干字，煩石士填之，其有須改者，便逕爲竄易，更望鈔一定本是寄。章淮樹觀察已喪，亦甚可傷。劉明東今年在懷寧縣署作館，方植之卻閒在家也。答令叔一書，希爲寄去。朝夕珍重千萬不具。甲子

三四月閒，連得京邸見寄兩書，具審清適爲慰。鼐亦以兩次書寄京，然書來時皆未達，今並至不眷屬於何月始至京邪？甚念甚念！泰山道里記，三十年前，隨

手寫付，承爲鈔來，大增舊游之感！然鼐生平作文自少，如此等遺佚者，要亦希耳！近日亦無甚文字足相寄者；經說筆記，皆略有增益，終不成卷帙；盡舉付刻，正須待死之後耳。石士寄來文字，達生解最佳，庶幾東坡；述典亦可，然未出近人疆域，大抵頌辭，每以囁嚅爲病，能如孟堅典引已大是難，況西京乎？與明東書祭靜山文皆不佳，陳戶部文一篇，不能見佳處，然不至俗陋，便是可學。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卽終身作外行也。寄來文章體則，此是一鄙陋時文家所爲，其論之謬處，便大謬；（如數胡澹菴便是）不謬處，亦膚淺不著痛癢；（如云以理爲主便是）必須超出此等見解者，便入內行；須知此如參禪，不能說破，安能以體則言哉？寄紙印書甚佳，今以詩集三傳補注各五部寄來；文集版尙在江寧，率寄不具。

自入春來，惟動定佳勝。孫庶常家足力來，得書，略知近狀。鼐亦尙如舊態，今年尙在皖，此時尙在家未往耳！衡兒竟以盤費不給，不能赴公車矣。石士去年考

差文佳甚，今年會闕，或當與分校邪？甚望甚望！鐵夫不逮梅崖，誠然誠然！墓表自與神道碑同類，與埋銘異類；神道碑有銘，似墓表用銘亦可通，然非體之正也；吾謂文章體制當準理決之，不得以前賢有此，便執爲是。如贈序中用不具某頓首與書同，此顏魯公蔡明遠序體也，直當斷以爲不是耳。安可法之邪？今年吾鄉有作聚珍版者，擬將經說及五七言近體詩鈔，皆另印出，當於秋冬閒可奉寄。劉明東縣試得前卷，必入泮矣！伊今在郡，珍重不多及。乙丑

正月奉寄一書，必已達。入夏想清佳也。竊今年已至皖矣。而四月爲冶亭制軍遣人固邀來金陵，今旣至矣。卻便因此思買宅爲金陵人耳。衡兒亦隨來此，欲爲謀一小館，卻未易得也。劉明東已入泮，方植之今在六安教徒，俱平安。竊現在刊刻未刻之時文，其餘所訂之書，亦便思因居此一切更刻一定本，當陸續辦之。今年榜眼徐頤者，佳士也，石士曾與之談乎？馬彌甥與館選，想必時見，諸事教之。京師豈能免酬應之繁？當自不廢閉門誦讀之趣，然安得更接對，一快晤邪？漸熱，

珍重千萬餘不具。

連得數書，具悉近況爲慰！竟欲出京南來，吾固欣與石士相見，以解思憶之情矣！然爲石士計之，亦有難者，若只是一身，攜兩僕至此，則便於吾處住可矣，何必買屋？若攜家而來，計家口不少，豈三百金之宅所能容邪？又不知石士此時已將分授產業，已費去無一存邪？抑尙留少許，差足爲生計乎？此閒住家，約須有二千金買一田一宅，乃可恔爲常居之策；然度石士有二千金，亦當且留京以待丁卯，或得一差，不須急爲出京之謀。以此思之，須更熟議，不可造次，令進退難也！吾則定居於此，今已買一田供食米，明年衡兒攜其婦來，且住書院，緩緩置屋，大抵買屋亦得千金乃穀耳！近狀大抵平安，略報，不具。

所寄來詩文皆有可觀。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閒，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詩以五言爲佳，見寄三首，及爲陶意雲題圖之作，皆極善！此是興會到故也；七言嫌落

俗套，無新警處；蓋石士天才與此體不近，不必彊之，大抵其才馳驟而炫耀者，宜七言，深婉而淡遠者，宜五言；雖不可盡以此論拘，而大概似之矣。吳蘭雪前歲曾有一文字，鼐爲閱過，併有一書與之，其書係衡兒付曾運使，看來蘭雪似不曾接著也。此番所寄來之文，吾因石士與之至好，便同學徒文一例抹閱，亦孟子所云：有「人之患」者矣。一笑！大抵作詩，古文皆急須先辨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況求妙絕之境乎？此閒作古文有荆溪吳仲倫，作詩有江寧管同，又梅總憲有一曾孫，忘其名，才廿一歲，似異日皆當有成就者，亦視其後來功力何如耳！吾時文尙未刻完，殆須至歲暮乃成，名惜抱軒外稿，鼐又拜。

前聞石士有出京南來之意，鼐以爲其計非是，故作書奉止，今亦竟不見南來，是其止決矣。然究不知在京如何住下也？甚念甚念！鼐在此平安，至修志之說，恐不免爲空言耳！此日有司窘乏，欲如顏原矣！何暇及此？而省志非各郡縣志悉成之後，不能爲也。陳君其松，良爲異才，其文筆殊不易見，深以數年之功，可以成

一家數以爲知縣，賊夫人之子矣！龔近來作文字甚少，終是有衰態。時文十一月當刻成，又刻試帖詩一小卷，年內併可奉寄耳。衡兒已回家，雉兒當來此伴度歲，尙未至；今正寂如僧房矣！既無人共語，亦不復能讀書，默坐終日，朝食則飯，哺食則粥，其脾衰亦似簡齋之暮年，正以無厚味之傷，故不似其常泄瀉耳！已寒，惟珍重！

前月作一書，付陶世兄將以奉寄，未發，而得九月廿六日寄書，乃知前奉寄之書，及閱過石士所爲文，及蘭雪之文，俱未接著，然今當必接著矣。頃寄與小峴書，及山木誌文書後皆佳，然有未調適處，故爲竄改；昌黎云：「詞不足，不可以成文。」理是而詞未諧，故是病也。至進冊頁之文，以爲翰林文字自可，但不能高古耳！須知真翰林之文，如典引貞符滄州過闕上殿疏，皆不易到也。決意南來故佳，然閒居何以治生乎？必須求一書院，吾見今頃日求書院者之多，反不如在官之不爭也。修志必不能開局，但空言耳！衡兒已抵家，雉兒已來，雉兒今年又生一子

矣。吾此數日內盡取所藏法書名畫賣之，欲得千金於此購一宅也。今年南中寒蚤，京或更冷邪？朝夕珍重，不具。

新歲想動定佳好；鼐亦略如故狀，但相別又增一年矣！可勝思邪？去冬兩書，由陶三哥處奉寄者，諒已至。臘底吾兩兒皆有事回家，書院中乃僅一孫與一堂侄，相依度歲，固是岑寂，而清靜亦可喜也。偶作經說兩篇，寄來閱之。南中冬春閒異寒，北方恐更重，希加珍重餘不具。丙寅

得立春日書，具審近狀。入今歲來，體中得大健邪？甚念甚念！正月初，鼐有一書付廬江胡君稷奉寄，今聞彼乃逗留淮上，不知此書爲寄到否？石士近所作文字，駿邁勝往時，誠是進也。更盡力爲之，自更有勝處！詩不必廢，但所重在此耳！鼐時文刻成，且寄兩部，諒索者必多，須後便可也。臧君所索文，俟少遲作得，併復其書。至修志事，茫然無期，恐不可冀矣。鼐居此平安，卜居之謀，亦尙未可定。餘不一。

漸入夏，想安好。前所寄時文兩部，當已至邪？鼐近平安，衡兒已就江浦一小書院，歲修百金，至此閒買屋事，尙未定也。與宣城張惺齋及吳舍親兩書，乞分致。珍重！餘不具。

連得兩書，具知安好，爲慰！鼐在此亦平安也。送集正序甚佳，風味疏淡，自是好處，從此做深，或更入古人奇妙之境；然不可彊爲，反成虛懦。大抵石士之才，與學古錄爲類者，茲亦足以名於後世矣！保送道長之事成否？其得失實無甚關繫耳！所寄令叔行狀已至，鼐老備倦於筆墨，賢從兄弟未嘗來求，亦可不作矣。經說今增成十六卷，今寄存石士處，或死後爲刻之。已夏，珍重！不具。

前月寄書至，具審安好，爲慰！鼐此閒亦平安也。所寄之文，乃不爲佳，有一篇以鄙見略竄改之，或差勝耳！近江寧有管同秀才，其古文殊有筆力；其人貧甚，在河南作館，寄數文來，今時中所希見，其年廿六，異日成就，未可量耳！微覺腹中書卷不足，齊以學問，不可當矣！有李生取吾試帖刻之，今以一卷奉寄。往有刻試帖

者，列吾名數首，乃非鼂所作也。今年江西數省，禾麥並豐，極可慶慰，但淮揚又苦淮溢昏墊，爲甚可哀愍耳！吾所收藏翰墨，已半歸曾、黃、谷，今但有其半矣。行亦散去，世閒蓄聚，能及四五世者，尠矣。近隨園、夢樓插架之軸，皆不知歸於何處，令人悲慨！轉不若身在散之之爲佳也。前所寄經說已達，未竊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鼂所媿者，功不沈密，不能專治一經；然每於一經內，有一二條的論，自當爲後之專治一經者所採用；姑存此書，以待其人耳！在都見秦小峴、汪銳齋諸君，希爲致候，不及一一作書也。朝夕珍重，不具。

入夏頻得書，具知安好。頃令妻舅魯君來，近狀得聞益詳，所苦政在清貧耳，然實無術，節齋而已，安能量出而爲入邪？諸文時有佳處，時患語繁拖沓，大抵簡峻之氣，昌黎爲最，更當於此著力。鼂老病時有，然不至甚，寂寞無可與語者，殊使人悶悶耳！秋熱猶可畏，珍重珍重！

八月內有一書，付康茂園方伯帶入都奉寄，已達覽未？今年寒至倍早，體中佳不？吾因畏此寒，遂輟歸計，俟明年七月乃回家耳。頃見吳中王鐵夫集中，有跋惜抱集一篇，此君乃未識面之人，而承其推許，使人有知己之感，其論鄙作所最許者，序事之文，甚愛朱竹君傳，而不甚喜考證之作。愚意謂以考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考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鐵夫必欲去之，亦偏見耳！其文章不媿雅馴，亦今之奇士矣！吾前作禮親王傳，有數事託吾鄉吳禮部爲考詢的確，而未至，見時望爲一問之也。有信只寄江寧，不必寄桐城也。餘不具。

十一月有一書奉寄，當已達，歲行盡，念石士近況佳不？歲事未至，甚窘迫乎？殊念鼐近作禮親王傳，錄一本與石士閱之，似尙可。道園學古錄中文，以較韓歐，便覺遠在，況子長乎？然只可如此做去，若勉強作漢人，則反成明人之僞體矣？又近刻試帖題跋，鼐自謂所論書理，有勝前賢處。都中近日書家有誰？今寄四本以聽石士之博送也。鼐此閒平安，買宅未可得，前月老妾來，便住書院耳。珍重！餘不

具。

春來連得兩書，具知佳勝。去冬長郎納婦禮成，欣賀欣賀！一二年閒，可抱孫矣！肅在此略如故狀，惟精神乏竭，至不宜看書，又無人與言，殊覺日寡味耳！衡兒已赴江浦館，觀兒在此，行迴家去，換雉兒來也。石士所寄來文字，亦自可存，但非妙耳！此等題文字，本難以得妙也。祝先生禮記注妥當，但取古本移其次，總不是，魏文貞公之書不傳者，以其移古次，而人不遵之也。況後學乎？郊特牲中之昏議，乃儀禮後記，真是禮記矣！若昏議、冠、燕義諸篇，肅疑是后氏曲臺記耳！非周人所記。今以此爲主，而反以周人之禮記附其後，豈爲當乎？陳集賢之注，誠未爲佳，然今恩恩爲一書，便欲勝彼，恐尙未易言耳！又注書之體，欲簡嚴，勿於人爭辯，爭辯是疏，非注矣。世有注禮記，義明了於陳，而文少於陳者，斯乃不刊之書，而陳注乃可廢矣！

覃谿先生勸人讀宋儒書，真有識之言。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

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邪？黃石齋注經，龜所未見，其學乃陽明之學也，恐其注亦只是此義耳！吾今年邀方植之來課孫學文，書院中略可談者，惟此耳！劉明東館於望江師令處，不知其學有得成否也？徐直卿兄弟知已入都，碩士見未？吾寄法帖題跋於吳與之，彼當未接著也。餘寒，惟珍重！

重！
丁卯

接正月書，具知近狀清佳，爲慰！吾去冬及今春，兩次有奉寄書，內皆有鄙撰文字，及與吾鄉吳禮部書，石士發書時，故未達，今已達邪？遠路書每苦滯，但又恐失脫耳！賓之不愧苦心力學，但不能大超越耳！久之功深，自有真得，今不可彊也！其文已略爲評閱，今寄繳，吾今晝食夜眠，似無異去歲，而精神則大減矣！甚思對石士一談，不知天假之緣，石士便得江南一差否乎？今年方植之在此教吾長孫，

此兒十六歲，亦開筆作文矣！植之頗苦善病，不能極力於學問，此天限之也。楊蓉裳駢麗之才，亦自可貴，住此稍近，時與晤言，但所尚故不同耳！小峴侍郎已居要職，知其好學，志必不頽，第恐無暇晷矣！都中更有新出英俊者乎？惜抱軒稿兩部奉寄，已熟矣，惟珍重不具。

作一書，求未得能爲寄至石士者，而得石士三月朔見寄之書，具知狀平安，欣抃欣抃。所寄文閱之，果勝於舊，氣加開爽，詞簡而達矣。名位一篇，乃未見佳；漢人之文，如論衡乃不足道，謂蔡伯嗜祕其書，乃越中僞造之辭，伯嗜何至貴是書？其言平者則陋，奇者乃悖，奈何欲擬之乎？名位俱聖人所輕，不患無位，莫已知是也。於二者稍存優劣，理皆不足，茅鹿門嘗言作文，須占地步，如石士此論，所占地步不高矣！夫四傑誠不足貴，然亦其不幸耳！吾見世有器質輕躁，而致位卿相，且壽考者矣，天道詎必可知邪？吾此月脫一左車，餘如故。惜抱軒稿，因以紙厚，寄書者不能將，後寄不具。

久未得消息，甚念甚念！秋涼來想佳勝邪？所寄來文字，無甚劣，亦非甚妙；蓋作文亦須題好，今石士所作之題內，本無甚可說，文安得而不平也？歸震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此乃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竄秋閒因酬對應試者之勞，遂病數日，今已愈，然歎老翁不復堪事也。今年河道艱阻，京師百物必愈貴，居者愈難，石士不至甚憊邪？若便南歸，亦未易謀一安居之策，人生如浮舟江海，聽其所至，非智力所能與矣！已涼，惟珍重，餘不具。

前月得一書，陶意雲至，又得一書，具審秋來近狀佳好，爲慰！此番寄來文字，勝於以前所寄，足見功力精進也；字句微繁處，已爲節刪，大抵作文，須見古人簡質惜墨如金處也。近時文運極敝，天乃不使知文者當文衡，石士諸差不與，亦何怪乎？竄八月小有脾胃之病，今已愈矣！今年只在此過年，明年小留至下半年，擬辭去。買宅此閒，計未易遂，不若歸沒仍在故鄉矣。想石士春闈後，必謀歸策，或便

至此一晤邪？京居苦難於爲資，然歸後又何以爲計？此不可不思一長策；南京作居殊不易言耳！承寄鹿筋麝菰俱至，謝謝！所寄程長史集序，是鼐作，非僞也，但不爲妙耳！老年精神已憊，作文潔淨而已，力量殊遜壯時，固其理也。墨二匣，硃二匣，共一包，寄充文案之用，已寒，珍重不具。

前月有一書，附緞標上奉寄，當已達也。南中冬乃甚暖，未知京中何如？想動定佳耳！鼐適作一同年墓誌，頗自喜，今以稿寄老弟閱之，大抵作金石文字，本有正體，以其無可說，乃爲變體，始於昌黎作殿中少監馬君誌，因變而生奇趣，文家之境，以是廣矣。聞明年開科之事已決，果爾，安知石士不南來奉差，與吾得一見乎？楊蓉裳已奉其太夫人柩歸，無錫，云明年尙來此。鄙狀平安，日惟珍重不具。

前書所稱都中數賢，皆生平所未見，船山蘭雪伯申雖不識，而嘗見所著作，吳顧二陳均未覩其所作，衰病欲盡之年，固樂聞海內之有賢俊耳！大抵所貴在有真踰人處，而不必其同途，詩佳則取詩，文佳則取文，經學史學天文數算地理

小學，卽四六時文，皆可愛，但欲其精，不必其多，能兼者自佳，不能兼亦何害？如伯申之小學實可貴，其餘藝或是弩末，亦可勿論矣！李安谿雖未是真道學，而所論義理自可取，而侈言文章，乃殊可笑！載東原言考證豈不佳？而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執此理以論前人，卽以是裁斷今時名士，當亦不甚遠耳；吾無由盡見後來君子，聊爲石士一暢言之，想亦取於鄙言耳！

新年惟增福慶。陶三哥入京，寄一書，必已達。得十月石士寄書，知近貧甚，又當嫁女，無以爲策，痛損節而已。邢楚材書已寄去，未有回信，彼以田爲生，江南去秋大不收，恐不能相濟耳！龔患脾疾，久不得愈，餘粗如故；一切近狀，衡兒至當詳言之。所寄來文二篇，不及去歲所寄者，一是胸趣不暢時所爲，一是題本無文字可發揮也。作文尋題目，亦是要事。龔衰老學無進處，近頗收拾筆記，其成書之多寡，則以死之日爲斷耳。吾書略以經史子集爲分，又先伯父薑隲先生，生平不爲論著，止是記所得於簡端，不能成書，欲併以入龔筆記之內，覲可因以流傳也。衡

兒此來，但欲其挑教職而歸，餘無所冀。若姪孫瑩，則尙能有志讀書，差可望其振厲耳！想必俱來見也。略報餘不具。戊辰

得去臘書，知平安；又知鼐從陶意雲奉寄之書，尙未達也。鼐近亦平安，欲歸里，便不出，但須賣去江浦所置之田，以爲歸資，而今乃未得也。京師貧況，誠亦難處，然南來安能遂抹貧哉？且淹留以待機會，今歲或得一差遣，以少解困憊也。所寄來文字，大旨得之，而時有鈍筆，不快人意處，大抵文字須熟乃妙，熟則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隨意生態，常語滯意，不遣而自去矣。數文鼐筆閱尙未竟，後寄來，今寄惜抱軒外稿兩部，可查收。惟珍重！不具。四月朔。

文二首已閱過，今寄，但加芟削爾，然似意足而味長矣。陳無己以曾子固刪其文，得古语法，不知鼐差可以比子固乎？花木之英，雜於蕪草穢葉中，則其光不耀，夫文亦猶是耳！四月五日。

陶意雲家送來二月十三日書，具悉近祉。文一首亦只是尋常文境，文之出

奇怪，惟功深以待其自至，卻又須常將太史公韓公境懸置胸中，則筆端自與尋常境界漸遠也。九江之說，疑以荆揚分域似是；然安知江分爲九，禹時不在荊州界乎？此事尙於經學不甚要，且姑兩存其說可耳！安谿於考證之學疏矣，其說誠不分明，亦不足與辨也。鼐次子已來，小子未返，亦正同在此耳！四月六日。

前一書付陶三哥處奉寄，想已達覽。頃動定佳否？鼐此閒平安；衡兒乃挑得知縣，殊非鼐所喜。今伊以改近，須守候都中，查本省回，乃掣籤；今有一書寄之，望卽確付與之。設伊出京向河南去，不過月餘必回京，俟其至與之。設石士出差，便託交陶三哥亦可也。內係要信，須的當也。偶寫一對聯奉寄，張之壁閒，以當長見可耳！惟珍重不具。

前寄一書并對聯，當已達。暑候又苦多雨，北方或不爾；動定佳好邪？鼐自羸弊，脾胃不寧，減食，尤不宜讀書，不知得涼後當愈不？今年本欲歸，因出門後，所住兩閒之屋，又與一堂姪婦作房，須爲另覓一屋與住，乃讓出與鼐，又此地置數畝

之田，須賣出作歸資，今皆不得急切，恐尙未能回家也。石士子已成家，固爲可喜，而用度增大，不知窘況近稍愈不？前有一家書存石士處，今衡兒擬不入都，遣一長隨李順來，前書望付之。珍重！餘不多及。

昨聞石士得河南試差，欣慰之至！今歲典試者較佳，文風其將一正乎！甯近平安，八月擬歸家。雪香侍郎來，必攜有寄札，然甯恐不能待其出關矣。茲因楊蓉裳之行，草寄餘不具。

前月楊蓉裳去，作一書，想石士出關時，必見之矣。河南人士不易得，然亦必有異才，想精心求之，當有得人之快也。計九月底使車可返，雖云勞心，而所樂爲，精神宜加健耳！甯於九月二日登舟回家，縱有再至之事，亦是明年；石士如有書見寄，付工部舍彌甥馬獻生，可達桐城也。譚蘭楣所求碑文，已作與之；石士書中說有蘭楣自爲詩文，卻未至也。石士誌文可用，微繁耳！必欲簡峻，莫若更讀荆公所爲，則筆閉自有裁制矣！敘事之文，爲繁冗所累，則氣不能流行自在，此不可不

知也。雪香侍郎，當於九月底入都，鼐留此書，付楊藩臺交與之，諒必達。鼐近惟日較昏，晚食必粥，乃消餘，尙如故。略報，不具。

昨江寧楊方伯將石士六月二十七日託鍾谿侍郎攜來書，寄至桐城，併所作文。石士意不滿所作文是也，然文亦要好題發之，今只是壽序等題耳，固亦難得好文字矣！鍾谿竟不能相值，似亦是緣不應會邪？鼐於九月二日在江寧上船，十二日到家，今粗平安，可慰相念。惟日昏多淚，不宜看書，凡人不能靜坐，須以讀書寫字自遣者，亦是心不寧帖，無胸中真樂故也。鼐近深覺平生愛休文章，於自己本分事，全乏工夫。今雖欲自勉，薄收桑榆之教，其可得乎？石士近喜三國志，此等史學，固不可少，然須知文章考證外，更大有事耳。鼐於漢書後漢，舊略有筆記，今年爲蘇州王涇匯川取去，今尙未見還，還後便寄石士矣。要之此無甚關係，近時學者，乃以此等爲絕大事，是不識輕重者耳！石士果便能歸否？鼐明歲或尙往鍾山，歸帆當相過晤邪？

新正想動定多福。去十一月作書，欲奉寄，竟無使人，今故更作書也。竊二月當復赴鍾山，計石士縱能決南歸之策，亦必在會試後矣。去秋衡兒將入京，有書與譚世兄處及石士，後衡兒未行，而此書轉寄，已到不？其譚世兄行述，今尋得矣。寄來，煩轉付之。而竊所作中丞碑文，反失底稿，望鈔一本見寄也。欲刻竊經說者，婺源洪鈞，鈞去秋獲雋，此事且輟，想會試旋爲畢此功，可奉寄耳！近亦作數文字，然無甚佳者，蓋筆力至老益衰也，不能寫寄，須南來閱之耳。河南所得，有佳士可稱者不？盼望禮闈分校，更得賢矣！率寄，不具。

新歲惟增福慶。得去歲九月書及文四篇，又前寄文二篇，似皆無卓絕處，亦是無好題目也。所論漢書處甚是，大抵漢書惟宣帝以前之傳，可以肩隨子長，元成以後，則彌劣矣！竊尙如故態，但內觀此心，終無了當處，真是枉活八十年也。願石士勉力修心，文章猶是餘事耳！南中一冬苦寒，今日少和，略報，餘不具。

前一句已作書奉寄，尙未發，而接得立春日手書，具悉一切。近想增多祉也。

復法時帆書轉達爲禱！其闈墨等件尙未至，接得再復。餘已詳前兩函，茲不具。

前日作一書，未及發，齊庶常至，得書，併文四首。此番文較前兩次所寄者爲佳矣！頗爲竄改，碩士閱之，以爲何如邪？江寧志，須新制軍到後乃定脩，而不冀欲於今秋鹿鳴宴後回里，恐彼雖欲修，而吾不能任其事矣！近來目時出淚，精神固是衰敗，若以成一部書，終是難也。聞石士次子亦已畢姻，今有幾孫乎？新城必常有家報，尊大人必增福慶。朝夕惟珍重！

今春以作兩書，一併付敝鄉徐孝廉奉寄，當已見也。馬獻生處，又寄到十一月八日見寄之書，併銀三十兩，料石士身事尙未得清了，何遠念衰朽也？媿盛意之過矣！所寄兩古文，命意極好，闈墨體裁正當，亦可略正風氣，若言大出類之才，自不可遇也。冀於此月半前動身赴江寧，至江寧後，當再有書奉寄，頃劉明東自望江來，伊畢姻後甚妥帖，卽於婦翁家作館，可二百金，足以奉甘旨矣！方植之或同至鍾山也。率報，不具。

承三月二日見寄書及詩，詩大有風韻，可誦味，因勉次韻，今寄。竦正月尙有一書，從敝同鄉徐孝廉鼈處攜至，復言收試墨銀事，想達在寫書來後邪？譚公墓志，謹收而忘其處，覓乃不得，近年時有此患，尋著便奉寄也。舍姪長煦云：「雪香侍郎，去秋曾惠書。」然竦未接著，欲奉答而不知所以爲詞，煩爲一問，其書付何處？欲從求取也。所須時文，正在刷印，略後寄來。弓生佳士，成進士，甚可喜！吾鄉雋者有光生，殊有經學，其人曾來謁，不竦近粗適，略報，不具。

來惜抱軒筆記四卷，奉寄閱之。竦本欲以經史子集分爲四部，而說史者較多，餘經部多已入九經說，子集兩部卻少，今故鈔史部四卷來也。近時史學，無過錢莘楣，然吾有所辨論，殆足儷之，恨吾書彼不得見耳！四部要待身後合併刊刻，今不須多示人也。

四月底有一書，併詩扇史部筆記奉寄，必已至矣。動定安不何似？聞翰林將大考，想得進官，則不能得歸也。竦近平安，乃有修府志之議，若事成，今冬亦不能

去也。課讀文三部，惜抱軒稿三部，外稿一部，併奉寄查收。其漢書筆記內，末一條說袴事，自覺其誤，今改定一條寄來，依此去舊一條可也。意謂凡說一事，欲使聞吾說者，觸處更無窒礙，乃佳，故求之不厭詳耳！暑極珍重，不具。

五六月俱有書奉寄，想必已達。近動定佳不？鼐時患肚腹不寧，亦時作止，不至困臥耳！文二首寄還，謝君文大體非是，不及細論矣！茲有一書寄舍親冀寧道張曾獻，有便則直寄，無便以付吾同鄉庶常光君，令其轉寄可也。茲略報，不多及。昨於史方伯處，連得七月內石士所寄兩書，具悉清祉。鼐於五月至七月，頗有書寄，評閱文字，及史漢筆記，惜抱軒稿之類，皆在其內，而石士一未接得，不知八九月閒迺得邪？抑竟爲人遺失邪？遠路寄書，固是難，此無可如何也。王于一古文，鼐不甚喜，未可與侯魏並，不待言矣！而宋編修時文，乃佳甚，今文體極壞時，豈易有此邪？五七言今體詩鈔，新刻本頗佳，今以一部奉寄，吾意以俗體詩之陋，鈔此爲學者正路耳，使學者誦之，縱不能盡上口，然必能及其半，乃可言學，故惟恐

其多，不嫌其少；以謂此外絕無佳詩可增，此必無之理，亦不必求如此，欲使人知吾意所向耳！至若自宋後續添，雖至國朝可也，豈獨金元哉？蘭雪所執，與吾稍有異同，此何害乎？吾家眷已至此逗留過冬，以待鹿鳴；若石士得閩浙江南試差，皆可一會，若得廣東差，則歸軒過桐城，正吾在里時矣！近狀亦粗適，書此略報，餘不具。

奉別之後，石士於何日到家？途閒自一切平安，甚念甚念！大事固當悉定，已卜得佳城不？一切費用，尙可支撐不至大窘邪？所欲爲墓志，今已撰得，似於所當敘者，略無遺漏矣；今鈔寄來，并一輓章閱之，以謂何如？蘧今歲重赴鹿鳴後，只可於此度歲，未能便謀歸去。明歲石士不能家居，大約亦只於江浙一帶，作一書院，或更當一見耳！蘧此閒一切如常，志局事尙無消息。九經說補刻本，奉寄一部，珍重！餘不具。

八月作書，無便奉寄，今付晴香先生家人，當必達。蘇州書院，已爲吳方伯俊

所得矣，不知浙中尙有可謀邪？令郎所乞寫冊葉聯幅，今併寄，可查收。餘不具。

昨使至，得正月廿六日手書爲慰！去歲程觀察處寄書已至，而汪均之處，則未至也。聞尊大人佳城已定，甚善甚善！固須得令兄歸舉大葬耳！諒在秋冬邪？鼐此閒平安，頃已承辦江寧府志，其奉五百耳！近來世事之難，有不可以昔日之理論者矣！江南省志，亦有重修之議，聞京中修一統志，則省志誠應修，所需人甚多，若石士欲與此局，或託戴五先生與威勤勒公一書言之也。鼐經說與前寄鈔本少異者，亦有鼐意欲刪去者，亦有就原刻者使易接合者故；其陶定中，卽意雲子也。韋使在揚州所覓方姓，乃避不見，其銀殆不還矣。然石士今所處境乃甚窘，而鼐亦尙可自給，不須以銀相寄。若尊公大事，亦但於禮無失可矣！不可徇俗人觀睹爲繁費也！姚春木之考一如方伯卒于蜀，去秋春木過此，留一訃帖，託寄石士，今覓未得，然不須寄，遇松江便，石士以一書唁之可也。方植之今亦在志局分纂，俸百五十，石士若到湖廣，更通信來。珍重！餘不具。辛未

前月韋价行後，汪均之始將石士去冬在湖廣所交銀信寄至，謝！茲！石士四月初五日書到，知再赴漢口，聊以自息，稍理舊學，固亦佳也。竊於學儒學佛，皆無所得，正坐工夫怠惰耳！卻非謂所讀之書，有易入，有難解也。安般守意經，吾所未見，然佛經大抵相仿，能用功者，皆可入也。惟教義則須略問人，世說所謂：殷深源未解事數，遇一道人，問以所籤，便豁然者也。此與禪悟事不同，而理亦通，但恐漢上求一義學沙門，亦不易得耳！所作南池文集序，非不佳，亦非佳，其論學太涉門面氣，凡言理不能改舊而出語，必要翻新，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說，皆陳陳耳！達摩一出，翻盡窠臼，然理豈有二哉？但更搬陳語，便了無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通志事已定於不辦，吾近但辦江寧府志，其修金五百而已；此時財力消耗，不可奢望於世矣！石士於內外用度，須痛自節省，凡富家子初貧，以謂必不可省之費者，不知皆其未嘗不可省者也。相慕之事，非跋涉不可，徒看書無益，張宗道書易得，不必淮樹本也，選擇事吾所未解，今姑置之；所言舊卜之地，其佳不，

固不可遙決，然觀易象「其墉勿克，攻吉」之詞，則似不當用矣。詩鈔詩集各二部，文集時文稿各一部，奉寄餘不具。

前得書，具知居楚中近狀，入秋相安善。所要鼐諸刻書，已付一馬君寄去，必已得。刻老莊果得成不？使成亦自佳。此閒呂太尊將告歸，志書草草成之，僅五、六個月之功，不能甚佳，亦無可如何矣。鼐秋初病瘴，近雖愈，而身益弱，甚欲歸里，不欲終於客死也。苦無由再見，甚悵甚悵！茲因使回略報，不及多語，珍重珍重！

得七月廿九日書，具審近祉。云於八月杪當歸，然則今返新城矣！卜葬大是要事，然不須多看近人書，言巒頭，則疑龍、撼龍、入式歌已盡之矣，言理氣，則如葉蔣范之書，皆不必看，徒煩人意。鼐故作四格說，欲人舍繁而取簡耳！奈何更取紜纏乎？禮經事融貫先儒之說，最不易言，但用功久，自有見處耳。莊子章義如鈔來本，卻不妥帖，蓋鼐本是隨意記於書上，未爲著書計，不欲草略矣。而石士又以己意所取者，雜入鼐記之間，則不成體例，如內有取先伯之說，載先伯名，此豈鼐書

所當爾？或另作一書，名其書首，勿書籍名，而於每條取籍說者，卻提出名與諸賢一例，則妥矣！其圈點必不可入刻，刻是時文陋體也。但自於前序內，云分章依籍，此則爲說無病耳！吾今冬必在此閒，欲明年回去，秋閒一小病，近佳矣！而精神終是短也。與饒晴鄉一書，乞轉付之。安般守意經，此是釋氏入中未久之書，其言質，其後言轉侈，安得謂非華人增益之詞哉？漸寒，惟珍重不具。

得九月十二日在漢口見寄書，具悉平安；計今底家久矣。籍冬初奉寄一書，諒亦達矣。卜兆大事已定，未甚念甚念！明年乃他謀乎？抑乃往漢上也？籍居此如常，衡兒尙不得署事，旅居蕭然，雉兒下血之證，交冬必大發，以是愁心耳！寄文一本，愚意頗不甚喜之，石士力所能至，當不止此，須大事畢後，更進功耳！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爲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衆，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美具，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

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江寧此數日內雪甚，大寒如燕中，老翁殊以爲苦，不知江西亦若此不？然明年麥秋，則大可望矣！率寄珍重，不具。

令叔至江寧，接兩手書，具審近祉。度石士於里中事，摒擋一定，固當北行，便過江寧，想相對必在三月矣！企望企望！所商起文，注明慈母，此似可不必，適子於撫養之庶母，奉之若母，然此是私情，若服制則有正禮，禮以義起，加厚亦不過功總耳！功總服之親，豈起文時所必敘明者乎？又聞大葬事，因起塋，舊瘞藏之物變壞，故不用，固是，然又恐其山地非劣，而結塋處所定穴誤，則尙未可棄，此更須明眼決之耳！竦近尙平安，但精神極短，不復能讀書矣。積雨數十旬，春寒猶厲，殊使人悶悶，江西或不似此邪？前數日章管家過此，已寄一書；茲因令叔處歸足之便，更寄一信，相晤日近，不復多及。

入冬兩得書，知石士緣路平安，及入都定居，欣慰欣慰！兩郎婚事，今已畢邪！吉慶之事，而有經營摒擋之煩，人事如斯，亦何術能免哉？竦粗平安，而體日疲敗，

不及上年；今且住此度歲，來年再定行止。文章之事，欲其言之多寡，當然不可增減，意如駢枝，辭如贅疣，則失爲文之義。前所云有所忽者在此，非言骨脈及聲色，然有此，則骨脈聲色必皆病矣！大塘打繆，移入議論，此豈易言？必如此言，則如報任少卿書足以當之耳！韓理堂誠爲好手，其論宋太宗事，與常州惲敬旨同，而文勝惲，惲亦今一作手也。吾冬來衰憊，不及上年，令五叔欲令其子及孫至此讀書，既遠，且吾老，安能爲之益哉？甚辭之，而令叔意堅，吾甚恐負其意。翁覃谿先生如索龍所著，石士或且以所攜與之，吾後更寄補可也；聞其健甚，可喜！聞其貧甚，又可念也！冬寒，珍重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巡司韓君至，又得寄書，欣知近況。書來云：兩次寄韓理堂文，而僅至一次也。高文良所評地理，言皆的當，不謬；然此事非可以言決，登山乃可言優劣耳！魯君將刻本莊子送來，其款式及書內去取，俱不洽人意；然已成不可改矣！大抵刻古書必不可有圈點，又其雜取人說，要歸一路乃佳，糅雜則無謂矣！九

經說與爾雅各一部，奉寄。嚴寒，珍重不具。

春寒想佳好。今日乃得去歲仲冬朔所寄書，併兩文。其論廣仁莊事，理足而辭遠，不求佳而自佳。朱子論昌黎禘祫議，謂是世閒真文章，吾於石土此文亦謂然矣！其所議誠無閒，然想賢兄弟便從言乎？抑猶未邪？哀辭則平，大約此等處，不必爲文也。公羊通義略閱一過，未及竟，真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其書足傳，何疑？然是孔據約自爲學之意，非吾義也；吾以爲諸家傳經，誠無不出於七十子，然聖門傳者，其說簡甚，及傳一師則稍增其說，師多則說愈多；左傳之出最晚，歷師彌衆，故文愈繁，今世學者不悟，以謂皆聖人弟子口授之言已如是，而堅信之，安得不謂之過哉？且漢人各守師法，不肯相通，固已拘滯矣！然彼受業于先師不敢背，猶有說也，吾生於後世，兼讀各家之書，本非受一先生之言，而不欲兼以從是，而執一家之言爲斷，是辟之甚也！據約此書，守公羊家之說太過，正吾昔所論如所謂吾家臣不敢知國者，此通人之蔽也；然博洽可取之論多矣，豈可不謂之豪俊哉？

吾前已有兩書奉寄從令兄方伯處已達未高文良所說地理不謬然於學者不能大有開發；張宗道所言淺易而開發較易，要之此事亦自有天焉，不可彊求耳！吾天暖後，疝痔皆稍瘥，似一二年得與石士相遇，尙可待也。孔書俟閱畢後，與高書並寄。珍重不具！
癸酉

昨得三月望日寄書，具悉近佳爲慰。所論關雎之亂大當，頃見劉端臨說亦主合樂，而以哀而不傷爲卷耳言之，與石士見同也。易學自當以程朱爲主，若言兼采人長，則豈獨荀虞？凡說易有一言之當，皆不可棄；若執漢學爲主，則大非矣！漢魏晉人言取象之理，寧無是處？然推之而不可通處極多，故朱子言聖人取象，必非無故，而非後儒所可知，故闕之不言，此理固無可易也。夫漢儒所言易學推衍取象之故，非精心窮之，不能得其解也。班固所云：少窮一經，白首始能言也。及能言，而卻於聖人之旨未當，不若讀程朱之書，用功之勞同，而所得者大且多也。近世爲漢學者，初以人所尠聞，而吾知之，以該博自喜，及久入其中，自喜之

甚，而堅據之，以至迂謬紛紜，不能自解；卽如孔撝約，豈可謂非通人而所說公羊有甚無理者，祭仲衛輒皆以謬說爲正論；至滕侯褒稱一條，乃絕可笑！無論魯侯未甚足言，卽使文王復生，一子爵者朝之，亦未必當驟與進爵二等，且追贈及其父也。此豈若杜元凱以「滕本侯爵，桓公時王降之。」之說爲通明哉？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闕通明澈，不受障蔽；近時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如覃谿先生，不可謂非好學，然謂其中之闕通明澈，則未能許耳！岐陽乃渭北，陳倉乃渭南，安得以岐陽爲石鼓證乎？令五叔及令弟姪俱未來，今已及夏，不能來矣。然吾今年亦昏憤倦怠，不能爲人講授，直不須來也。詩文及覃谿先生評，及孔公羊解、高文良撼龍經，俱寄還；外寄法帖題跋兩部。近目昏甚，作字艱難，草草不具。

昨寄一書，付方葆巖摺差奉寄，當已達。頃接四月廿九日寄書，具悉佳好。題舊園詩，似後作，乃不逮前作也。詩人興會，隨所至耳！豈有一定之主意章法哉？沈

孝廉置閨說，固明辨矣！然分節氣者，以授民時也，似用定氣於民時爲宜，卽如今病者，損益輒應今節氣，置節以此，則置閨亦以此矣！豈必用古法乃爲是乎？吾未通歷法，姑妄言之；俟見沈君再問之。令兄昨自家來，住藩署，大佳！秋乃入京，令叔有書來，述其小郎應試於南昌，但寄數篇文來也，試差似多未嘗差之人也。未知石士能得否？兒輩今俱在此，各如常；吾住去，俟長孫試後定之。茲略報，不具。

得六月朔書，具悉佳好。見試差單，都未得，恐須分房矣。京兆士所聚，得才或勝出差也。多作詩，大佳。聽覃谿之論，須善擇之；吾以謂學詩，不經明李何王李路入，終不深入；而近人爲紅豆老人所誤，隨聲詆明賢，乃是愚且妄耳！覃谿先生正有此病，不可信之也。令郎文略爲閱過，苟能取愚說，必將更有進步。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不知聲音，總爲門外漢耳！頃見王述菴集，論子瞻諸銘，在昌黎上，此何其謬邪？以此歎解人難得，時之爲詩文者，多亂道耳！

今日王鐵夫來，得晤之，然未得細談，其天分當在覃谿上；但學不如，此不可

以名位爲優劣也。常州有惲子居文，亦有可觀。聞淞江姚春木選國朝文，然此不過如唐粹宋鑑之類，備一朝之人才典章，不可以爲論文之極致；如鐵夫謂宋元人文各有可學，此只是門面話；如云體例有可采處，則凡有遇，皆可采，不獨宋元也；如直求可當古文家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況元及明初諸賢乎？如宋金華直是外道，而朱竹君以爲妙絕，遂終身爲所誤；此等非所見親切，安得無妄說也？與石士相見難，恐老死無解人，遂痛言之，勿與人見可耳！不具。

昨日兩主考出闈，始得石士六月末所寄之書，具審一切。竊近亦平安，但岑寂無與語耳！凡學詩文之事，觀覽不可以不汎博，若其熟讀精思效法者，則欲其少，不欲其多，如漁洋五言詩選，吾猶覺其多耳！其選不及杜公，此是其自度才力，不堪以爲大家，而天下士之堪學杜詩者，亦罕見，故不以杜詩教人，此正其不敢自欺處耳！今若病其缺此大家，只當另選一杜詩，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若此外別家，只有汎覽之詩，實無當熟讀效法之詩也。吾

嘗謂「袁簡齋嘗云：『人只可以名家自待，後世人或置吾於大家之中，切不可
以大家自待，俾後世人併不數吾於名家之內。』此言最善。」覃谿先生恐正犯
簡齋所舉之弊，以之自誤，轉以誤人，其一生用功辛苦，實自過人，而於此理不明，
轉爲可惜耳！此論極切，然願石士慎祕之，勿告人也。

聞石士保送御史，想明年可得邪？吾近鈔取所作古文未入集者，寄淞江姚
春木，春木欲爲吾刻爲續集，其得成與否不可知，大抵人入集之文，亦欲其少，不
欲其多也。石士異日或爲吾任編集之事，當知此意耳！江寧榜發，吾族人無僑者，
不知江西榜中，石士家何如邪？吾長子衡兒，今在河上差催糧艘，觀兒回里，惟小
子雉兒在側。方植之在胡果泉中丞處作館，劉明東決意閉戶一年，用功讀書。此
其意可謂善矣！彼已刻詩一部，然吾嫌其早，此後或更當有進境耳！今年榜中，總
不得名士，文運直復衰邪？鐵夫送其子來應試，累得多日聚晤，便去，病目就晴窗
草此書，便終紙，略當一談。餘續寄不具。

秋冬連得數書，最後則九月晦日所寄書也。知近狀頗詳，悉貧特甚。當今時事艱難，士大夫惟有痛自刻苦而已。經學用功，誠爲要務，竊謂學者以潛心玩索，令胸中有浸潤深厚之味，不須急急於著述，斯爲最善學也。至於作文作詩，亦以此意通求之爲佳耳。葉芸潭誠詩家美才也，恨吾昏憤日甚，執一卷書，略涉獵而已，未嘗自首至尾終讀一遍，尙恐未能盡見其佳處也。吾今年只在此過臘，此閒希得可與語之人，以靜坐爲適而已。蓮舫常與相見，其經義殊佳，無近時邪惡之派，尙存前輩矩矱也。嘗歎近時闡墨風氣之壞，殆與邪教相表裏乎！

吾近聞家中生一曾孫，次孫譜子也，名之曰璫，此爲差可喜之事。衡兒署江都，軍興日辦兵差，將來必有大累，亦無可如何，聽所至而已。此時石士已得御史未？方今人乏財匱，上下以文相承，無實心，故無實政；慷慨建言，真有裨於國，此豈易言哉？如有所陳，大小深淺，自憑素所蘊蓄發之，非他人所能助也。竊近都不復讀書，但有默坐，乘化待盡，而無求焉。固吾今日事也。所爲古文未刻者，可二百首，

姚春木取去意欲爲刻續集未知得成與不能合舊集編一全集最佳但其費較大只刻續集差易但春木家近亦稍窘矣固恐未必得就耳冬寒惟珍重不具。

書至知石士改官御史甚可喜讀所陳奏意甚佳而閱邸鈔知聖人采取所言箴之詔命此尤爲儒生之幸爲喜尤無喻也其一不見鈔者必詔示之軍前此殆專閫者所不樂聞然臣子陳言爲國而已餘亦曷足計哉鄙狀尙如曩昔承寄稜紙佳甚紙已作書已稜尙未服也雪香侍郎昨有書來明春必可見之劉明東決意在家讀書不肯就幕此其志亦甚善矣江南尙未得雪想北方必嚴寒惟珍重千萬餘不具。

方宮保北方水利事詢之保巖亦不能盡其詳至永定河乃無定河也只因時疏塞不能爲一法爲永久之制故余不詳其歲治之法其奏疏皆因時之法載之則不可勝載矣竦又拜。

新年惟動定多祉去臘連得兩書略知近狀所作經藝及與英煦齋書皆佳

甚！前日令姪赴都，吾小兒雉正病甚，不及作書，今其病雖未痊，而稍減矣；其餘事則皆平安；令姪目見，自詳說也。今歲有一小孫讀經於此，吾自課之，亦聊以自娛也。春闈或當分校，文風衰極，此士習人心之徵也，豈不可憂？能使反正，良爲佳耳！然恐闈中，同心者未易得也！江南大雪，甚宜二麥，未知北方何如？軍旅之後，所冀豐年而已。今日晴霽，就窗日裁此書略報，珍重！不一。甲戌

前月一書，付緞標奉寄，當已達也。近想佳好，冀居此平安，雉兒得下血證，頗危矣！冀偶閱一女科書，有云：山茱萸能固經，乃用當歸白芍入地黃湯內，重用萸肉，服之得效，今漸健矣！此殊可幸也。疑年錄三部寄來，石士自留一部，其餘分寄鮑覺生，及吾家伯昂，乞爲轉致，各有書也。江南大雪後，春寒甚厲，未知北方何如也？率候，不具。

前月一書，併疑年錄奉寄，當已達。去歲十一月承寄書，并賈農部書今乃至，遠路沈閣如此，今復其書，煩轉付魯賓之來會試，不復其書，亦煩轉寄新城也！耄

老荒忽閱人文字草略舛謬望兩君之見諒耳起居近想佳勝陳言切至如獲用不亦善乎此地孫淵如摹刻宋版古文苑今以一部奉寄春寒珍重不一。

屢得書具審佳勝知分校禮闈想必得佳士也天下非無可爲之善策而得爲之者難讀所寄道園文使人歎息石士亦姑存此嘉猷以俟爲之者可耳雪香侍郎內任吾遂不能與一見似相遇有數存茲可悵也今託璧其謙柬稍遲作書候之也近人才衰耗吾鄉張阮林好學之士而不壽真可惜也夫爲學不可執漢宋疆域之見但須擇善而從此心激空自得恬適取時以此語學者亦頗有信向吾說者但其人才力不能宏大又多以境遇艱窘不能專肆力於學故人才不見振起茲爲可悵耳所寄古文時文皆足存而興會皆不能極妙漸熱珍重不備。

作前書待便未發得閏三月十一日手書具審安好送楊童兩序皆佳與集正書亦切於事言自貴有益於事耳豈徒爲文章之美哉近世所重祇考證詞章之事無有精求義理者言尙遠之而況行乎吾在此勸諸生看朱子或問語類而

坊閒書賈至無此書，意欲俟少寇按臨時，勸其鑄版頒學，惜其內任去此，此後殆未可語此事。若石士在京中，遇相知出爲學政者，勸以此事，或尙可也。虞伯生文去震川甚遠，其才識皆不逮歸，但詩字雜藝勝之，又是元前於明人，故翰墨家重之耳。宋揚廟堂碑，夢想欲見之物也，未見而爲跋，固不可也，不知此生尙與此帖有一見之緣乎？南中缺雨，田禾可慮，而糧艘不可行，此亦今時之憂也。率報，不具。

目昏甚畏作字，故久不奉書也。石士近想佳好，聞京師此夏疾疫，宅中俱安嘉邪？春闈得有佳士可稱者，不雪香入都，得免迴避乎？兼交秋瘡痢併作，幸旋愈！精神殊不健。江南自三月至今不得雨，早遲禾俱無收，極可憂慮；吾本欲今年還家，值此旱荒，將無以爲策，故且逗遛耳。兼今年已艱於作文，偶有筆記於他書，所論不足言；獨於尙書，似實有發明處，今將尙書一卷奉寄，皆補九經說所未及者，石士存覽之。相知中亦有留心經學，可共論者乎？今日微涼，病後略草寄，餘不具。連日得兩手書，一爲石士出闈時所寄，併伯昂畫扇，後題詩二首，風格佳甚；

此一事遂爲藝林佳語，老翁得之，可謂至寶矣！一爲七月初十日寄書，所言徐君湘潭尙未至；翦近況平安，中秋夜三子得一孫，此差可喜。今歲江南奇荒，故欲歸而不得；至此閒主人，但非至契耳，而禮貌尙不失，吾自思歸，本非因彼之故，此傳之者失實也。今年江蘇安徽被災甚重，而辦殊無策，蓋藩庫旣不充，不能官振，必求之於富家，而世之甘毀家紓難者能有幾人？其閒官吏及民各有情弊，千端萬緒；又其甚者，乃有絕不報災，不請放免徵稅，則其爲害於生民，有不知所底者已！此其最可悲歎者也！昨日此閒始得一雨，或可種麥，此差可喜。草此略報，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徐東松至，乃得七月初十日手書，東松又述近況甚詳，欣慰欣慰！東松居此一宵，略閱其文，誠有才氣，亦佳士也！其年三十二，甚可用功，將來成就未可限，安知不突過吾輩乎？石士於應務紛冗中，嘗使此心澂空，甚佳甚佳！久純熟，古賢何不可到也？前所寄古文，今閱畢寄還，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必勉爲奇，只求益其醇厚，卽自貴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乎？南中旱荒，當此財匱

之時，尤難展布，而吏之才能而實心憂民者，亦希見其人，羣黎之瘁，彌可傷耳！餘續報，不一。

得去歲十月兩書，具悉佳勝，新年當增福也。御史改翰林，於舊制不可謂降官，而石士得此，但以自訟，毫無怨尤，真君子之用心也！吾何閒然？是冬之寒最甚，耄年殊不能堪，今日加昏矣！餘尙如舊；去冬十月得一曾孫，此差可喜。衡兒題補泰輿，今尙未赴任，亦不知其堪勝不耳？去歲寄筆記尙書一卷，想收到。今將詩一卷寄來，可同裝一冊，所言未必盡當，但使石士知吾耄不敢廢學耳！江南饑饉之後，民生殊不佳，不知今年天心轉移何如也？令祖外集刻成，誠所願讀，至於仁人用意之至，後得永繼而無失，此固亦未易言耳！略報，惟珍重不具。乙亥

五月二日所寄至，併得所作之詩及韓理堂文，讀之甚可喜！知處近況，極善自遣，此最佳！人生悠悠，了不容以私意擬度也！詩作寄伯昂者爲最善，五言詩每欲押彊韻，輒不能妙，此處唯涪翁爲獨勝，此天賦，不可彊學也。理堂果深於理境，

文筆則苦有區隔，無縱橫超妙處，此亦是天限之，第賢於他人之猥陋耳！胡侍御真讀書人，其言謹質，知必君子，南北如此人，未易見也！夫經說有數條之善，足補前賢所未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胡侍御今所爲者，古今所難也。竊謂生朱子後，朱子已注之經，但當爲之疏，而朱子誤處，不妨正之，用范寧注穀梁之法，如此則體謹小而意闊大，賢於自注一書也。其餘如陳澧蔡九峯之書，有大力者，直可另注廢之耳！蓋彼之足以存者實少也。暑熱，略報，餘不具。七月

與霞紆姪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云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盛稱述老姪作監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監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之愛戴嘉誼，不亦宜乎？吾居此尚平安，久不歸，明秋當決去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尚不甚落寞，但盡累於貧耳！然今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吾家安

得獨不爾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貧不待言，但平安便佳耳！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不具。

與伯昂從姪孫十一首

書至，具悉近祉。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惟本善楷書，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緣初入手卽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其閒各家，門逕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於雅正，不著纖豪俗氣，起復轉摺，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牽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於無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境也。古體伯昂尤有魔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阮亭所選古詩內昌黎詩讀之，

然後上泝子美，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耳！所跋岐亭詩刻，山尊已寄來一本，然吾書實不佳，伯昂譽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部，望分送鮑雙五一部；其餘酌留，併待取者。朝夕珍重！不具。

來書云：「欲於古人詩中尋究有得，然後作詩。」此意極是；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妥適，甚慰！懷聞今年大考在近，覬從此優擢，庶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愚爲此任怨耳！吳山尊所刻拙書，尙未見，自嫌筆力軟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爲，是重暴其短矣！自朱石君先生闕文，不辨佳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

限以盡不用書，固亦不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卽，故以斯告，想高識亦同此邪？此數日閒，當又赴江寧，先作此書奉寄，後或再於鍾山作寄書耳。

秋冬連得書，具審佳好，惟貧窘則只可耐之而已！學差不得，前書所云，固吳興所未有，天乃不使伯昂一爲破天荒人邪？茲無可如何也！吾今年未得歸去，近事紛紛擾擾，愈有欲定住江寧之意，而買宅之資不可得也。承寄杏仁佳甚，謝謝！所查純皇帝駐蹕江寧日月，併御製詩，詳悉之至。若志局事成，乃大有裨益之處！然今無暇議及此矣！吾家今秋南榜雖無人，而北榜得寧遠之孫獲雋，猶可喜也！第又恐會試迴避耳！術家言吾家大凹口，乃下元山向故，入下元科第差勝，其說殆可信邪？今年十月得吾曾孫，八十而有曾孫兩人，佳惡誠不可知，聊於目前慰意而已！館上事想總未定，卽如前者芸臺先生所定，豈必遽允公論乎？冬寒，惟珍重！餘不具。

新歲惟動定佳好。昨得令尊吳中信，甚佳勝也。鼐固衰老，然粗平安。衡兒暫署江都，未謝事而已。有身累矣！雉兒得血證，幾危而安，茲可喜耳。事寧兵息，天下大慶，江南雨雪應時，可喜！但河決復爲可憂耳！疑年錄一部，頗足資考古之用，今奉寄。會闈近矣，若得分校，佳事也；而不免迴避，不能兩全，其若之何？奉候，不具。

書至，具悉佳勝；又知前有一書付三山本家，乃爲其浮沈，竟未得見也。知於散館前得先授職，今科當得一差矣。若得閩浙兩省，可遂省覲之私，則尤善耳！禮闈不知能與上科繼迹不？鼐在此平安，作字一聯一橫幅，聊慰相憶之情，豈論佳惡也？南中春寒殊厲，都中不知然不惟珍重千萬！

累月無書，具想安勝。暫輟內侍，諒當於來歲大考一騰越耳！又聞雅意取鄙書刻石，遂不爲魏公藏拙，可謂過矣！然望更以搨本見寄。世綸掣得何省？今當出京矣。鼐今年居此過冬，以待鹿鳴，近亦粗適。新刻出所選今體詩鈔，雕手頗佳，今奉寄一部。寒初，惟珍重不一。

得二月手書，具審近祉。以衰朽生日，遠致祝儀，謝謝！若書中云：去夏有一札見寄，則未達；不知何處浮沈矣！修纂儒林文苑傳，此真史官職分，良宜盡心，吾舊作海峯傳一首，今寄閱，若薑塢先生生平著書未成，但細書於所讀書上，吾欲以經史子集爲編輯未就，但於九經說內，載其四論，然足見其學矣！詩集五卷，名援鶉齋集，亦未刻行，或附傳於海峯後可乎？與館中商之。

儒林文苑傳館中想係分辨，吾鄉如錢田閒，於二者何列？其易學詩學兩書，似四庫書目中已有，田閒集不知入否？方氏則無可自入文苑。（此句有誤脫）南堂息翁但有詩集，比例亦可入也。汪梅湖詩頗佳，而其集未刻，吾爲之序，曾見不？今更鈔一本奉寄，薑塢先生書，皆苦未成，近瑩欲刻之於廣州，然亦少，大抵館中必欲已刻行之書爲據也。此著書者，所以貴早刻耳！想昔在四庫館人陸耳山程魚門任幼植之倫，皆可入文苑矣。魚門詩文集外，有左傳補疏。幼植事，則具吾爲墓志中。肅又拜。

前承寄書及贈詩，謝謝續見邸鈔，賢從以大考一等擢侍講，大慰老懷！實爲門慶，自此事業崇偉，文章彪炳，吾雖桑榆之年，猶庶幾拭目見之矣！吾今年尙如故態，擬便住金陵，而未辦買宅，固亦無可如何，且姑俟之。賢從寄來之詩，七律大有進境！便以鄙見評其利病，此後但就愚今體詩鈔，更追求古人佳處，時以己作與相比較，自日見增長。大抵作詩平易，則苦無味，求奇則患不穩，去此兩病，乃可言佳。至古體詩，須先讀昌黎，然後上溯杜公，下采東坡，於此三家得門徑，尋入於中貫通變化，又係各人天分。一時如古今體不能并進，只專心今體可耳！所查南巡月日事實，詳審之至，而此番修志，主人全不解著書事體，只要速成，於去秋催趨畢事，於鄙意不安處多；如此等事，須待增入者，猶不少，更得一番重修，約有半年之功，成書則甚足觀矣！奉寄朝珠一篋，硯一方，聊以爲賀。外與英煦齋先生書，煩轉致之，珍重餘不備。

去歲有兩書併一函奉寄，想已達。入春來想佳勝，今年望賢從得一闕浙之

差，就便省侍，想未免稍稍溫理經義也。吾衰病日甚，目昏體重，書中注文小字，都不能看，此生未知與賢從復有相見日不。柏菊谿尙書，大有修江南志之意，然籌款未定，故未奏陳，設奏則辦成矣！往承查南巡日月寄來，而郡志已刻，不及入；若省志修，則必入矣。所託補查一條，務寄來也。族中今年應試者十三人，不知內有得雋者不？衰敝尤望英少之繼起耳！餘不具。

與石甫姪孫瑩九首

昨得汝秋閒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仍舊邪？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乏竭，八十老翁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苦不給，豈不可傷邪！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是寫得出耳，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爲，自有悟入；若只是如此，卻只在尋常境界，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聞汝欲刻

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易，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碎，非大爲編輯，未易敘次，此非旦夕事矣！吾今日連作數書，覺氣耗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汝在香山，近想平安。吾在鍾山書院度歲，今與觀兒雉兒居此，俱平安也。去歲三芝菴山爲守僧盜樹，經訟換僧結案，今安定矣。家中曾寄汝知不？子孫遠出，家中人少，此可念也。衡兒一署儀徵，已受交代之累，實補無期，彼就知縣，甚違吾意，極可恨也！彥容東家張道臺，已改爲員外，閏三月當入京，與家眷同去，彥容又須另謀館矣。吾今年眼覺昏眊，精神較減，衰憊固理宜耳！但恨諸兒不能檔門戶也。汝可努力自勉，雖作山長，亦須認真，毋苟且，毋作失人品事也！現今有辦江寧志之議，然總不定局，吾思冬初回去，不知得不？外與汝父一字，可附寄去。汝去歲過海東不？

知汝父與汝俱於廣州得館，甚可喜。路遠，年底想俱不能歸家也。客中想皆安好。吾在南京平安，已與鹿鳴宴，然仍留此過年，以衡兒未得缺，吾不能便閒居。

耳。里中中式七人，而吾家無雋者，此亦莫可如何矣！吾九經說補刻成，今寄汝二部；嶺南或遇一真讀書人，可與之。東坡云：要使此意留遐荒也。吾近起疝氣，頗以爲苦，醫亦不效，吾今亦不醫，委化歸盡，固當無所置念也。餘不悉。

得汝秋閒字，知平安，今冬想不能歸也。吾在此亦平安，今年不回去矣。觀兒在儀徵回來，今又薦往江浦去，或可長也。汝刻援鵝堂集甚好，應改錯字，別紙詳之。吾本意自著一筆記，以援鵝堂筆記合之，今吾書不成，本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已大抵入九經說內矣，史部尙成得八九卷可觀，而子部不能成書，八十之年，倦於筆墨，姑置之矣。所鈔援鵝堂詩集，略有款識，今以寄汝；蓋從書頭鈔所記，若但鈔而已，不能成一條說者頗多，其閒必須自考論，略有增添，使其說周密乃佳，不可草草；所取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如吾九經說內所載三條，則義精而詞備矣。汝可以日久緩緩成之，後序妥，前序非子姪所爲，吾已作長嶺阡表，異日或併刻之亦可也。汝詩文流暢能達，是其佳處，而盤鬱沈厚之力，澹遠高妙之韻，瓌麗

奇偉之觀，則皆所不能，故長篇尙可，短章則無味矣！更久爲之，當有進步耳！海內日下，人才極乏，後來或有起者！人自勉之，光武云：「安知非僕邪？」

今年來想汝平安。吾在此亦平安。念汝何時得歸，吾擬今秋一返，然恐未能便不出也。此閒府志事畢，省志事有欲修之說，然未可定，八十老翁，豈宜常任此筆墨之勞？然家累未能自脫，其奈之何？彥容閒居幾一載，汝兄至此，亦半年矣！圖館甚難，殊使人悶悶。今年大考，伯昂超升，誠家門之慶，而子弟貧苦者，不勝其多，何處安頓邪？汝刻援鵲齋詩得成不？廣州刻價差賤，此尙不爲難，惟援鵲堂筆記，吾欲爲敍次成一書而不能，蓋書頭所寫，不能成一次序，必須更加增刪銓序，如吾九經說所載乃佳，此非數年之功不能，吾頃於吾筆記中亦敍入數條，然不能成一卷軸，姑引其端，俟汝等異日成之耳！顧亭林因人問近日知錄更增幾條，便嗤其謬。蓋筆記亦便是著書，不可謂是易事也。安得與汝見面，一細論之。昨聞人說吏部乙丑尙未開選，計汝選期亦尙遲，無事當更須讀書耳！客中謹慎千萬！

前寄一書，併援鵝詩集應改正字，想已達矣。近想汝平安。今年想未得回家也。吾始意衡兒得一印署，便回家去，今伊獨得有本班先用之奏，而未得署事，吾只得更留一年；身子衰憊，日昏骯亦軟，但尙能行耳。八十三四之人，豈當久作客乎？彥容尙在此，閒居無館，汝兄吾作字令投浙江楊臬臺處，求薦一小館，今去尙無回信，不知已得館未？計其親家在彼，或亦可依耳。今年家中在江寧同試者十人，不知內有雋者不？試後人散，書院中亦自岑寂，吾近亦難於看書，常默坐而已。鈔輯援鵝堂筆記，此非一時所能成就，細心爲之，欲精不欲速，不欲多也。近時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茲略寄，不多及也。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廿日從化寄來書，具悉近狀。所言近時諸公於學問邪正之辨不明，其所品論，殊非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寧足以信後世哉？大家自當力爲其所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競之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

云漢學諸賢異趣，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渾濼旣盡，正流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章之事，諸君亦未了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

汝所寄較舊稍有進步，然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處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卽成剽滑，非眞馳驟也。更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今科桐城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趙笛樓觀察所求墓表，俟稍遲爲之；吾衰敝，作文頗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覓館不得，今只好爲薦一徵比館，然亦尙未得也。五兒已與復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力學字，然彼天分旣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邪？

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墓表，吾已撰寄之，秋闈吾家中寧遠之孫，猶不爲寂寞。彥容頃得江浦徵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如何，只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留此度歲，亦不

得已耳。汝詩文今寄還，所評略如別紙，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既悟後，則返觀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吾此閒僅雉兒一人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即來此，想亦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怛。茲略報，不盡。

新年想汝平安。得去年十月寄書，略知消息。吾在此粗適。彥容得江浦教讀館，歲修百四十金，今暫回家省覲，景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反有數千金之身累，蓋此邑兌漕例須賠累，而彼署事，又值兵差也。近日州縣豈易爲之官哉？笛樓太翁墓表，去冬已寄去，併有書復之，想從兼士處送去，當已達矣。汝所論近時人爲學之弊極是，然反其弊而實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各任其力量功候成就，大小純駁，不可早定，得失之故，有人事，亦若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俟其至可耳！所選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真境乃善；夫文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爲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

有正體，但讀後人集，體格卑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冲澹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劉明東自幼讀書，今年決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閒亦有一二欲讀書之人，才皆不逮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今不能定也。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具。

與馬魯成甥四首

我頃自徽州回家，見吾甥家信，知在京中平安。汝家中近亦皆佳好也。我離家才五月，其中乃聞南寧之喪，加以馮姪之戚，運氣衰否，哀感疊臻，此豈人生所堪值邪？衡兒入泮生女，皆不足喜之事；而可悲者，則極深矣！衡兒學問殊不長進，

今秋亦未令其入場，從我在徽，今復隨歸，我必欲於今冬葬墳，至于得地與不？此自屬天數，非人力所能爲也。汝辭館閉關，此亦佳事，但不知力能自給不？寄任幼植王懷祖孫淵如何季甄字共三封，可分致之。南中非常大水，淹沒田廬甚衆；尤可異者，今已秋深，而漲未減，南京場屋水浸，今秋入試者甚苦矣！我在徽州，夏閒曾病瘴癘，今亦無甚病，而精神自覺不支，真成老翁，生死且置之度外，但欲數椿心事得了畢耳！汝母誦經念佛，頗得微效，能向人念經，而止其瘡，精神所至，理固有之，亦非怪事也。汝臨場每日讀書之外，須靜坐一時，使神凝氣定，最爲有益，切忌多與人談白也。我明年雖與徽州定再往之說，然苟能在家閉戶，用度粗給，卽更當辭之；不得已乃往；此事須年底定也。餘不一。

吾今年有兩次寄甥書，皆在與衡兒字內，衡兒出京，寄書者率爲將回，致汝不見耳！挑三等是吾心中最喜之事，假令得第後以知縣用，卻反不可就也。甥近在京所爲何事？暇時宜略寫字，不可任其太拙也。吾此閒始得王夢樓先生住此。

五日，頃始去耳！而書院中旋覺蕭索，不可耐矣！吾經說近略增可十餘則，詩集鈔成凡八卷；今年現在刻家譜，譜成欲明年同刻所著，不知有此項費用不耳？見王懷祖邵二雲兩先生，爲我致意。頃爲任子田作墓志，頗自喜，惜乏人爲寫寄之。吾於十月內當歸家，其時陳碩士來訪吾也。餘不多及。

豫長到家，所寄各君書，及對聯俱收到；知甥在京平安，家中兩尊及甥婦子亦平安也。我家去臘已將喪用各項還清，今所難者買地而已；現有一處，形勢既佳，去鐵門四里，又出路，可售矣；而索價七白金，遂爲之束手！我去歲已堅辭安慶書院矣，而撫藩爲商，不欲其閒居，薦主紫陽書院，將來或就之，少助買山資耳！甥在外須節縮，必歲有所寄乃佳，雖家中不乏，而父母之心，猶以用子之財爲樂，用異人之財爲不樂，情也！況時不免缺乏邪？來書八卦，可分致之。

魯成大甥覽：汝近想平安，家中堂上佳安也。聞在王瑤峯處看考卷甚得所，今想已爲辦畢，專心入闈，覲一獲售，以慰親心而已。我去年買得老牛集王氏竹

林莊地，去鐵門四里，昨竟取得蟹黃佳土，明春決於此地安葬，以今年犯三煞，不可用也。汝家黑凹嶺山，我看來甚可用，但無錢辦此事，吳四爺雖許借給葬費，而未可信，將來仍須汝寄用耳！吾已將十一弟及馮兒夫婦葬於鐵門，便爲伊終身大了結，痛何可言？吾亦衰憊之甚，未知於世當有幾歲月，而此身應辦之事，未得了當者尙多也！今年就鍾山書院館，三月初當去，見都中諸相知，各爲道念；前日王孝廉有字來，欲至京謀場後館地，我復以知交漸少，惟孫編修有好士之心，當爲作書，今思孫與王亦同年，不須我書也。而王所長，乃今體詩，京師諸君所尙者考證耳！識其佳者殊少，汝可於孫編修及任禮曹處道達余意。此外寥寥，聽其自遇而已。餘此閒備細，公車諸君，自能詳說之，茲不多及。

寄畹容閣四姑太太四首

四妹覽：大康兒此刻到，接來信，具知近狀平安；我近亦平安也。恩兒豈能在

人家做幕之人，來此閒居，何益於彼絲毫？而彼在此，常常不在書院過夜，徒令吾爭悶氣耳！吾知伊有欠戒滿銀事，吾豈不願彼能在外尋錢，清了此事，吾可不問邪？但此乃日從西出之事也！彼所用銀，吾只好爲之清還，已作字託雨畊叔姪爲之辦理；吾妹見雨畊，亦可說及；想此外亦別無巧法，自家子姪下作，豈可爲轉怪他人之理？此皆吾與吾妹平日太好爭氣之過，故天令見此等事耳！譜兒喜事叫九娘不要打會，我科一百金，儘此辦事可也。修志事亦不甚費心，但吾欲令今年成功歸去，不知果能如此不耳！獻生近有信來，不尙能常寄日用接濟，不甚念甚念萬事休道休念！努力念佛可耳！儀顓統此道候，不另。

四妹鑒：我在此平安，家中想亦皆平安也。吾妹所要半截裙料紗綢，吾已爲買就寄來，可查收。今遣觀兒回家，吾須八月回家也。家中事爲衡兒敗壞，我若便一歸不出，恐媳婦供我亦將不能，與其再覓書院，不若仍留此處，我九月底乃來南京也。我家廳若是更做，我依舊於屋內無住處，又要典屋，今不如不做廳，卻將

做廳典屋之費，合爲五百金，此閒賣去江浦田，不過六百金而已。計我回家，自供食用，至少亦要千金，欲於此兩年內，省減積聚四百金，湊田價帶回，自是更不出門，以待疾終而已。望與儀顓秦田共商之！惜翁字。

四妹覽：天氣已寒，想儀顓及吾妹各平安也。吾此閒亦平安也。小兒姻事，昨日王家已遣人來此議定，王慕韓欲今臘明正爲吉期，吾以今臘必不能及，明正月亦恐不及，擬以二月初六；姑爺須三月入京鄉試，可以滿月後便行矣。伊家謂諸事俱可減省，雖盆桶女家亦可不辦，此未免太過，但辦盆桶被褥換洗衣而已，不過我爲辦姑爺拜堂尺頭、紙、墨、筆、硯之類，外石青宮綢一件作被面，洋布一件作褥面，外與銀四十兩；八娘須儘此辦理，萬一兼士銀不到，亦支檯過去，兼士銀後到，留爲家用，不亦佳乎？今先此寄知，銀物續寄。其喜事如何行禮，另寫清單，兩家各付一單，以便照辦，亦隨後帶來，吾妹可諭告八娘也。餘不多及。

四妹覽：施二至，具審五哥與吾妹安好爲慰。獻生陞員外，極可喜！其遺長子

回家極善！聞今年可以畢姻，尤可喜也！吾病甚而不死，此爲天幸。其詳細吾妹自已知之。現今兩骸軟弱，雖在房中行走，亦須扶杖乃穩，亦不能多行。飲食每頓飯盃滿一盃，尙未吃新鮮肉鷄鴨，所食不過六七片，夜閒睡每不沈，或醒兩個更鼓，此最爲病後苦處，怕吃藥，今已停止，惟燕窩屑，每日一盃，卻甚佳也。江寧相好欲打會，留吾住此，其情甚可感；吾因其閒有不安妥處，業已辭之。但吾尙有經手未了之事，須待衡兒寄銀來；吾現在尙不耐道路之勞，須待十月；若十月尙不能行，則待明春暖矣。

惜翁遺囑

人生必死，況吾年八十五，死何憾哉？先君殯斂多薄，吾棺價不得過七十，繇不得過十七斤，諸事稱此。喪事勿用鼓樂，相好來助事者，勿治酒食，便飯而已。上船只用應用職事，繁文無取。汝兄弟不可以財物之事而生芥蒂，無忘孝友！

此月初八

八日大病
時所書

寄衡兒

吾大病後，今已全愈，但身軟弱，每日吃飯，只能一盃，略加豬肉，鮮者尙不能吃。此時人葠，遼東者固皆假矣！而高麗亦復不真，人情僞薄如此，吾故不敢服藥，而專服燕窩，燕窩易認，而人參難認也！今雉兒母及九奶奶皆病瘥，皆服馬亦軒之藥，有效，不可不謂今時之高手，其人不受人銀幣之謝，汝但作書謝之，寄以食物可也。吾尙不能出門，恐十月不能歸去，更待明春暖矣。汝前後寄銀皆至，但稱多不足，甘家一項，十月不可不還之也。汝努力做官，不可懈怠耽酒，吾此後萬事不問，逍遙自適而已。九月初六日。